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補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補目次

書信

與佛學報館書補遺	一
與高鶴年居士書（九通）	二
附一 無門洞決疑	三
附二 攝身巖辨訛	四
復弘一法師書	一
復超一大師函	一
答超一師書	一
復慈霞大師書	一
復徐平軒居士書（二通）	一四
答萬去居士書	一五
復蔡吉堂居士書	一七
復佛心居士書	一九
復許止淨居士書（二通）	二〇
復江易園居士書（九通）	二四

復溫光熹居士書	三三
復碧雲居士書	三四
與劉壽民居士書	三五
致鄭鳴之居士書	三六
答徐蔚如居士問自知錄書	三八
復康寄遙鄭子屏二居士函	四〇
復金慧暢居士書	四二
致李苦實居士書	四三
復戒塵法師書	四四
復天津人土函	四五
復馬香瑞居士書	四五
復李慧實居士書（三通）	四七
復鄒智章居士書	七一
復許慧舫居士書	七二
復陳慧恭居士書	七三
復契如居士書	七三
復寒世子函	七四
復趙俊峰居士書	七五
復駱季和居士函	七六

致宗月顯亮書	五一
與徐蔚如居士書	五一
致故里書	五二
復趙智雲居士書（三通）	五四
復周霽光書	五九
示馬士弘書	六〇
與張具孺居士書	六一
復念佛居士書（三通）	六四
為靈巖山寺訂購影印宋版藏經函	七一
復鄒智章居士書	七一
復許慧舫居士書	七二
復陳慧恭居士書	七三
復契如居士書	七三
復寒世子函	七四
復趙俊峰居士書	七五
復駱季和居士函	七六

復江有朋居士書	七七
復崔德振居士書（五通）	七七
復李德明居士書（六通）	八一
復郭慧泰居士書	八六
致了願法師書	八七
附妙真法師與了願函	八七
復洪無我居士書	八七
復施宗導居士函	八八
復蘇致祥居士書	八九
復圓瑛法師書	九〇
與妙真大師書（七通）	九一
復杜蔭南書	九四
答陶治公書	九五
復余慧通居士書	九六
復瀏陽劉澹然居士書	九七
答孫慶澤居士喪禮不宜用葷書	九七
復湘陰黃頌平居士書	九九

復楓涇程垣居士書	一〇五
復死心居士書	一〇六
復謝慧霖居士書	一〇七
復顧顯微黃涵之書	一〇九
與報國某師書（二通）	一一〇
與靈巖某師書	一一一
序跋疏	
永年佛七緣起序	一二二
靈巖山起建永年佛七助修大	
靈巖山功德碑記	一二二
普賢行願品校勘記序	一四
刻藏緣起續補序	一六
刻藏緣起按語（三篇）	一一六
杭州彌陀寺淨土道場重訂修持	
規則募集資糧緣起疏	一一八
王母汪太君往生記跋	一九
初機學佛摘要序	一二〇
地藏菩薩本願經序	一一一
在南京佛教慈幼院開幕式上	一三五

夢東禪師遺集序	一二二
潮陽佛教居士林緣起序	一二二
隴右佛教居士林緣起序	一二四
募印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	
說明及辦法	一二五
佛學救劫編後附佛法導論之	
原因	一二七
講請觀音經及普門品緣起疏	
浙江崇德縣福嚴寺啟建念佛	
堂疏	一三〇
追薦先人疏	一三二
法語開示	
十念記數念佛方法	一三三
戒坐墊打佛菩薩名號印	一三三
普陀山普濟寺班禪設千僧齋	
上堂法語	一三五

的報告 一三五

世界佛教居士林觀音成道日

開示法語 一三六

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法語

杭州南天竺寺觀音殿上樑法語 一四〇

上堂法語 六十七篇 一四一

駁守培法師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論 一四二

附守培法師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論 一四三

臨終舟楫 一四六

碑記

龍壽庵助田功德碑記 二一〇

普陀山加修碼頭碑記 二一一

普濟寺建如意寮開念佛堂功德碑記 二一二

新建鼓山湧泉寺放生園碑記

安士全書題辭 二二六

印光法師文鈔三版封二題辭

象山紀母周太夫人往生傳題辭 二二六

龍蔡慧輝往生頌 二二四

歷史感應統紀回向偈 二三四

怡山放生池圍牆落成回向偈

欲海回狂題辭 (二篇) 二二七

感應篇直講封二題辭 二二八

閨範封面題辭 二二九

新編觀音靈感錄題辭 二二九

書齊稽卿先生行狀後 二二〇

偈頌 願文 對聯

念佛永離兵劫往西方偈

朱母任太恭人生西頌 二三一

徐母楊太夫人像贊 二二一

壽康寶鑒回向頌 二二二

整理僧伽委員會委員就職發願文 二二三

龍蔡慧輝往生頌 二二四

濟南淨居寺聖水井亭欄對聯

傳記 記事 祭文

九江查六慶童女 二二八
安徽馬其昶之女聽金剛經病

癒坐脫記

..... 二二八

蔚州僧蓮某 二二九

簡照南居士祭文

..... 二三〇

挽諦闍大師

..... 二三一

催生子長生蝠

..... 二三一

附錄

記印光法師語 一三五

拜謁印光大師記 一三五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補

書信

與佛學報館書補遺

壬子臘月
民國二年

現今洋紙流行。印書者或用石印。或用鉛印。價值不多。流通最便。然人知其利。我懼其害。何以言之。石印鉛印。俱用藥水。若用本國粉紙。藥輕尚可過廿餘年。藥重則十餘年後。字跡便褪。若用洋紙。則三五年內。便成白紙。蓋洋紙以穢布所糟。用藥水取潔。故褪墨跡。無論藥水所印。即墨書硃章。亦不久即落。予曾試之屢矣。去歲七月。友人以三國佛教略史見贈。系京師龍泉寺四月間石印。其字跡已稍形模糊。至今不過半年。許多字皆成空白。倘再過兩年。便成一本白紙矣。現今教科書。盡用此紙石印。三五年內。又須另買。而五經等書。亦有以此印者。又鄉民無知。若用此紙寫重大契約。不上十年。了無憑據。不知冤殺幾多平民。又石鉛印行。刊板漸少。若世道太平。不妨屢印。倘或罹荒亂。數十年後。書種或致斷滅。又有用此印經。則是以流通而致令滅亡。應如來末法經變白紙之記。是此紙乃窮國屈民。滅儒釋聖教之本。何無一為民上者。嚴禁此紙印書。又何無一為同胞慮後患者。處處常時登報。聲明此

紙之禍。佛學叢報原為流通佛法。非如餘報一覽之後。便成廢物。須永遠不褪。方有實益。若或幾年便褪。則徒具諸君苦心。莫救長夜黑暗。第一冊中字跡已花。吾甚憂之。欲抄則目力不給。欲置則惟恐磨滅。敢以芻蕘上贊青覽。懇祈單另設法。用本國紙墨刷印。則三五百年。亦可保存。縱費多一二倍。而利益則多乎百千萬億無量無邊倍矣。又兩面印字。破則無法修補。光緒卅一年至金陵刻經處。見東洋現印藏經。因問楊老居士。是藥是墨。楊云。外國油墨。又問久落否。楊云。不落。若真不落。倘吾國墨萬不能印。祈即用此油墨。仍祈將前數冊。提其要者。比類相從。或刊木板。或另聚珍印造流通。則諸君之文。可與天地同儔。而大地現未有情。同登普度慈航矣。若能憫我愚誠。不辭捨身供養。

與高鶴年居士書一

閣下去冬來山。令作緣起碑記。光以正在打七。不願屬思。故約於四月間。寄至陝西。今於正月初五接其手書。知尚在南方。故集千五百餘字。以塞其責。所惜學業膚淺。不能發揮至極耳。又菩薩示跡之記。系光於光緒十一年住大頂時。每念大士開山。千數百年了無碑記。可考。實為第一憾事。一日至劉村。散步西寺中。見有數碑。皆臺山碑。然所說皆不關緊要。不須

記錄中有一碑。系一塊石板。了無一字。光試取磚磨之。乃元至元七年（三四一年）依古碑所序之緣起碑也。以歲經六百餘年。被水垢封蔽淨盡。遂喜不自勝。錄而存之。又告會首劉四。令立碑山上。次年北上紅螺。後復南至普陀。每憶此事。至民國三年。定慧師來山。囑彼抄而寄來。一則欲登佛報。一則人欲修普陀志時。敘其事於中。以示大士尋聲救苦之一端。今臺殿重新。祈居士印淨土緣起記時。一併印之。以開發信心。至山當白修工首人。令其刻碑山上。俾大士一番慈佑。不至久而湮滅。又光所作贊及贊前小序。一併刻之。茅蓬碑及此碑。具宜字跡粗大。庶易閱。而復能垂久。倘用高大石料。不但費錢。兼難抬運。似宜用兩塊碑。合在一處。則石料省錢。抬運便當。但取聖跡昭著。不計樣子好看。宜以光意告與首人。又印時。必須仔細校對。勿令錯訛增減。又須圈明句讀。以便觀覽。否則。學業膚淺者。便難領會矣。印出。須寄幾張於光。以作紀念。並候禪安。不備。

附一 無門洞決疑

南五臺山無有大洞可以住人。亦無有洞名無門者。其是湘子洞。決無可疑。蓋以清季以來。法道衰微。哲人云亡。志乘佚失。又兼頻經兵火。久無人住。無知僧俗。以習聞韓湘子故

事妄立其名耳。光緒初法忍師等始住其地。本山僧每生障礙。今則習以為常。各相安適矣。無門者。即取楞伽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之意。須知無門即是普門。良以法法頭頭。迷之則皆可起惑造業。悟之則皆可斷惑證真。故楞嚴二十五聖於六根六塵六識七大。各證圓通。故無一法不是三諦妙理。亦無一法不堪趣向涅槃。唯其普皆是門。故不須另立一門。而號為無門焉。宜將此意詳告大茅篷主僧。令知有高人故事。及無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不可仍以外道虛名。相沿傳去。以致失卻佛法中之正名耳。

附二 摄身巖辨訛

攝身巖者。以其峰巒陡峻。壁立萬仞。至其巔者。向下望之。不禁戰兢惕厲。身心悚然。妄想消滅。正念昭彰。即楞嚴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意。蓋以身為總名。六屬別目。以總攝別。故但曰攝身耳。其後哲人悉沒。志乘佚失。無知僧俗。遂訛作捨身。又有魔民。造作魔說。謂觀音於此捨身。方成道果。如是齊東無稽之談。玷污大士。貽辱法門。招外道之邪謗。啟愚人之魔思。為害誠非淺淺。此與普陀以觀音跳作觀音跳。同一魔見。誠令人可嘆可恨。可悲可憐。

與高鶴年居士書二

莊公之函已經寄去。然蘇州雲居普陀往返大半月。恐已寄來。若未寄未作。光即詳敘所以及利益。彼當即作速寄耳。勿念。光大約於八月半後即可下山。八月底或可到申。祈隨時調理。勿令身心受傷。

與高鶴年居士書三

去秋一會復值季春。光陰迅速。誠堪嘆息。去冬。光之蕪鈔印出。雲雷擬欲寄至九華。問光知其處所否。光以居士行止無定。令不須寄。二月二十七。接到香港手書。知已往雞足觀迦葉尊者去。不勝翹企羨慕之至。今日又接手書。知往曹溪禮謁六祖。且與照南簡君相契甚深。諒必待其佛事圓滿。當始啟行也。光之文鈔已經散完。蔚如今春又令商務印書館排印。又請黃幼希居士詳加校對。有編輯不合規矩處。另行更訂。又添入十餘篇。尚未出書。一二月後或可即出。此番排印。彼館自行留板。以後源源相繼。可以隨請隨得矣。今函附仿單三張。有信心者。祈令知之。秦川之歸。實無其力。前月二十七。臥龍住持顯安。奉陳督軍命。促光北歸。光以年志俱頽。眼目昏衰。力辭為開初機人道之書數種。令其有信心者請而閱之。循次

而人即已。如不見諒。逼令定歸者。當即遠避於不通郵局處。以盡餘年也。又去歲得陳錫周戒煙神方。靈效非常。隨即發數十處。亦有印出。反寄於光者。簡君家道豐富。又且熱心公益。祈將此方排印千百萬張。以普傳布。俾欲戒者。即得戒之。亦莫大之功德也。今寄數張。仗居士之道力。當不失光所望也。又雲南法道。其機已興。唐督軍去冬打電。命繆延廷請諦法師及光去彼講經。彼以無暇辭。光以日衰學膚辭。故請歐陽竟無去矣。張拙僊今日亦有信來。言伊久已長齋念佛。現在恢復省垣圓通古刹。為十方叢林。兼流通佛經。並設念佛堂。以為繙素修持之所。設閱經室。以為研究之所。將伊及王夢菊所請之經。悉置其中。以待研閱。亂極思治。人同此心。吾佛三世因果之道。生佛不二之法。與夫斷惑證真。超凡入聖。及仗佛慈力。信願往生等法。固以無機不被。無根不攝矣。再得文行兼優之人。為之提倡。將見一倡百和。靡然風從。數十年後。或可遠追唐宋法道之盛。亦未可量。拙僊名璞。品極純粹。居士到滇。當即相契。

與高鶴年居士書四

春間連接兩書。知閣下由簡府邀留。又往曹溪。再禮六祖。待伊處佛事圓滿。隨往雞足參禮。

西天初祖。茲因了清和尚接得手書。隨即示光。並雞足山敘說。知閣下優遊禪窟。身心安樂。慶幸無已。光虛度光陰。毫無進境。不勝慚愧。今年不欲下山。以刻經一事不能了手。待明年法華入疏刻成。或即再往揚州料理一切。今春徐蔚如將光文鈔又托上海商務印書館重排流通。兼令留板。至今尚未出書。倘遲早書出。當寄雞足山一二包。以結法緣。現今國運日促。民不聊生。若不速求往生。恐一二十年之後。其境況當有如安南高麗之象。言之傷心思之墮淚。祈為雞足山諸師敘世運之現象。激出世之誠心。同心一志。離此濁惡。庶於此無邊大火宅中脫身而出。直達本有家鄉田地。若此生不辦。後來法道。究不知若有若無。及縱有經典。究不知尚能隨意自由研究翻閱。受持讀誦也否。了清和尚今春三月已退。現住伴山庵。後來擬住多寶塔院。現在法雨主人名為了明。與了清同師。頗忠厚老成。

簡氏兄弟未來。來當如法照應。不須操心。在家人事務多端。不能欲行即行。每有數年發願。尚不能來者多多也。

與高鶴年居士書五

光自七月二十六過海。二十九抵申。至有正書局。問及閣下。言尚未歸。又有雲南來函。今一

併寄於有正書局。以待歸來青盼。光文鈔已印出。尚未發訂。恐尚須半月。光又訂百部。錢已交完。直待揚州回來再行發落耳。居士飽參臺山清景。諒已入於聖境。與諸羅漢相為酬酢矣。不勝欣慰。

與高鶴年居士書六

適接來書。如見故人。光擬八月初旬到申。以了安土書事。揚州刻工拖拉。去不去尚未定。以去亦不能了事故。東林一事。靜禪。慧禪擬作子孫萬年安樂窩。任憑只麼不肯改作十方。此語。系靜禪面與光及施省之居士所說。其言曰。昔吾師令我當家。我云我若當家。當改作十方。吾師即低頭哀痛。不但師在不能改作十方。即師去世。亦不敢改作十方。以傷師心。施君遂謂既不能作十方。請作罷論。靜禪中心歡悅。絕無一念傷惜之意。省之去後十餘日。慧禪約蕪湖李葆齡等五居士。具啟請光興復東林。連二日來兩次啟。光以老病辭。而略與李葆齡說其所以。以彼曾皈依光。故不得不按實告也。慧禪亦有信來。光直說彼師兄之意。令其勿再來信。今宏慶師之言。皆是哄騙小兒之套子。光豈不知去就陷此漩渦。況光實無才力。又兼現已開始修普陀志。雖大士門有江西許止淨居士。餘則邑令請邑紳纂輯。光掛名其

中實不能不時加察訪。庶少訛舛。彼之不許先勤者。特遮面孔之詞。知光決不能親來。故特作此好聽話。以期免人譏議耳。此種僧人。尚可與之交涉乎。若不自諒。則必至獲意外之虞。光固不惜身命。然與其死而無益於自他。何若慎始慎終之為愈乎。祈居士亦作罷論。倘遠公有靈。或可有轉旋時。然光決不干預其事也。今年天災人禍更慘於昔。吾國之結果究不知其作何景象耶。尚何計及於東林一道場乎。俗欲興法。僧欲滅法。彼固乘願而來。破壞施主信心。祖師道場者。近今風災。各處受傷。廣東汕頭輪船漂於屋上。有由屋牆擋住者。可知其地之人。皆淪胥其溺矣。哀哉。風災之後。又加瘟疫。人民之死亡。不知其數。此際固宜靜守。倘一興作。工未成而災禍又至。則徒勞而無功。固須以知幾為要義也。

與高鶴年居士書七

久未會晤。時切馳想。光臆現在貴宅修貞節院。昨接友人張瑞曾居士信。言居士在南園聽經。瑞曾居士此次失票交涉。蒙居士慈愛相與周旋。俾不至受困。實深感激。光聞之亦同身受。感謝不既。尚祈於關別樵居士處代瑞曾居士致謝。關固發菩薩心。然張君固受人之周旋斡運。則不能不為叩謝也。光於七月初即下山。與施省之去杭州料理梵天工事。回頭又

到南京成立法雲寺。次則順便去揚。一則與瑞曾居士一會。二則安頓文鈔板片回山大約在九月底間。七八月切勿來信。

與高鶴年居士書八

八月一別已過百日。前在揚州與張瑞曾居士談及貞節淨土院事。以院缺養贍。令彼幫助。彼云劉莊場有二百多畝地。以助彼院之道糧。光後隨寄一信。說此情事。至今未見回信。不知此信收到與否。久欲致書一問。以冗事甚多。日不暇給。夜間燈下尚不能了。故未暇及。竊念貞節院當已圓工。向聞有病。欲到他處靜養。想已即時便痊癒矣。不知已回劉莊與否。如身體強健。當去揚州與瑞曾一相接洽。庶不至懸虛無著耳。祈見書即示回音。

簡照南居士於九月十九日去世矣。臨去時尚有江味農。趙雲韶。歐陽石芝念佛。至斷氣時。其子一叫而昏。遂致亂其正念。惜哉。

與高鶴年居士書九

昨日已令寄書若干包。已忘其包數。今晨乃湊一百二十九字。以塞命作像贊之責。然文詞拙樸。恐不可用。若書於其上。反或不美。祈為斟酌。庶不至因光之贊。致像軸上頓減美觀。祈斟酌。

為幸。

復弘一法師書

昨接手書並新舊頌本無訛勿念。書中所言用心過度之境況。光早已料及於此。故有止寫一本之說。以汝心太過細。每有不須認真。猶不肯不認真處。故致受傷也。觀汝色力似宜息心專一念佛。其他教典與現時所傳布之書。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損無益。應時之人須知時事。爾我不能應事。且身居局外。固當置之不問。一心念佛。以期自他同得實益。為惟一無二之章程也。高僧傳昨方校完。尚需數日方能寄去。以未過錄我本完。又須略斟酌於所記之疑文處。此事一了。即斟酌山誌。山誌斟酌好。彼願在山排印。此將就小排法子。每排幾十張。印出再拆散。又排又印耳。待後來再行刻板。上海不去。後三本祈寄普陀。

復超一大師函

接手書知川北法道已有起色。不勝欣忭。光粥飯僧耳。法門中事一無所知。唯知學齋公齋婆日課佛號以求往生西方。何堪如是過贊。況曰特來親迎乎。前年京中所印之文鈔錯訛甚多。以徐蔚如丁母憂出京。託人校對。不加細心。故今春商務印書館另編重排之本。頗的

確。座下既不嫌蕪穢。因寄五部。並刻藏緣起一本。北京刻經目一本。作一包。祈查收。文鈔已於揚州刻木板。明年四五月可出書。板存揚州藏經院。現今世道人心壞至極點。黃道尹何師長特請佛源老法師講經。改良挽救。亦可謂知本。然以光愚見。對於普通人。宜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淨土法門。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而另講演似易得益。若專以相宗為說。縱令各各悉知其義。其二種無我。誰能親證。楞嚴法華二經。一則具十法界因果。一則具顯權實本跡之所以然。似比相宗易於領會。而趣人焉。又淨土三經。加行願品。為如來三根普被。原始要終之法。而末世眾生。無力斷惑。不依此法。誰能現生了脫生死。固宜常講。即不專講。亦當常常帶著演說。則利益大矣。在昔曾見安士全書。擬為刻行以為救世一助。幾次以機緣未就。皆成畫餅。七年方始付刻。八年刻出之後。二年以來。流通近三千部。茲蒙友人共相贊助。已經上海中華書局縮小排印。擬募眾善士。送數千或數萬部。散之四方各界。俾因茲以知因果報應及佛祖聖賢之心法。並橫超三界之淨土法門。庶可人人各自警惕。不敢自暴自棄。以返本復初為念也。如黃何二公欲令普通人悉得利益者。附印若干部。以資眾覽。則利益大矣。每部約七角。如欲附印。當寄信上海靜安寺路三十九號丁福保居士處。不誤。匯

款亦然。又勸初機人念佛說放生碑記二道第三張殺彼身命身字訛作生此系寫者妄改。

答超一師書

接手書知湖北佛學勃然蔚興慰甚。勸世白話已函祈黃涵之居士由寧波道署直寄隨彼發心多少。聞只印二千本恐送得無幾多矣。倘有涵之固肯普偏布施也。凡對在家人說法必須先要令彼各恪盡其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能如是。則為世間善人。再加以戒殺放生。吃素念佛。方可不愧為佛弟子。每見修行之人。多於倫理有愧。不但不易感佛。而且易招譏毀。在家人如是。出家人亦然。凡一切人。不盡己分。妄說大話。皆自欺欺人之邪惡敗類。尚不得名之為好人。況可以冀其了生死乎。

復慈霞大師書

接手書不勝慚愧。光何人哉。敢謂宏法。不過略知淨宗大義而已。有不嫌卑劣者。光必以此告之。座下欲專修淨業。當熟看淨土十要。此淨土著述之菁華也。餘諸書皆宜看。而淨土聖賢錄為尤要。閱此。知淨土大海。千經萬論所讚揚。往聖前賢悉歸趣。決不致被餘宗知識舌鋒所奪。餘宗愈破。信心愈堅。最初即欲知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及禪淨之所以然。若不以

人廢言。宜先看光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有賣的。光處無有矣。光之文實為蕪穢。然於禪淨界限及所以然。實發明詳悉。易於明白。閱光文鈔後。再閱古人淨土著述。更加親切矣。以古人事說者多略。不加意理會。則忽略讀過。由光文鈔知其所以然。則古人一言一字。皆不至當面錯過矣。淨土一法。以信願行三法為宗。若依此說。其言則可依從。不依此說。縱說高超玄妙。能令人直下親見本來。皆屬宗家作略。不到大徹大悟後。兼深通經藏。或致明宗。而隔絕往生勝益也。要極要極。

復徐平軒居士書一

光幼時以病多失學。於作文一事。未得其法。縱有迫不得已。但只敷衍支吾。欲其文理入微。豁人心目。斷斷無有此語句也。夏間以太夫人記囑。故婉辭之前日。往前山方雲麟言閣下屢次來書。祈代為懇求。光不得已。乃按淨土大意及太夫人事實大略。湊成千一百零五字。其初首事實。但用一約略敘法。次於修淨業。與賑恤災黎。及臨終諸事。稍加詳者。以賑為慈仁之發現。而臨終所有語言修持。為學佛者之標式。而題為生西記之故也。如嫌前面敘事簡略。不妨補足。至於沒後握珠事。須實有。否則去之。免致閱者疑議。傳大士沒後七日。縣令

行香於眾中。至大士處。大士乃反手受香。反手者。以手背捉也。此乃當來世尊所現。太夫人屈指握珠甚奇異。殆多生多劫深種善根之所致也。記文拙樸。仍祈請大通家大加筆削。庶或可傳。

現今大局不靖。大士頌不能付排。須待平定方可安頓。

復徐平軒居士書二

久未晤語。念甚。光八月廿六下山。至十月初六始回。初七至錦泰號。以手書見示。過二日。令慈遺徽集至。閱之不勝感佩。若閣下者。可謂善事其親者矣。但以人事冗繁。不能即抽枯思。乃於今晨湊百餘字以塞其責。而詞字拙樸。益令人慚愧不已耳。雖然。人子榮親之實際。在於立德行道。果能立德行道。則人自景仰其親。謂之為賢。否則父母縱賢。人必以子孫不肖。致疑其親之德有欠缺也。閣下固能立德行道。而光猶以此相勉者。乃倣法古人朋友相勸之道。非如今人之唯諛譽是務也。觀世音頌已付排。年内或可出書。然擬先印二千以副任者先睹之心。明年再印。則一次印萬餘部矣。現已任及四萬。光妄欲印數十萬。徧布中外。恐光無此感格。上十萬部或可做到。今附說明文一紙。祈隨緣勸任。亦弘法利生之一助也。

答萬去居士書

接手書知有志修持。不勝欣慰。光乃粥飯僧耳。汝既謬欲以我為師。當宜以泥塑木雕之佛像作活佛看。如恭敬供養活佛一樣。則其利益不可思議。若曰。此係土木。何須恭敬。則不但無益。且有慢佛之罪。汝能如是信。則我作汝師。否則不必作虛套子。還是你我同人而已。庶少過咎。今為汝取名曰宗。一宗者主也。以汝姓萬。萬乃一之發現者。能主於一。則愈萬愈一。不能主於一。則萬便散漫紛繁而無統緒矣。一者何。即吾人本有之天真佛性也。本此天真佛性。自不會不念佛。斷不會背覺合塵。起貪瞋癡。造殺盜婬。以永墮三途惡道也。汝妻取名宗貞。貞者正也。幹也。萬而能宗乎。幹是法法頭頭。不離自性。自性常時現前。何有有愧女德。不能相夫教子。以同臻聖域。共出迷途乎哉。新刻文鈔汝恐無有待。正二月排本印出。當令雲雷送汝夫婦各一部。其中多有發揮女人相夫教子之大略。知此。則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不獨文王為然後。妃內助之賢義亦如是。今人亦何一不如是。有好夫婦。雖不賢。亦可化而成賢。有好婦。夫雖不賢。亦可化而成賢。若夫婦俱好。則如麗澤之互益。雙手之互援。能不日漸進於聖賢之域乎。汝子五歲。當嚴以教導。庶可有天資。則做獨善兼善之事業。無天資。亦不失為循規蹈矩之良民。光事務冗繁。日不暇給。故略書數語。而字不成文。祈

取其義。則有裨益矣。

復蔡吉堂居士書

人生世間。險難甚多。姪欲邪見。是其大宗。汝家道頗豐。上無父兄。若不極力勉勵。難免不墜姪欲之萬丈深坑。一墜其中。則便不能出。非埋身於溫柔鄉。令家業破壞。子孫斷絕。先德喪盡。已靈埋沒而不止也。當觀女色。如毒蛇。如羅刹。雖己妻室。尚宜節欲保身。以求克繼先德。永昌厥後。至於邪姪。勿道良家婦女不可犯。即娼妓亦不可犯。以在彼雖有良賤不同。在我總一邪惡心行故也。世之愚人。不知正法。多屬邪見。彼反以彼為正法。謂正法名邪法。一切外道。無有不剽竊佛法。以張大彼之門庭者。然所剽竊者。特皮毛耳。佛法精微之理。彼則如盲睹日。了不能見。其所愚惑者。特愚夫愚婦耳。有正知見者。自不能惑。如以大糞為旃檀香形。祇能騙不知香臭者。若知香臭。不待見即掩鼻矣。豈受彼惑哉。彼書所說。皆不足辯。下劣之極。當遠離之。佛之戒殺。慈及無形。何得但言因牛耕田。遂令不殺乎。又以寺廟用鼓。皆牛皮製。亦屬由殺而有。不知汝欲以牛當日用家常飯。致無量無邊之牛。皆作口腹之物。而寺廟用已殺之皮。反謂為非慈。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須知鼓乃順世情而用。

非佛制令用。若不用。亦非便過不得。但以世間作樂。既有鐘鼓。佛門法器。鐘為第一。鼓則不
關緊要。以已殺之牛皮作鼓。於此牛大有好處。以故五臺山誌。有人皮鼓一案。一監院僧。私
竊常住銀錢。為己廟買田地。後其僧死。變為牛。即耕此地。及老。田莊理事人。欲賣於屠。牛與
其徒託夢。說他在生偷竊常住。買私田地。故變做牛。今莊主欲賣於屠。則此罪永劫難贖。祈
我死剝其皮蒙鼓。書其事於上。送於文殊殿。俾做佛事時擊之。則我罪庶可速滅矣。說畢。向
樹一碰而死。次日。莊主報老牛觸樹而死矣。其徒遂以皮作鼓。送於文殊殿。因此人時呼為
人皮鼓。觀此知蒙鼓作法器之牛。則可減罪增福。超生善道矣。彼又謂救鷹虎。不如殺鷹虎。
之慈悲大。此幸而為人而說耳。使彼來生為鷹虎。斷斷不肯說此話。且佛之行慈。怨親平等。
若謂有傷人傷物者。則盡殺之。方為慈悲。則當先殺人。人之一生。惡人且莫論。即世間善人。
從少至老。所食之肉。不知幾何。則殺一人。則能少殺多少生命矣。此種邪說。何須掛齒。彼幸
而為人耳。不久當復為地獄餓鬼畜生。將天地父母之名都不聞矣。況如來平等大慈。無緣
大悲乎。此等言句。何異含糞唾天。天未受汙。而彼之口與身。全為糞汙。而猶囂然得意曰。
我已以糞唾天矣。可不哀哉。

復佛心居士書

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轉來汝書。知年當志學。便慕佛道。不勝欣慰。即令商務館任心白君寄汝文鈔一包。以便自看。餘送有善根者。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以迷而不知。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起貪瞋癡。造殺盜婬。以茲沈淪於三途六道。永不能出。如來愍之。令修戒定慧。以斷妄起之貪瞋癡。貪瞋癡盡。則可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此自力法門。欲於現生了脫者。萬不得一。以故令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果能信願真切。即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較彼仗自力者。其難易天地懸隔也。汝既欲皈依佛法。為佛弟子。必須依教奉行。方可名實相副。於家庭必須盡孝盡弟。對朋友必須勸善規過。居心必以誠敬為主。作事必以慎重當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起一念不正心。即是惡。必須洗滌淨盡。非謂行之於事。方為惡也。凡屬主敬存誠。希聖希賢之念頭。即是善。必須擴充令其由中達外。圓滿無缺。世之大惡。莫過於殺生食肉。若能自由。即可斷葷。否則。心生憐憫。勿貪多食。世間大善。莫過於自己念佛求生西方。又種種方便。勸父母兄弟。妻子眷屬。鄉黨鄰里。親戚朋友。及一切有緣者。同念佛求生西方。汝宜量力而行。庶可不愧佛心之名矣。尋常皈依。必起法名。即以汝名為法名。汝其顧名。

思義勉力而為。則可不負此一番誠心矣。詳看文鈔修持之法。悉可了知。不必常常來信。致令彼此煩心。

復王拯邦居士書

三月初二日接手書。知居士發大菩提心。宏揚淨土。普導同人。咸得往生。不勝欣慰。但光從二月十一日由宿業現勞致發目疾。至此雖已痊癒。猶不敢過用目。二十餘日之函件堆積。須擇不容遲緩者先了。以故遲之於今。不勝歉仄。序文湊起七百六十餘字。大意尚有可取。但以詞句拙樸。未免令大方家見誚耳。精舍題為歸宗。此之宗字。非宗門之宗。乃守本之宗。楹聯擬二付。何須要藏頭貫名作賀聯。貫名作傳法偈。乃末世不通人事之套子。光素不喜作貫名聯句。今將所擬之文楷書。可用則用。否則現廈埠通人蒞止。祈請另作。庶可令人觸目發心。光向不習書。兼以近來冗煩之極。不敢開此一端。開則日不暇給矣。一超直入如來地。當念圓彰寂照心。彌陀誓願宏深。因茲九界同歸十方共贊。淨土法門廣大。故得千經俱闡萬論均宣。此二聯與歸宗二字及序。悉有相應處。所言念佛之課。光不能立。此須汝自己按各人及大家之身分而立。如欲取法淨土諸書。印光文鈔皆可參考。凡欲利人。須從自己

真實修持為主。若只口說而不力行。或於倫常。或於朋伍。居心作事有不合宜。則便難感格矣。世出世皆以身為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此言。乃千古不易之聖訓。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此拯邦之根本法輪也。光於月之廿五六當下山。恐有二三月之耽擱。以新排文鈔將出版。一出。即料理發送於各處任印者。此次已任滿二萬。三萬。恐不能到。倘欲利人。隨意任印若干。若任。當將其款匯上海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商務印書館總務處。交任心白居士收。彼當即回收據。待書出。則隨即寄來。以二萬部作價。一部不過四角大洋。郵費在外。按錢寄書。必無所誤。若過此期。以後則無此價矣。以此系二萬部足印之價。後則作發行價矣。尚有法雲寺慈幼院及觀音大士感應頌付排等事。大士頌約有十萬言。乃江西一大居士所作。系光前年所託者。其人筆力超過尋常文人百倍。

復許止淨居士書一

受戒一事。如在佛前受。但以志誠懺悔數日。即向佛前白曰。我弟子某某。誓持優婆塞五戒。及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即已。若曰要見好相。今人實難感通。乃是以好相作障。非隨分隨力領受法益也。殺業微細。未證初果。皆難清淨。但只留心護生即已。何可引及無意中傷。及

力不獲救之事。若如來書。則便難以為人矣。外道以呼吸有微生蟲人口中。雖吃素也。難免殺業。光謂此之知見。同於見蚊蟲廝於自身。謂身同圊廁。便欲一切人同投圊廁。以享此樂。同一邪見。何可以之為難。佛令羅漢具天眼者。不得用天眼看水。以天眼看。則無無蟲之水矣。法師前不須好相。佛前反要好相。此對治輕僧之心。今既不便於僧前受。佛前亦可作僧前。如必欲由僧受。擇其有德者即可。正不必待戒期。隨喜多日也。出家人必須入堂習儀。以期受戒後。隨眾安住耳。在家人隨於何時都好受。但一座說之即已。至於冬月畏寒。非裘不暖。亦可從權。但心存超薦。庶無過咎。世人不肯發心戒殺。每以力不能戒之事作難。此係阻人勝進之邪見。吾人依佛教行。當由淺至深。由粗至細。若最初即以充義至盡之事自擬。便為自賊。又閣下見地甚高。唯於吃素一事。今始清淨。而夫人傭婦。皆不能隨喜。則其平日開導之事。殆未之行。否則斷不能不相感格也。魏梅蓀十年八月間見光。謂不能吃素。光令熟讀南潯放生池疏。至十月則長齋矣。次年。南京開法雲放生道場。實梅蓀主持之力居多。鄧璞君一家並傭人。皆吃素。日三時通到佛堂念佛。煙酒不入其門。方慧淵女士。由其兄寄光文鈔。遂發心念佛。家中小孩僕婢。均吃素。其夫初不甚信。今亦日吃兩餐素。夜飯稍用點葷。

然家中絕不殺生。彼略通文字之婦。尚有如此化導之力。閣下若志在利益眷屬。常與談說食肉之禍。當可漸漸順從。決不至長相背戾也。

復許止淨居士書二

光精神不給。諸凡健忘。前書問婦女月信期中可否禮佛。遂致忘答。繼思此雖小事。或有不喻。致令婦女每月之中。禮誦工夫因茲間斷。亦甚有關係。故補答之。凡事皆須推情度理。方得其宜。守經達權。始可適中。理經乃一定不易之道。而有千變萬化之境。與情固當以不易者與變化者參合論之。則情理經權兩得之矣。若執定死經。謂為守經。其不至違理背經者鮮矣。孝子之事親也。不敢起一念之違逆。若其親癱傷。不妨刺以金鏗。擠其膿血。雖親呼痛。亦不能顧。以不如此。不能令親安。不如此。便為不孝。若不洞事之人。見此人如是行。謂為行孝。彼亦如是行於無瘡之親。則成大逆。是知情理符合。方為守經。如普陀志短姑一事。其嫂不許共去進香。菩薩憫而為送膳。以菩薩原其誠。不計其跡也。此事傳之已久。然詳究其事。乃屬後人附傳。今只論其情理。不論其真偽也。故知婦女月經時。禮佛誦經。亦不妨。但宜少禮。多在己室念佛耳。若當受持經典。亦不妨照舊讀誦。但能洗濯致潔。則愈好。如勢有不能。但自勉力致潔。勿令手被月水所汙。則無礙矣。光昔曾

指甲生瘡。多日不敢洗其指。然仍舊禮誦。不以為罪者。以病故也。使指不生瘡。則罪不可逃。道矣。

復江易園居士書一

昨由味農轉來手書。知令夫人正念往生。不勝感嘆。閣下與夫人殆宿有因緣。相助人道者。誠所謂德配也。其臨終之相。可以決定往生。則固無足悲傷。所惜者。閣下失一道伴。有朋不能常親。撫育教誨。所言匯款。普陀不便。以小郵局無匯款事。直匯上海陳家浜太平寺。交真達和尚。祈代光存之即已。昨以閣下信令法雨主人看。祈盡此錢做佛事。乃令打一佛七。放一焰口。法雨寺特立念佛堂。現止十六人。多則二十二人。係有道心者。光昨下午特到堂中。敘說其意。並念佛之利益等。約一點餘鐘。彼等聞之。悉皆歡喜。令夫人已得往生。仗佛力。法力。大眾念佛力。當必品位高升。見佛更速耳。然光以與閣下友誼。亦於朝暮課誦時。稱閣下與夫人之名。為之回向。聊表寸心。念佛於今彌陀誕日起。至二十三日圓滿。光之回向。亦限此一七為度。現今之掌權人。多不知因果報應。只顧眼前煊赫。不顧來生頭面。以致不為國。不為民。只為自己權勢利益。互相戰鬥。使國失元氣。民不聊生。八月間。南京魏梅蓀避難上

海。因將迪吉錄將吏好殺不殺三十六條錄出。欲刊布。光謂現禍已成。無可救藥。欲息來禍。宜廣搜史事。俾一切人同知因果。遂以二十二史感應錄寄去。彼極歡喜。光又令博為搜集。俾成一大觀限。一年纂集成。當排印數萬。徧布全國。或可因之挽回矣。此事尚祈閣下提倡。俾有力者任印施送。方能普遍流通矣。又人之臨終。只可念佛。不宜持咒。以念佛令彼聽。彼雖不能念。聽見佛聲。心即清淨。若持咒。則止有加持力。彼無由隨誦。此從古以來之定例。助念於將去時為最要。豈持咒畢。方以念佛為回向乎。光文鈔中亦有其說。凡一切念佛不念佛人。臨終俱宜念佛以助。切勿另誦別種經咒。則不能令彼心中默隨也。關係非小。故為補書於後。又人之臨終。助往生念佛。只宜擊引磬。不可擊木魚。木魚聲濁。引磬聲清。閣下試於朝暮念佛時。息心聽。自知優劣。現今之世。無法能救。幸有因果。尚可挽回。因果一事。高明者每厭聞。此種高明。實為卑暗。如來成正覺。眾生墮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由高明之人。專談理性。不說因果。其弊遂成今日之景象。祈見一切人。皆以因果為勸導。則其利大矣。

復江易園居士書二

接手書。不勝感愧。闢邪集。今與三大士實錄。寄一包來。祈查收。傅大士錄中多禪機。初心人

不得其意。或錯會。非通家不可令看。闢邪集只可自知。不可依此以與彼辯。亦不須說與學者。以彼勢盛。或起野蠻故也。四書蕩益解。現已刻成。尚未寄來。待光閱後。再令鑄板。即可出書。前幾年新棠校頗有來信問者。今則可隨意請矣。彼作七角價。郵費在內。尚未知係何紙。係浙江省城金剛寺巷四十二號迦音社出版。以原底是光所存。彼祈光校。寄去六七年。今方了事。令慈日持名二萬聲。可慶孰甚。又當常為宣說淨土要義。庶可信願真切。決定往生。以副閣下諭親於道之至意。羅漢諸天像欲改。須有大匠。此間雖有巧匠。然路遙遠。不便去看。能改與否。二十四史感應錄尚未成書。本欲印。不能預定。如有欲印者。不妨先任若干部。待價估好。再按價交錢。固無礙也。

復江易園居士書三

二十日接手書。不勝感愧。令夫人宿根深厚。加以志心念佛。及閣下全家代為念佛。故有種種瑞相。可為往生之證。至於法雨佛七圓滿日。有朋所得之夢。乃由令慈及閣下全家之誠。感三寶加被。得見此瑞。實則閣下全家之至誠所感。使閣下全家無此誠心。縱法雨僧至誠之極。亦難有此瑞相。何也。以根本不立。枝末焉茂故也。所有重疊瑞相。皆可證明往生。無須

求金輪取決。金輪一法。光頗不以為然。扶乩與此大同。非無真僊。多屬靈鬼。明理之人。揆之以理。證之以經。有何不決。而擬取決於此乎。歷史感應錄。於學堂最宜。以全屬史鑒中事。倘能人各受持一編。而日閱之。則不知不覺。自生兢惕奮勉之心。較別種善書。獲益多多矣。

復江易園居士書四

初三接有朋書。謂令嚴去世。閣下哀毀欠調。不能秉筆。命代為述。不禁戚傷不已。然令嚴壽高七十有五。子婦孫曾滿前。無大病而終。且闔家念一天多佛。不斷佛聲。當必賴孝眷之誠。蒙佛接引往生矣。如是則有何所憾。雖孝子不忍離親。而世相無常。決無長住世間之理。但當以佛法資益其神識。固不必執著世禮。而過為哀毀也。事親之道。必取其大者。彼不知佛法者。只知哀毀為孝。究竟於親無益。於己有損。何若轉哀毀之心。以念佛。則其益何止天地懸殊也。閣下明理。當不以光言為謬。光貧無所有。凡朋友親喪。皆於朝暮課誦回向時。稱彼亡人之名。為之回向。今為令嚴回向三七。以盡友誼。至云令令侄知源寄洋二百元。以一百供養三寶。以一百放生。竊謂去年令夫人之喪。以百元打一堂佛七。今亦如是辦。適值念佛堂止十二人。故不加請。共九十圓。以十圓於十日午。供養大眾攢菜。則閣下供養三寶之心。

願已滿。而念佛之事。亦復不缺。為兩適其宜耳。放生之洋。依光愚見。宜擇其利益大者為之。現已於九月將觀音大士頌付排。約於明春正二月出。似宜將此洋印大士頌三百部流布。令一切人同沾大士慈恩。同知戒殺護生為超勝耳。如必欲放生。當為示知。普陀不可放生。以在大海中。生多無所歸。海水咸·淡水中魚·一入即死。當寄南京法雲寺。此現在南方第一處放生道場也。觀音頌。光欲募印數十萬部。徧布中外。故令打四付紙板。以為預備。然以人微德薄。恐無此感格。上十萬部。當可做到。現已有五六萬部任者矣。一居士以五千圓為母祈壽。未終則速愈。壽已終則往生。光令印大士頌一萬部。係三千三百餘一千七百印不可錄。彼已應允。其二百圓。不知令寄何處。普陀不便。當令寄上海為最便當。最穩妥耳。祈息哀念佛。並率家人念佛。為報親盡孝之至誼。勿拘於世禮。是為得焉。

復江易園居士書五

自去冬來。以冗忙故。未通一函。歉甚。五月間。令中華書局送九百部觀音頌與吳蝶卿居士。有順人回婺。祈交四百部於閣下。交五百部於新棠村校。俾諸學生有信心者。各得受持。現今新排之文鈔。及壽康寶鑑。皆在杭州印。現先印安士全書。約中秋可出書。文鈔壽康寶

鑒。約十月十一月可出。出則亦託吳君轉寄若干。昨日由上海太平寺轉來令親游有方君之函。謂閣下交二百元。令寄來作放生功德。一則祈令夫人蓮品高增。一則祈令媳生產順利。此款太平寺暫為收存。待光到申再為寄交法雲寺。勿念。竊謂生產之不順利者。由於宿世殺業所致。倘能時常念佛。即臨產時亦志誠念佛。決無難產之事。世人每以凡夫心妄生猜度。謂臨產念不得佛。不知佛以救度眾生為心。當此生死相關之際。正佛恩覆被之時。不得按平常道理論。如兒女臥病不起。父母尚肯親餵飲食。親去便利。此病時之誼。若無病而猶令父母如此服侍。便應雷打。理有一定。事無一定。按事論理。庶為圓通。光常與人說此義。而依之行者。皆無苦難。以閣下知己。故為說其所以。亦冀閣下普為社眾說之。俾一切產婦同離產難。則幸甚。

復江易園居士書六

久未通信。歉甚。去年所寄二百元。因西湖贖魚募款。因令真達師代交。其收據想已收到。今年之二百。並去年曹石如之一百。皆作養狗之費。想收條亦已收到。杭州市政府將所有野狗盡行打殺。故佛教會向彼請求捕而送於佛教會。現已收近二千。尚未捕完。此一千狗淡

薄食料。每一狗日需一分五厘。二千狗則日需三十元。尚須雇人照應餵養。此事用度甚大。以故將閣下之款移作此用。去臘浙江印刷公司失火。致文鈔等書未能多寄。現令上海印。四月各書出。當寄若干。以結淨緣。佛教前途。甚是危險。光擬今年印書事告竣。明年將普陀志交代。則隱於不通郵局之所以。終餘年。否則終日為人忙。生死到來。手忙腳亂。將奈之何。

復江易園居士書七

久未通函。長時憶念。前月汪朗周先生著人送來洋一百十元。云有朋函令將紅木傢具賣了。以其洋一半送居士林。一半交光。以冗繁未能為函說。所以因所印之書尚未送齊。故待多日。今將各書捆六大捆。其數目另單詳述。此不具說。二三年來。亂至其極。廢經廢倫。廢孝免恥。殺父殺母。各大學皆以畫裸體男女為課程。上海則男女跳舞之處。到處皆設。直是一禽獸世界。此為瓦古以來所未聞之現象。文明進化。如此其奇。推原其故。此種禍根。皆由韓歐程朱破斥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唯欲以盡義盡分。正心誠意。而為教育之本。不知不言因果報應。生死輪迴。能盡義盡分者。實無多人。中下根人。由有因果輪迴等事理。方能勉為良善。否則。彼以為一死永滅。何必受此拘束為哉。既堯桀同歸於盡。何不任意所為。以期

快樂一生乎。理學破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其意欲以扶持聖道。不至人皆學佛。而不知其廢經廢倫等之毒。實於千百年前。伏而未發。迨至歐風一吹。則其毒遂大發矣。使千餘年來。人人提倡此等道理。歐風雖烈。誰肯依從。譬如中實之人。不受邪惑。體健之士。不懼風吹。光昔曾受彼毒甚深。幸宿有微善。不終迷惑。今觀世運。確知亂之所由始。與治之所由興。故每與相識者言。務須提倡家庭教育。及因果報應二法。互為經緯。互為組織。則世道自可日見太平矣。若不在此處著手。任憑聖賢菩薩同出於世。亦莫如之何矣。光十餘年來。頗受虛名之害。致終日窮年忙得不了。今已六十九歲矣。來日無多。不得不另設方便。於去臘已遍告相識。定於九月減蹤長隱。以期專修淨業。不致常為他人忙。誤自己大事也。聞杭州開博覽會。彼青年女子皆去跳舞。一班青年男子不會跳。將開跳舞學堂。俾一切人皆善於跳舞。如是提倡。直是騙人趨於獸域。破棄堤防。令其橫流。如此濁惡世界。實不可以一朝居也。閣下宿德素著。當與一切人將治亂之本源處說之。俾大家悉知其權其本。皆在自己家庭及自身。則將來自不至於長陷溺也。

復江易園居士書八

前接手書。知令慈念佛往生。不勝為令慈慶。為閣下悲。雖然。令慈既已超凡入聖。固不宜徵世俗人徒作無益之悲傷也。閣下提倡淨土。初則令夫人往生。今則令慈往生。足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道在人宏。倡必有和。但以光冗繁之極。不能即為撰述。殊覺歉仄之至。三字鏡略為筆削。前日雪惺來持去。彼擬錄之。即代為寄。令慈之傳。殊多疏漏。今將原稿隨函寄回。祈為添補改削。俾歸完備。以光近來冗務頗多。不能詳悉斟酌耳。前所寄之八捆書。收到甚慰。光定於九月底減蹤長隱。以應酬日多。精神日減。若不長隱。則將窮年終日為他人忙了。無止期。所有近印之書板。通交居士林。彼擬開佛學書局。以廣流通。不過彼帶有營業性質。比光之只算成本者。當貴近一半耳。

復江易園居士書九

手書備悉。不勝欣慰。光本欲專修淨業。以普陀山志未出。不得不為之料理。後因許止淨增修歷史統紀。遂致牽連排印數種。實非本心。而淨土十要原本。實為有益之書。排及五分之三。而戰事起。耽延二三月。幸息戰。得至圓功。實為萬幸。尚有佛學救劫編。當為排印。淨土聖賢錄。亦欲為排。此二書擬於年内排好。明年當離報國。以至人不知之處。以了此殘生也。

居士提倡之盛。實不多見。亦由能自實行所致。古人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由其以身率物。故人悉相觀而善也。所寄校樣。一一閱過。一字二字之大錯。非改不可者。則當令改之。若原字今標。二均可通。固當省事。若改文添文。則斷斷做不到。以如此更動。必須將此兩頁。另排兩付鉛板。然校對往還。須四五回手續方可。何有此工夫乎。德森師心細。一一標出。當令圓淨寄來一閱。此次已印出五千本。非只印一本。待校後方印也。然紙板之盡量印者。雖一二十萬均可印。以後欲印。當通知圓淨。彼必能為之料理。光近來頗覺衰頹。前圓淨尚以五臺九華。峨眉志。為校正排印。今急欲離報國。故一概辭卻。庶可不至明年又有明年。仍是忙得不了。倘一旦無常到來。忙其能助我乎。是以決烈以立主意。於今年了一切手續也。

復溫光熹居士書

汝何死執名利面子。一至於此。汝不讀論語。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乎。邦有道。食祿而不能有為。即為恥。況今之軍界。專以殘殺擄掠為事乎。汝之志真下劣。至於極點。以失人身累九玄七祖。下阿鼻地獄者為榮。而日夜圖謀。謀之不得。願以身殉。真如蛆在廁中。謂此味甚好。此處甚安也。妄想達不到。就要死。死了還有安樂鬼做乎。試問汝溫光熹之心。中所希望

者都是什麼。肯聽我話。通身放下。作一安分守己之平民。祇要有德。為鄰里光。豈不能光宗耀祖。汝只知發財做官便是光宗耀祖。不知因發財做官不曉得令多少祖宗永墮惡道也。況汝父尚令汝回成都。安分守業乎。

復碧雲居士書

接手書。不勝感愧。光粥飯僧耳。袁聞純以訛傳訛。閣下亦不詳察。但隨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之例。而為讚歎。殊令人慚愧無地。雖然佛法無量無邊。不妨隨機而修。譬如大海。誰能一口吞盡。而修羅香象。以至蚊虻。飲於大海。各取飽腹而已。閣下身居世網。志慕佛乘。固宜依信願念佛之淨土法門。庶可得自利利人之實益。若捨此法。勿道不能大通佛法。即使大通。恐猶難得真實利益。今為閣下寄文鈔等一包。一以自閱。一送有信心能恭敬者。所言來普陀山。竊謂不必。以關山遙遠。所費不資。況光實無所得之一粥飯僧。見之有何所益。縱謂出家多年。當多少有所悟會。則文鈔中所說。滿胸中草料。傾吐已盡。豈見之更有甚麼口傳心授之妙法乎。若有口傳心授之妙法。即是外道。此人固當遠避。何況求見。然閣下聞以訛傳訛之言以為真實。恐光以上所說。尚不能息此疑心。則光亦不妨將錯就錯。隨大圓聞純之例。

為閣下取一法名。為慧雲。閣下果能以智慧雲降澍法雨。內而家庭。外而朋友。及一切人。各隨其機。而為勸導。則其利益大矣。書至此。聞純之函與武岡佛教會之簡章至。居士任文牘股。固可以筆墨宣說自利利人之法。或恐汝謂雖讀其文。並所示函。然未見其面。終未愜然。不知光一業力。凡夫見面不如聞名。以名尚可虛傳。面不能虛設。今將光之醜相。寄一張來。庶可息來山之心。而得竭力於隨機化度有緣也。又光將印觀音頌。今寄說明辦法一張。以知其概。又要排印不可錄。以拯世之溺於欲海者。明年春當出書。則為轉寄若干。

與劉壽民居士書

適接鄧漢君與梅蓀居士書四函。備知令嚴臨終之心念。並去時去後之消息。不禁令人感嘆。令嚴乃南京友人中之最初第一人。雖未與光常居。然其志道固相契合。其皈依與否。皆屬事相耳。然猶力疾請人代受。亦可謂正念昭彰。又幸汝能承令嚴之志。令家人一心念佛。不去料理及與哭泣。此甚有利益。人至臨終。全在令其心不起別種念頭。倘一搬動及哭泣。則念佛之清淨心便失。而愛戀之心。並搬動難受之嗔恨心即起。此種行為。名為落井下石。而愚人不知。謂為行孝。誠堪痛惜。汝能於此時。成就汝父之正念。可謂善於事親。然於喪

祭亦宜守此志。概勿用葷。勿以世人耳目為榮。但取令亡者存者皆有實益。人於親喪。多分哀毀。此固世人情見。雖不可無。亦不可執。務祈息哀念佛。令汝父未往生。則得往生。已往生。則增高品位。如此實行。並率其家人眷屬亦實行。則存亡者皆獲大利益矣。至於做佛事。切勿效世俗圖好看。或念經拜懺。做水陸。但專一念佛。則其利益天淵懸殊。此光數十年閱歷經驗之語。故為吾友而發。非妄出臆見之言也。倘不以迂腐見棄。則幸甚。至於喪葬等事。切勿效近世之惡風。奢侈鋪排。直以親喪作器具。即或不忍薄親。宜以撙節之費賑濟。則功德大矣。光於至親厚友之喪。皆不行挽誄等虛華之事。皆於朝暮課誦回向時。稱名為彼回向。即平時凡屬厚交。亦各稱名回向。況其已逝乎。今為令嚴回向三七。以伸友誼。祈息哀念佛。依光所說而行。豈但上可以慰汝父之靈。且令家中眷屬同種最勝善根。而親戚朋友。亦可相觀而化。推此孝思普利一切。可謂善用其孝。祈洞察是幸。

致鄭鳴之居士書

印光粥飯庸僧。素昧生平。何敢妄投蕪簡。以自取辱乎哉。但以四月至申。料理觀音頌及文鈔與壽康寶鑒事。鄉人王幼農居士。屢來談敘。每贊閣下以時勢不可有為。特發菩提心。長

齋念佛。以求出世。且勸光致書閣下。以結淨緣。光聞之。不勝欣慰。但以冗繁。不克如願。六月初至山。因抽暇略攬鄙見。冀作自利利他。往生上品之資助。想閣下當不以冒昧疏淺而棄之也。現今之世。謬亂已極。廢經廢倫。無可救藥。然以道眼觀之。是殆催人出此娑婆。生彼極樂之大警策。倘不懷出世之心。則將來之世。直無可為吾父母者。近來研究佛學者。實繁有徒。但天姿高者。每任臆見。偏重理性。不務事修。或以信願為著相。或以參究為親切。縱修淨業。不依淨土法門之宗旨。則致感應道隔。以現生了脫之法。作未來得度之因。令上等天姿。反不如愚夫愚婦。顚蒙念佛。為能得其實益。豈不大可惜哉。閣下既發心念佛。固當依淨土宗旨。凡離信願說念佛等開示。悉宜置之度外。以彼係禪宗唯究自心者之方法。非淨宗仗佛慈力。以求往生者之軌範也。光之所說。乃宗淨宗古德之誠言。非臆見杜譏之偏論。請熟讀淨土十要。則自可悉知。印光文鈔文雖淺陋。其於禪淨界限。及普通特別法門之所以。佛力自力大小之得失。頗為詳悉。倘肯詳閱。亦未始絕無裨益。昔沈子培居士。以菩薩自命。不願往生。光極力破斥。方迴心淨土。時在民國十年。而年高望重。無有常與談論勉勵者。至臨命終時。猶然不提往生之事。通州張季直。由其門人江易園之勸進。於此道亦頗注意。曾函

詢於光。時民國十四年。但以實業心重。不能直下承當。為可惜耳。唯如皋沙健庵。頗能依信願行之宗旨。其操持頗嚴密。臨終數日前。即令人助念。得其往生實益。新排之增廣文鈔。有彼往生記。八九月當可出書。出則當寄以請政。是知天姿高者。若能通身放下。則其利益。便能超越儕伍。否則。反不如愚夫婦之老實念佛者。為有實益也。然閣下德高望重。以身率物。凡有來者。固宜以提倡因果報應。信願念佛。為救世度人之方便。當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報應。雖聖賢佛菩薩同出於世。亦無可如何。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有藐視因果。謂為小乘者。皆徒逞狂慧。不務真修之魔侶也。果能大倡此風。則唯知利己。不顧害人者。必當有懼於心。而為之戢其暴虐。以期己得實益。而亦以利人為事也。光謂提倡因果報應。為現在救世唯一無二之妙法。而修持淨業。亦須以此為成始成終之道。鄙見如是。不知閣下以為然否。

答徐蔚如居士問自知錄書

接手書。不勝慨嘆。時當末法。人多作偽。每每求名聞利養。及欲後世以法身大士奉己者。皆憑空偽造種種事實。以炫惑無知。壞亂佛法。疑誤眾生。何苦以虛名而獲實禍。至於永劫沈

淪也。自知錄一書實屬劉侶青所造。印書中常護其人也。其書前年羅濟同得之。石印一千本。丁桂樵令寄光一包。桂樵致書於光。祈為詳批作序。當大為流通。光即日接到看過。即日完全寄回。謂此書係引初機人人魔之書。胡女士之工夫。光亦不敢謂未到此境界。以光無他心通故。亦不敢謂彼實到此境界。以彼既工夫到此。斷不至不知此書之有誤人無窮之流弊也。從來浮土知識開示人。但只在法門行相上講談。絕不將自己之境界搬出來與人作則。彼既不知此之利害。則其工夫殆多虛設。所說大意如此而已。令勿分送。已送出則已。未送出當燒之。以免禍胎。羅濟同得光書。以餘者悉付丙丁。過數月。杭州王謀鳳居士見之。亦欲石印流通。以其書寄令決斷。光即以與丁桂樵言大意。與彼言之。去春。餘姚一居士亦欲石印。光又止之。其信登於迦音報。至六月。常護魔子見迦音報。遂與光書。並辯駁光說。益推尊胡女士。謂為天馬行空。神龍不測。所述胡女士之言。直是天上天下了無二尊。並將胡女士傳分與光。逐節說批。又與迦音報書及傳令光為轉傳。中說胡女士臨死屢顯神通。臨終之時。一女士在家。見胡女士來。忽現身無量。後方知乃臨終之時。光閱之好笑。謂彼既有此大神通。亦當與光一顯。若顯當推尊其人。仍不贊成流通自知錄。以致誤人也。前年湖南

一居士皈依寶一師來山言及胡女士。彼謂胡女士習氣頗重。動輒生氣。或至罵人。故致吐血後遂命終。去年一居士名楊鴻範。任衢山場佐。與其妻來山。二人同皈依寶一。光以常護所寄之信並傳示之。夫婦皆謂不真實。其婦曾見其死。佛尚不會念。況會現神通乎。此書但令人勿看。勿流通即已。若或批評傳布。彼常護輩。或致衝突。反為不美。此信亦千萬勿登報紙。庶不致令彼欲即成佛者。更遲多劫。方出地獄也。涅槃經疏已有。乃諦師所送者。光日忙得無暇。亦只供之高閣而已。陳君之靜坐。蓋非真參真念之坐。乃兼帶煉丹家之性質。兼之近來信心人醉心神通。故有此境。使真參本來面目。及真實至誠念佛。無求得神通之念。斷不至有此魔境也。倘將此種念頭全體放下。以清淨心持佛名號。即可消滅。固不必慮。所慮者。心地夾雜外宗。及欲即得神通等耳。午前不發。午後則發者。當是夜氣鎮定。日氣紛繁之所致也。然光於禪定工夫。素未實修。其境界之因由。亦莫能詳知。此不過據理以判而已。

復康寄遙鄭子屏二居士函

初十日接王一亭書。言初六已將光所撥之三千元。並後捐之五百元。及真達師之二百。孫月三之三百。並王一亭自己及黃涵之各五百元。共五千元。交義源厚宋子才君匯去。又義

源厚等五家煙號各出一百元。共五千五百元匯去。以救眉急。華洋義賑之款待陝西分會電來再議。此上皆一亭語。以去年王一亭接光書不幾日。華洋義賑會開會。一亭以光所寄書及子屏書與會眾看。眾許籌五萬。後華洋氏來滬。言已於稅關撥十萬矣。故此五萬尚不能定。因打電去問情形。候復電來。再為議決。前日接真達師信。言孫月三之三百元當另具一收據。恐彼或疑錢落空耳。似乎宜作一謝書。較為克己。光之三千五百元作一書寄光。以便寄與撥款之居士。彼雖不疑光得此謝書。益生歡喜。書中但寫葉德廣居士三千元貞淨庵主一百元。香濤居士三百元。備去軒一百元。真達師。孫月三。作二書一封。寄上海陳家浜太平寺交真達和尚。一亭即寄彼家。光本不欲用此種手續。以真達師來信言及。似乎如此。方為妥貼。以人以多金相助。辦事者豈惜此筆墨之勞乎。即款已收到。混然之收據已寄來。不妨再寄謝書。而王一亭處。當用感激讚歎之筆。況彼尚欲提議又籌。雖能籌與否。未可決定。然彼一念慈心。當令人感佩不忘也。汝等絕不懂事。當此急難求人。與人書不具名。但以佛教會同人啟了之。若不求人。又將作何種傲慢書法也。光與一亭書。尚用頓首。以求人急濟。兼勞心思。一亭為此事。往來相幫數次。與光書亦五六次。汝二人之書。一亭皆寄與光看。

一概但以佛教會署名。一亭間當交何人。光乃與彼言。寄遙子屏。皆佛教會中辦事人。

復金慧暢居士書

人道多門。唯淨土最為第一。淨土宗要。唯信願行三法而已。蓮池之令人參者。即參念佛的是誰。以當時宗門甚盛。不如是。或恐人以為異宗。而不肯修。又亦欲引宗門中悉修念佛三昧也。為了引人都修念佛三昧。薄益之不須參究者。以念佛一法。不以開悟為事。若求開悟。或置信願於度外。而念到極處。亦能開悟。不悟亦無所礙。縱悟到極處。若無信願。則斷難往生。以故大師恐人受病。令其直念也。汝先研究理學。未明諸儒於世諦所說。故可為法。至於發揮心性之極致。猶然隔膜。以借佛法。又欲與佛法立異。遂自成矛盾。此皆門庭知見重。妄冀後世將已人聖廟之情。見所誤也。今人多多崇尚外道。以外道皆有秘傳。實則外道百千萬種。但止煉丹運氣一道而已。此係保養色身之法。非了生脫死之道。況其名詞。多與欲事相似。妄人遂從此造無間業。可痛傷哉。金剛楞嚴註解甚多。各擅其長。而初機看宗泐註頗簡明。楞嚴義之最透徹者。唯文句。文之最明瞭者。唯指掌。竊謂淨土一法。為諸法之歸宿。乃吾人依之以自利利他者。何得不先研究得極無可疑。不被一切經教知識語言所搖奪。而泛泛然研究

其他經典。則愈研究。愈將淨土看得尋常矣。若先知淨土之所以。再研究其餘經論。則愈研究。愈將淨土看得高深矣。女色一事。在家人固不以斷欲為事。然須節減。若將此事作尋常茶飯。則亦有過。但比邪淫較輕點。果能節欲。則於己於婦於兒女。皆有不可思議之大益。或年或季。或月行一次。量己與婦之性情而為限制。則於修道。於宗祀。皆可有大利益。以寡欲之人多子。而且龐厚無病。性情淳淑故也。新文鈔和壽康寶鑑。皆於十或十一月可出。安士全書中秋可出。出則當寄數份。光冗繁之極。不可常來信。但詳閱文鈔。則禪淨之界限及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以及節欲保身治家淑世之道。各有取法矣。即宋明諸儒之人性。亦有發明處。

致李苦實居士書

光於七月十七下山。二十八至杭州。八月三十由杭至滬。見汝八月初二之信。不勝愧怍。但以月餘日之信札。差事堆積。無暇作復。汝既看文鈔。何不依文鈔所說。敦倫盡分。信願念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行。而乃欲來普陀。求我剃度。汝知我為何如人。我乃遠方客僧。閑居他寺。何能收徒。文鈔中。汝曾看見與周群錚書乎。汝知今之時。為何如時。各處都欲驅逐僧

尼藉沒廟產。恐成從前廣州故事。險極。現已岌岌乎危。汝欲來山剃度。是捨生路而尋死路走。其為愚也。一
致於此。千萬勿來山。來山則光決不與相接洽。何以故。以汝不知好歹。不聽忠告之言故。無
可與言之價值故。汝且放下狂妄心。腳踏實地。照我前文所說而行。以此自利。復以此利他。
決定可以帶業往生。不觀觀無量壽佛。經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為三世
諸佛淨業正因乎。汝謂出家好修行。乃躲避心。使汝真出家。又有別種煩惱發現。仍是不好
修行。放得下。通好。放不下。通不好。汝知也否。

復戒塵法師書

接手書。不勝痛息。佛教之滅。皆由於有法道之責者。貪名利。喜眷屬。舉凡宏法之事。皆伏滅
法之基。如濫剃度。濫傳戒。濫掛海單。彼以此三事為行道。為宏法。而不知通通以濫。遂致真
僧日少。壞僧日多。今之蟠流僧。下流坯。何一非受大戒之比丘乎。而況河南佛法。祇有廟宇
及禿髮等男女。是以遇如此之人。則致遭此奇禍。亦勢使然也。上馮之文。實為剴切。由郵寄
去。縱彼不見聽。亦可表示諸公護法之心。不但河南如是。浙江黃巖。永康及某縣。並泰順。已
經組織一致進行。沒收僧產。毀除神像。前十餘日。泰順城中三峰寺僧深儀。將彼等之公事

抄以寄來。光謂大劫臨頭。無法可設。將彼公事仍寄回。如諸公深心護法。不妨將此書上諸政府。

復天津人士函

接手書。蒙諸大居士厚愛。使光來津。不勝感愧。謝謝。然光絕不能來津。以觀音頌尚未了結。文鈔。壽康寶鑒。尚未排完。四月半間。當往申料理。現在稍比二月間略穩妥點。二月間則岌岌乎。將欲傾覆矣。今各省皆立佛化會。暫且尚能維持。將來之景象不可預定。祈與社內社外諸位居士說。當認真念佛念觀世音。以期冥冥中之轉移。除念佛求加外。別無良法。

復馬香瑞居士書

數日前接手書。知居士近來道心真切。不勝欣忭。所謂修淨業者。唯在一心求生西方。不作此世來生。一切人天福樂想耳。凡所持誦經咒。並一切種種功德。無論大小。皆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則心無二念。凡一切讀誦禮拜。及諸善行。皆成淨土助行。念佛之正行。再加以種種功德助之。則如船遇順風。又加高掛風帆。則一日千里。速登彼岸矣。所忌者。心口不相應。則一切善行。只得現世虛名。無有了生脫死之實果矣。縱令來生得其人天福樂。則由享福故。

必定大造惡業。及至命終。則永墮地獄。萬劫難出矣。哀哉。由是之故。諸佛諸祖。皆勸眾生求生西方也。又居士向於煉丹一法。頗生尊重。極力修習。若欲專修淨業。及以教人。必須將此種工夫。盡情丟開。倘猶惑於煉丹家所說。謂性命雙修。方可成道。如慧命經等。以佛法為邪法。以邪法為佛法。則是醍醐甘露。與砒霜鳩毒同服。欲得法身慧命不永喪亡。不可得也。既提倡淨土。普勸大眾。必須邪正分明。庶不孤負自他嚮往之意。念佛一法。人人皆可在家修持。何必定要人社。但祈普為大眾。依淨土法門之義。委曲開導。令一切男女。各盡其職。敦倫守分。兼以念佛求生西方。能如是。則生為良民。沒預海會。豈唯出家人能提倡。而餘人不能提倡也。若不務敦倫守分。並腳踏實地。精修淨業。縱令會眾逾百千萬。也只是魔眷縱橫。適足以為佛法累耳。歐陽漸馬一浮二居士所立之法。非普通人所能盡學。即學而有得。尚非即生了脫之法。乃自力修戒定慧。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法。係佛教通途修證之法。非具縛凡夫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之法也。但依淨土經論語錄。實行修持。信願念佛一法。即已。彼諸法門。既不當機。不須討論。世有深信佛法。又欲往生。而於食肉一事。又不能全體放下者。乃至深體佛言。及深體自心。眾生心之所以然耳。使於佛言。自心。眾生心。一一體悉。不但不肯

吃。吾恐加以白刃逼彼令食亦不可得矣。光南潯修放生池疏頗為揭其底裏。若能日誦幾遍。並一一深思其義。猶然以食肉為事者無有是理也。大悲咒後四娑婆訶乃流俗知見所訛傳之語也。不可依從。

復李慧實居士書一

汝之性情絕不肯在本分上計慮。所計慮皆在理外。故致顛倒錯亂。尚欲引人隨之顛倒錯亂。設使光不明理。贊成汝事。汝後有不痛罵光為瞎眼知識乎。以後凡做不到之事。皆勿置懷。則無所往而不安樂也。陳誠既發心皈依。當令實行倫常事。並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矣。今為彼起法名為慧誠。誠也。而有慧。則其誠也大矣。凡舉心動念。有不如法。皆非是誠。況慧誠乎。慧誠約淺近說。息妄明真之謂。約深遠說。非斷妄證真。決非究竟慧誠也。而斷妄證真之法。唯淨土最為有益。固宜認真修持也。祈與彼說之。則幸甚。

復李慧實居士書二

接手書。以初到上海。諸凡皆須料理。無暇即復。昨方將居士學佛綱要序述出。彼名過高。便有小看居士之意。故為改名初機學佛摘要。仍將原名註於題下。序中略為標出。俾閱者知。

其為筱荃所輯之本也。令兄雲階既發信心。欲皈依。今為起法名為慧真。謂以真實智慧。修持淨業。以期自利利他也。王長林為起法名慧林。謂智慧茂盛。有如叢林。便可普蔭自他。並得其實果也。序文隨函寄來。祈詳抄之。勿致錯訛。光回山大約須十月。汝欲來滬。則可得見。若欲同往普陀。恐難適逢其便。以光有印書事。須了方可歸。不能隨意去來也。書此。祈洞察。祈與汝兄並王長林。令各力按文鈔修持。不備。

復李慧實居士書三

手書匯票三十元。俱收到。勿念。初機學佛摘要現已排好。不久當即印出寄來。此係三號字。又欲排三號字學佛淺說。將來同作一本。文鈔已無幾。早已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印。彼以零件多。一板早鏽好。至今未能印。安士書已無嘉言錄未印出。今寄觀音頌。壽康寶鑒。感應篇直講。彌陀經白話解。初機淨業指南。三聖經。戒殺放生白話文。龍舒淨土文。看破世界。念佛直指等若干部。明日黃老闆來。若能轉運。則便多寄點。以作閱經處之資料。及隨緣施送耳。汝族兄聯甫等欲皈依。今為各取法名。祈為轉致。聯甫法名慧徹。宦子玉法名慧溫。陳慧誠之妻法名慧恭。其嫂陳馬氏法名慧淑。陸賁氏法名慧章。當與彼等說。務須各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方為真佛弟子。餘

詳文鈔此不備書。

復郭介梅居士書

手書備悉。光乃無知無識之粥飯僧。若欲專修淨業。尚可以古人所提倡者。為之宣說。若欲大通宗教。則便一無所知。恐負所望也。然汝與令妻既欲皈依。不妨暫且將錯就錯。待其得遇高僧。正可棄愚就智。今為居士取法名為慧震。謂以因果倫理。淨土法門。為一切人宣說。俾大夢頓醒。迷途知歸。以副居士生時法鼓震驚之兆。為令妻取法名為慧懿。謂以孝友慈和之德。相夫教子。又以信願念佛之法門自行化他。為女流師範。閨闥母儀。以慧輔德。故為慧懿也。願顧名思義。則佛法實益。便可親得。餘詳文鈔此不備述。

致錢誠善居士書

茲有李智章居士擬訂閱海潮音。祈按期寄交。所有報資。當與彼直接。不須向光交涉也。所寄之書。祈登海潮音。以發啟念佛人之信心。現今天災人禍。屢見屢出。果能至誠持念佛號。及觀音號。無不即獲感應。其事甚多。光一向懶於操筆。若逐一錄之。當成巨帙矣。

致仁山法師書

昨接揚州諸山公函。不勝慚惶。光畢生掛搭。今已將死不久。何敢膺此重任。祥瑞法師既能宏演賢宗。豈不能宏揚淨土。理極深奧。事極平常。但能依事相認。真修持。其至業消智朗。障盡福崇時。深理不求自得。若不於事修上著力。縱說得天雨四華。地搖六動。也是空談。無甚實益。此事但肯發心。即便能宏。何須令光之木訥無能之人。間乎其間哉。祈閣下大發慈悲。善為我辭。否則當逃至外洋。免致誤人大事。祈與揚州各寺諸公詳說所以。則感與生俱。

復駱季和居士函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以放生款賑災。則是轉濟疏輕之財。以濟親重之急。因果固有。當不致因此獲罪。十三年黃涵之在道尹任。募開放生園。江浙打仗後。彼即告退。馮夢華知彼尚有放生園款數千。與光書令光勸彼。以此款濟災民。光極力勸彼移賑。彼與諦法師書說所以。諦責以錯因果。彼以諦書見寄。光論因果固有。若謂閻老子加以刑罰。則光願相代。其事遂不至中止。近來放生者。多多不得其道。名曰放生。實無放生之益。以張名揭曉。令捕生者多捕。以故光絕不贊成定期放生。西湖若不是不知事務者。提倡復放生池。何至冤枉花萬數千元淨資。猶令多少生命。得莫救之災。切願認真勸人戒殺吃素。較

比勸人集資放生。仍舊吃肉。了無所減者。利益多多也。光已六十九歲。應酬日多。精神日減。若不長隱。則於己有損。於人無益。豈可云法弱魔強之故乎。此係大豎法幢者之身分。光何敢僭竊此名義乎。

致宗月顯亮書

光乃粥飯庸僧。故所說之話。皆平淡無奇。而二位欲普告一切同人。發生正信用。淺近語言契機法實。為妙合時機。利益甚深。現今世亂已極。由於人皆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為無有其事。以故損人利己。傷天害理。殺父殺母。廢經廢倫之邪說。紛紛提倡。唯恐人與禽獸有異。而冀其一一全同也。當此之時。唯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為最合機宜。若談玄說妙。則或恐不會。若或誤會。則有損無益矣。

與徐蔚如居士書

前所寄書。想已收到。祈為轉張。陳趙等。光於去臘病旬餘。因茲取消香港之行。現病已復元。不日將往蘇州活埋。昨已將張慧擴為其女師昭所任之印書款一十元接到。今為彼一信。祈為轉致。錫周處隨便見之。亦祈說之。所有閉關諸事。概由真達和尚及其徒明道師料理。

不須掛念。光今年已滿七十。想亦不久人世。倘或數年不死。及大有所得。或可一出。否則。畢此一生。當不復出。以免自誤誤人也。現今欲令一切人得益者。除提倡家庭教育。及因果報應。決無大效。佛法世法。欲令進化。均不出此二法。彼唯談玄妙。撥棄事修者。適足以增長著空之邪見耳。不唯無益。而又害之。

上海有素肥皂。係光令做。已令寄錫周數箱。到當分贈各同志。又祈提倡推行。亦止殺之一端也。

致故里書

東西村保長。鄉老及諸伯叔兄弟等。鈞鑒。印光自幼頗不自量。欲為理學派之士人。遂深服程朱韓歐之毒。幸宿因有在。致疾病連年。雖非臥床不起。然於學大礙。後忽自知前非。遂於光緒七年出家為僧。冀消惡業。拜報歷代祖宗父母之恩。十二年。由長安往北京紅螺山。十九年往南海普陀山法雨寺。主人以光好靜。不貪世緣。遂令住閑寮。除二時上殿外。了無一事。隨意看經念佛。山上有知光能支筆墨差事者。求之。不用己名。用彼名。或用捏名。故二十年來甚安樂。經年無人來會。無信來投。至民國六年。三原王幼農以一信印數千。

徐蔚如以三信印數千漸入苦境。次年蔚如又特排印文鈔。從此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而信札往來。月上百封。又以不自量志。欲利人。刻排各種經書。長年了無暇時。十七年。香港諸弟子請住香港。擬次年去。故離普陀。暫寓上海友人寺中。十八年。以排歷史統紀不能去。冬間以過勞稍病。友立阻去港。令在彼蘇州報國寺閉關。十九年四月入關。因聞吾鄉荒旱。以一千六百元托華洋義賑會辦事員歸依弟子楊慧懋。親送吾村。彼回扶風。稍有報告。未知作何辦。光亦不問其事。今年正月。福雲。永貴來蘇。知吾村凋零不堪。不勝痛心。問及三分祠堂。言現就祠內立學堂。名印光學校。東西村學生均在此讀。智傑為教師。又云。門房新蓋三間。名聖量會。村中賀保長。有幾桌人在此吃席。以此房系東西兩村人出錢蓋的。故東西兩村賀保長。議公事都到聖量會。光問。何東西兩村各家出錢。在我三分祠堂蓋官房。吃肉喝酒。議公事。取名聖量會乎。彼云。十九年賑款一千六百元。散兩村各戶。見十抽一。得一百六十元。在我祠堂前面蓋房。作東西兩村的官。所以此錢又由法師放賑得的。故以法師的法名為名。光聞之。不勝嘆息曰。何得吾村發生此種規程。我以一千六百元賑兩村。兩村抽出我賑款十分之一。在我祠堂蓋房。作宴客議事之用。謂是他們自己蓋的。又名聖量。

會。是我聖量以一千六百元引東西兩村佔我祠地。我罪過大矣。然我學佛之人。不肯與人相爭。因備二百元票。令福雲等帶去。到家即通知兩村一切大眾。到城隍廟議事。將此款繳保長鄉老等。作還彼蓋房費。立即取消聖量會名目。除兩村學生讀書外。餘均不許。此學堂係三分人肯作公益而立。不得謂此祠堂在兩村學堂地上。如此辦法。兩村鄉老當肯許。幸何如之。如固執不改。我當請兩位很有面子的老先生。特函婉勸。期其俯從光議。想諸位不能不看二位老先生的面子。既是事必如此。似宜以省事為妙。不必驚動這兩位。為省彼此答復之勞。無論肯與不肯。福雲。永貴等。不許與眾相爭。但以實情函知我。前所說之法。乃維持世道之法。若能以維持世道之法辦很好。否則我便以菩薩捨身命以滿眾生願之法行之。則向兩村大眾頂禮懺悔曰。聖量罪過。祈垂恕宥。便將此事置之東洋大海。一概不問矣。書此祈諸位明鑒。

復趙智雲居士書一

汝信來之前三日。保長鄉老公函來。說已取消聖量會。二百元作學校基金會。所蓋之三間門房歸祠堂。此事若非汝來。將永遠為公所吃酒肉處矣。人心太壞。以致災禍相聯。今麥田

無望。尚須大家同心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以求甘霖速降。否則池水已無。井水亦減。則將渴死。果真至誠。當可得雨。以期早點種秋。尚可不至無秋可望。否則兩年不收。人將何賴。已於十三日令弘化社寄文鈔十包。每包二部。尚欠分量。因加了凡四訓一本。此書文理極圓滿周到。為一切人所當詳讀之書。智俊前日亦有信來。言其父曾習外道。伊先亦隨學。後閱所寄經書。乃不學其法。然尚有往來者。當漸為遠離。現今紙貴之極。印書之報紙。賤時二元三角一領。五百六張^領今已五元多矣。尚日見漲價。當保貴經書。否則後來恐無力能得矣。送人時。亦當以此告之。又須令其恭敬。不可褻瀆。

復趙智雲居士書二

寄書。乃國光書局。何可言佛學書局。國光乃批印之所。代寄乃彼號正職。無可領情。何用致謝。汝既皈依。當稱弟子。後學乃普通之稱。亦非用不得。但泛而不切。無所標準耳。時事日非。當勤念佛。無極要事。不得來信。不久當有遠公文鈔。各寄一包。以此書普通人不能看。故只寄二村各一包耳。學佛之人。心要質直。汝前所說。殆有不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復趙智雲居士書三

所寄各書俱收到。慰甚。人當知足。凡事不可過分計慮。汝謂欲修三聖堂。以為自行化他之根本地。不知吾鄉之民。十室九空。教誰出功德成就此事乎。汝一不知時局艱難。二不知光為何如人。在汝意欲光為之募緣。不知光從來不開募緣之口。以故不住寺廟。不收徒弟。即有信心者供施之款。或印書。或賑災。決不積蓄。以期死時除所常用衣被之外。無長物。不願令用所積之財物者。罵貪心鬼子。向知吾鄉吾家之人。不知佛法及僧是何等行為。故不敢通信。恐不知世情遠道而來。則將何以處。來去須數十元。即給彼來去川資。彼已吃大虧。我亦無此力。光一貧僧。何可開此一端。則是自害害他矣。去歲由張智甲言及。已開念佛社。故為寄書。俾知佛法之真益。不至以外道混佛法。此寄書事。或可相續為寄。其餘任何事項。均不能為助款贊襄也。僧不知法者。每每以十方施主之資財。養俗家。此係光頭俗漢。地獄種子之所為。若以此望光。則太將光看得不值半文錢矣。念佛堂。乃提倡之所。平常念佛。當在各人家中。不但不奔馳。且不廢事。即無相當地點。東門外關帝廟。村中城隍廟。或本分祠堂。或別分祠堂。每月或一次。或二次。略為宣說提倡。此外則各在自己家中念佛。多好。必欲建造堂廟。方好修行。則是不知修行之實。徒取張羅之名者之所為也。況現在都是緊迫功德。

錢一到手私事為難。不能不用。用則無法可還。便成莫大罪過。聞老人云。吾族有某人者。此係道咸太平時。向朝邑富處募緣。修玉局觀若干殿堂。又有魁星樓。玉局觀只一小廟。魁星樓即戲台東邊牆頭上幾條磚之魁星堂。其款通歸己用。後全家滅絕。十方錢財。唯有道德之人可掌。否則難免舞弊招禍。吾東社觀音堂。被回回所燒。後幾年。大家提倡重修。風水家云。高則與東方不利。與西方利。請吾父與稍西一老人董其事。彼聞風水之言。極力要高。不出一年。其人三子死其一。又一家媳婦跳井死。與西利而西反遭禍。與東不利而東竟無虞。是知凡事皆當秉公。不可以私意夾雜之。夾雜私意。難得好結果。光緒二三年。遭大年饑。合陽凡是讀書人經理賑務者。無一無弊。年饑過後。告發者有四十多處。吾村亦然。大家起鬨未告。唯西村不要讀書人經理。請一件姓老商人。久在家閑住。絕無一絲一毫之弊。凡賑糧米。即時分發。絕不一留。朝邑亦然。無有讀書人無弊者。一生意人也。與西村仵公同。可知人情稍有勢。則仗勢欺人。此二無弊者。非真明因果。知罪福。以無勢不敢作。一作則人必攻擊。故得其令名耳。以汝年富力強。後來或有此種事相委。故預為說其利害耳。

與齊用修書一

接手書。以冗繁之極。故遲復。歉甚。翀田分社。湊七百餘字。而於佛光究未能發揮。祈請令師易居士為之斧削。庶不至有刺雅目也。易師續詩已閱過。所言二處插入。恐不易辦。如未排及。則續於各門之後。已排過。則只好另附於後耳。閣下宿根深厚。若用十年功。當於佛門獨標赤幟。若最初即皈依一粥飯庸僧。豈不成終身一大歉憾乎。以故不敢擅為閣下作皈依之師耳。壽親紀念接到。三十壽詩甚好。又光年已七十一。宿少栽培。精神目力均不給。德森師年雖未老。精神亦頗衰弱。現有淨土十要。圓淨又欲排聖賢錄。許止淨所編之救劫編。亦允其代為校對付排。易師文集。不但無此學識。亦且無此精神。祈勿寄來。以免或有延誤。

與齊用修書二

佛光分社。文意似可取。文頗蕪樸。易師與汝均以為好。殆以人情之愛。並其文之不好。亦為好耶。至謂皈依之說。切恐汝後來有悔。故不敢應允。今既又說。只好將錯就錯。迨其深知其錯。不妨以為路人。或又令反從而師之。亦無不可。今為汝取法名為慧懋。謂以智慧自勉勉人。必期於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果能如此實行。則可不孤佛化。不負己靈。為一鄉之嚮導。作後學之南針。則何幸如之。淨土法門。名

為難信之法。前有講華嚴法師罵學者發心念佛為下劣種性。近聞一法師亦講華嚴。聞其學者為彼善信講心經畢。又與彼念佛一次。其法師云。汝已做銀行經理。何得又去賣五香豆乎。窺其意。蓋以念佛為辱沒也大矣。光非好說是非。且祈汝死心塌地。做愚夫婦修持。庶不至以善因而招惡果。為可憐可憫也。

復周霽光書

接手書。不勝感愧。光語不成文。何能發揮令慈懿德。但以現今時局仇孝。固不得不附於提倡孝道。以期稍挽惡俗也。懿德頌淒成百二十八字。不知可與諸大方家之鴻文併列與否。人子報親。宜取乎大者。祈勿事張羅。徒為耗費。節其所費。以作慈善公益。不但於親於己有大利益。而且可以開通風氣。俾來祝諸賓。亦得種福而仿行之。五九二編。字跡甚小。老眼難看。且其所說。非我所知。祈勿再寄。竊謂凡欲立國立家。俱宜向根本致力。使道德信義不孚。孫皆所不顧。唯利是欣。故致無可救藥也。以弱至其極之窮國窮民。不以道德信義是培。而欲以報復恥辱。激其決裂之心。是何異使徒手跣足之民。令冲彼刀林蒺藜之陣乎。光方外。

人本不足以言國事。不過以閣下不以愚昧見棄。不妨一吐所蘊。亦祝頌升平之愚誠也。今寄上文鈔一部。觀音頌四部。以答嘉贊。並代祝儀。令慈既多年茹素。虔奉觀音。尤當以淨土法門。常為勸導。俾得信願行。一一圓具。則他年壽盡。便預蓮池海會。與彌陀觀音。常相晤對。此之一著。乃究竟榮親報親之道。閣下既有信心。固宜於此致力。餘者皆世諦中事。究於親身心性命。無甚關係也。成就親生淨土。即成就親作佛也。親若作佛。已必蒙其攝受。光文鈔中有言。及親在。親臨終。親歿後。諸所應知事。祈息心閱之。未必無所益也。

示馬士弘書

人生世間。當各盡其分。其分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之分。此分一人或全。或有多半者。凡在己分之内。必須務盡己之分。世人不講盡分之道。故天災人禍。相繼而作。若各各盡誼盡分。則天下太平矣。諸分都好盡。惟父母之分。人多不識。故致有今日之亂象。使為父母者。於兒女始開知識時。即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理。則其兒女決定可成賢人善人。凡瞎搗亂之凶徒。與強盜土匪之惡類。從何而有哉。瞎搗亂者。強盜土匪。雖其人之罪。實由其父母不知為父母之道。故將能為賢善之姿質。令

其為匪盜也。人孰無父母。人孰無兒女。勿止以嬌慣為慈。教之以道。方為慈。今世亂已極。汝為醫士。相識必多。宜以善教兒女。可致太平為常談。則功德大矣。汝果能善教兒女。汝家之家聲。決定可以克振。須敦倫盡分。閉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餘尚易知。唯為父母一事。人多不知。故先詳言之。汝其勉之。方可為佛弟子。今為汝取法名為德弘。謂以自利利人為心。凡力所能為者。則為之力。不能為者。須令此善心發生增長。但發善心。亦有功德。必須以世藥醫人身病。以佛之法藥醫人心病。及醫不能治之怨業病。遇怨業病。當令彼改惡遷善。戒殺放生。吃素念佛。業力消。則病自好。此僉試僉驗之法也。醫士不在錢財上著手。自可積德。有種地獄種子。專門想錢。小病必使其大。則可以勒索求利。此種醫生。來生決定無人身可得。又西醫凡遇重病吃素者。必令開葷。及開葷而更加重。尚不改方針。此種惡人。來生必作悅人口腹之物類。汝既行醫。當思由此以培德。何可由此造業乎。其餘修持法則。祈詳閱文鈔嘉言錄。此不具書。

與張具孺居士書

世間所有境界。皆悉無常。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高岸為穀。深穀為陵。滄海變桑田。桑田成滄

海。白衣為將相。將相作白衣。種種吉凶禍福。皆足以損害人。皆足以玉成人。非特凶禍能損害。吉福能致益也。唯素位而行樂天知命之君子。為能隨處得益。否則。隨處受損矣。故中庸云。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此四句書。其旨甚深。惜人不善會。或致不得其益。今僭為註明。素猶現在也。非謂一向如是也。現在既得富貴之境。當思貧人甚多。福星甚少。心思所以拯溺救饑。以為同胞作幸福。使世人皆享其福。方可謂為行乎富貴。若富貴者。徒從事於財利衣食。以期榮身貽後。便非行乎富貴之道。行乎者。優遊自得。合道與義之謂也。素貧賤行乎貧賤者。非但一向貧賤者為然。即一向富貴之人。忽而遇禍。頓成貧賤。固當退一步想。作從來未得富貴之想。則其心固灑落解脫。絕無憂戚怨尤之念。則此遇禍貧賤。尚為玉成人之利器良導。知富貴貧賤。皆屬宿業現緣所致。而業由心造。亦由心滅。吾人在生死輪迴中。誰能常享吉福。不遇凶禍乎。然此凶是已往之業所感。吾當思出此吉凶禍福之範圍外。以全吾本具心性之全體大用。作一長享安樂之人。所謂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證本有之佛性。出幻妄之輪迴是也。然欲得如此修法甚多。求其最易下手最易成就者。無如念佛求生西方為最妙也。既欲往生西方。當厭此世界種種。

之苦。此世界之苦。說不能盡。苦固是苦。樂亦是苦。當欣西方極樂世界種種之樂。西方之樂。
當看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自知既生信已。應當發願離此苦境。入彼樂邦。如獄
囚之欲出牢獄。歸本家鄉。於是持念南無阿彌陀佛萬德洪名。以期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
生西方也。並將平日所有所作公益之功德。及今日安分安貧。不怨不尤之善念。用以回向。
並令家中眷屬。皆作此思想。皆修此淨業。雖處貧賤患難之中。猶然樂我天真。直進至道。較
彼遇禍愁悶怨尤。俾身心常受苦惱者。奚啻天淵懸殊也。素夷狄。素患難二句。可以意推。故
不詳說。其念佛方法。文鈔中具有。此不備書。文鈔中與衛錦洲書。宜詳閱。傅大士云。得如本
有。失如本無。此二句妙極。如本有則不生歡喜。如本無則不生憂惱。此心不隨境轉。故當安
樂。唯是富貴人。一向擺富貴架子慣了。一旦貧賤。便覺種種不如意。試思我昔貧賤時。何以
過活。即我從生來就是富貴人。而我祖我父。昔未富貴時。又將何以過活。縱已得富貴之後。
豈可忘本。便欲華衣美食。住高樓大廈。呼奴喚婢。以隨我意乎。彼小民有勞碌終日尚難飽
腹者。彼災民有求樹皮草根以充腹而不得者。我尚未至乎此。則當念彼苦。即日食粗糧。家
人自作衣食。無一僕使。亦猶享天福。其樂無喻。此隨遇而安之最妙法門。若肯詳察。則幸甚。

復念佛居士書一 按雜誌缺頁此信不全

……享餘。此系尊重佛戒。亦不得過為執著。世間正神。不妨以世間情理而為禮拜。但不宜如佛菩薩之常相禮拜耳。鬼神享餘。亦當圓會。以此布施。則係作福。若云決不可受。然則祭先祭神之物。皆當棄之。斷無此理。佛尚受人食。況受五戒之人。便不可食鬼神享餘乎。好佛法。而不重持誦禮拜者。皆屬空談之流耳。

復念佛居士書二 附原問

●問。大兒因本身夙業。與弟子夫婦遺傳之關係。缺少慈和。異常偏執。本擬寄托江易園居士教化。家庶祖母慮其路遠。倘有疾病。無人料理。不欲令行。故遂中輟。蓋亦此子福薄。不得早受善知識之陶鎔。然心願已發。或終有遂順之日歟。

○答。遠從易園。不如在家自教好。祈永息此念。光於世故閱歷已熟。汝尚難教。易園當更難教。以不敢認真苛責故。彼果是有根器的。在外也好。在家也好。否則。在外不如在家多多矣。

●問。諺云。家富不如家和。至於一家之內。不和之端。起於夫婦。延及子孫。忿爭之習已成。改之極難。惟有全家吃長素。庶幾日相薰習。化戾迎祥。弟子家中除弟子與大女二人。現吃長

素。其餘子女亦未敢十分違拗。但因內人不願長素。故諸子女亦隨之吃葷。使內人改吃長素。即可全素矣。又弟子兒女林立。用度浩繁。而內人不知大體。常到各房賭博。每月總有十餘元浪費。且漸使兒女傲尤。更覺危懼。弟子屢次勸渠吃長素。戒賭博。且常喻渠別家兵少。籌糧尚可從容。我們兵多。籌糧必須早足。方免潰亂。渠總不聽。茲擬一法與渠言明。此後如再不從。即將家務統行脫卸。潛避他方。一切由汝自負責任。俟汝修改之後。方始回家。如此主張。未知可否。敬求慈悲明示。

○答。彼等不能如法。一須以言勸諭。二須於佛前代為懺悔。祈其加被。令彼迴心轉意也。當以平心和氣說。世間富貴人逸樂致苦。貧窮人勤儉致樂等事。當做閑話說。久久或可以動心。若加以嚴厲聲色。則便成抵抗矣。不唯無益。且致更甚。又此話只可彎弓。不可放箭。倘汝真走出不理。則一二年。子女失教。不可成器。家資家規。當一敗塗地。汝何想出如此壞章程乎。宜永莫說。但用勸諭祈禱二法即已。

●問。弟子德薄才疏。局量偏淺。此後擬即謝絕外緣。在家孝親課子。虔修淨業。倘遇有緣。隨機勸化。終身如此。亦無所憾。區區之誠。當荷許可。

●答謝絕外緣。在家奉親教子。隨機勸化。實為莫善之務。
○問冤冤相報。是否為怨怨相報之誤。

○答。怨怨仇也。冤冤屈也。儒釋經典中多混用之。華嚴經有一半是怨。一半是冤。若過細講究。固當分用。

●問。弟子或與人發生忤意事。即起抵抗仇復之心。又遇女色不淨觀。提不起。當從因果上想。或姪二習太重故耶。

○答。此病當於無事時思量。有事自然不發此惡念。女色不淨觀。提不起。當從因果上想。或想母姐妹女等。則便消滅矣。

●問。昔年恩師復諭云。淨土法門修有專圓。由眾生根器不一致。諸祖立法不同。善導令人一心持名。莫修雜業者。恐中下人以業雜致心難專一。故示其專修也。永明令人萬善齊修。回向淨土者。恐上根人行墮一偏。致福慧不能稱性圓滿。故示其圓修。竊聞一句彌陀。普被諸根。豎徹五時。橫賅八教。六度萬行。無不包羅。依之成佛。綽有餘裕。何以專修僅限於中下。上根又慮其墮偏。則與普被賅徹等義似有牴牾乎。弟子愚昧。敬請明誨。

○答汝何得以圓話作偏說。一句阿彌法法全該。上根不能超出其上。中下則由其專精。故能獲圓益。上根能圓修。若偏專修。亦非不可。但於建化門頭。或恐不能普攝諸根也。汝先之

志其大無外。至今尚作此偏見。則其見理未能透徹之所致也。

●問敬問各寺中每有阿彌聖像。安東向西塑立。若課畢對之回向。適背正西。心殊不安。想以另至他處回向為妥耶。

約弟子一人言。非
謂寺僧悉如此。

○答西方極樂世界。方方皆有阿彌陀佛。能如法固好。否則。作此想則無礙。

●問大女性欠慧敏。卻尚靜篤。如阿彌陀經。感應篇。大學。論語。均已成誦。普賢行願品。女論語。亦能循讀。每日禮佛四十八拜。讀彌陀經。行願品。感應篇各一遍。念佛千聲。尚擬授以毛詩。使其多識字。再課以地藏。普門品。玉耶女。四十八願。九品章等。未知太繁否。不如專令念佛。易致一心乎。並求指點。曷勝感激。

○答毛詩萬不可讀。以國風多屬男女感情。彼女子未能立定腳。一讀此書。或開情竇。切記切記。女子有女子之事業。刺繡不學。亦無礙。裁縫決不可不學。若專一修行。或守貞。或出家。不學尚無大關係。然亦須學會方好。或從夫。斷斷不可不學裁縫。否則。後來必受其制。及受

人欺侮。

復念佛居士書三

某君聞其書價甚大。若以千佛圖徵文石印賣重價。則於理不合。似宜略有微利。則與世有益。以重價賣。則題跋之人。便成利媒。說甚流通。直是求利。又聞彼畫之佛。隨己意作異相。亦屬不法。佛與羅漢不同。羅漢可人各異相。佛唯手印少能有異。何能佛佛各異。若各各異。便成戲侮。其過非小。光序頌作好方。聞此說。使先聞之。則便不作靈峰之勸人夜禮觀音。不可死執。便謂定須夜禮。不過以夜靜心淨。最易見效。不使人知。亦不可執。乃治好名之念。若不死執。便謂定須夜禮。不過以夜靜心淨。最易見效。不使人知。亦不可執。乃治好名之念。若不能不令人知。則人知亦有何過。若炫賣自己修持。則便求名聞矣。今人不修法華懺法。何須簡察法華三昧修證之相。凡修一切法門。總以至誠恭敬。求心與道合。心與佛合。不以見勝妙境界為事。即可不墮魔事。若以躁妄心。欲見勝妙境界。其心之冀望。如飢如渴。即墮魔之由。縱令不喪心病狂。亦幸耳。非所應也。二子懶讀。亦夙業使然。宜令禮念觀世音。消其愚癡。則自肯讀矣。又宜為彼作功德。及念觀音。為彼祈禱。庶易見效。汝友之病。光有絕妙之方。若肯服無不立愈。但其方極枯淡。不但彼不肯服。恐其妻亦不許服。則便難為回春矣。汝只知

彼之病後未復原。又病又未復原。不知彼致病及不復原之所以然。何能令彼病癒身健乎哉。觀汝所說。光遂預斷彼殆於房事過度。因致得病。病尚未復原。又行房事。故心體萎頓。心神昏昧。睡不能醒。作事紊亂。即未能在家與妻常親。或有邪淫。或有手淫。或心念女色。精泄出。或復夢遺。此少年聰明人之通病。此病不治。或將死亡。說甚康健。況今在家與妻同居。其險甚於臨深履薄。妻若賢淑。尚不至甚。倘亦以此為樂。恐不久便嗚呼哀哉。與羅濟同。同一結果矣。汝若願汝友康健長壽。當詳示男女情欲之害。令彼與其妻同生兢惕。二人各相勉勵。立誓約斷欲一年。此一年內。不但不可與妻同居一室。宜令永不相見。令其妻常居母家。庶不至因見而動情。或不能自制。或強制而隨即泄精。則無益矣。又當常念觀世音菩薩。以祈陰相。普門品所謂若有眾生多於婬欲。常念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又將壽康寶鑑。令彼夫妻皆熟看。則彼此自知自愛。不至以身命為快樂而殞滅矣。寧波馬契覺民國十年帶病娶妻。未半年即得汝友之症。與人司帳。不能支持。次年春。乃避居法雨寺。日持觀音聖號。半年尚未復原。其母恐出家。挽其岳父與店中主人叫回。遂復司帳。然每一回家。便形憔悴。彼自云數月不歸。面相甚好。至家住三幾日。則直同另是一人。以病體實未大復原。復經虧損。

故致如此。去年九月。光至上海。彼來見光。面色甚好。及光回山。至寧波。則面色已遠不及先。光問。汝回家去過。曰。師何知之。光曰。見汝面色。知汝又有犯房事耳。彼曰。我到家住四天。只行兩次。便大現相。何也。光曰。強壯之人。七日方能來復。況汝係先受傷。四日便虧兩次乎。彼輒自嘆自慚。此子頗有善根。長齋念佛。雖未多讀書。所寫信札。文義甚通。然亦幸而不死。稍一不慎。則骨已枯也久矣。尚得有今日乎。彼妻不識字。不通文理。汝友之妻。識字明理。若肯以道衛夫。則汝友可卜壽康矣。光以汝等以光為師。如醫治病。必須詳說忌事。勿謂光以僧人詳論人男女房室事為失所宜。則光一番苦心。不付東流。而汝愛友之心。得其實效矣。祈以此字與汝友看。並宜再抄一份。與其妻看。又須各各存之。久則又看。將見夫妻偕老。子女悉皆龐厚而健壯耳。光說汝友之病。或恐彼猶以為然。再引孟老夫子為彼說之。孟子曰。養身者。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言少欲死者少。則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言多欲則不死者少。少年只知姪欲為樂。不知其戕身殞命之本。樂在乎一刻。苦在於永劫。可不哀哉。民國十年。往揚州。繞道到南京。望王幼農。彼留住一日。因會一未晤面之友劉圓照。圓照請其友魏梅蓀來。係翰林。又係富家。故其嗜好獨重。彼云。我也信佛法。也肯

念佛師文鈔也看過。就是不能吃素。光云富貴難學道。然欲吃素我也有法子。彼云有甚麼法子。光云請將光南潯放生池疏熟讀。決定就能吃素矣。若一二次讀則不可。須讀了又讀。讀了又讀方可。此十年八月十二日話。至十月彼六十生辰。恐殺生躲到金山過生日。回來即長齋矣。次年即發心開放生道場。彼不能吃素者。一知其所以然。便即直下頓除嗜好。汝友若能熟讀此疏。及光文鈔中諸戒殺文字。當亦有所不忍。不但不敢買活的殺。亦將並死者。亦不忍下咽矣。

為靈巖山寺訂購影印宋版藏經函

手書備悉。今為靈巖山請一部。其款共五百八十八元。經五百廿五元。郵費二十元。四摺書套四十元。郵費三元。祈持此字往太平寺

向真達和尚取。光有款存彼處。必即見付。書出。祈郵寄蘇州木瀆鎮交靈巖當家妙真師收。每次均須寫清楚。共若干包。庶不至遺誤。

復鄒智章居士書

前接汝所寄相片及書。以無暇故。至今方復。世間聰明人。每以男女房事當家常茶飯。致許多皆短命而死。縱令不死。亦成殘廢。汝之病。豈世間藥所能治乎。祈息心。常念南無觀世音。

菩薩果至誠懇切。屏除妄念。則必能血不吐而精不遺矣。若姪欲心不息。念菩薩心不切。則難感通。且莫說菩薩不靈。我語虛誕。

復許慧舫居士書

觀汝書。知汝之病。太可憐。當屏除一切閑事。一心念觀世音。何得又欲寫經。以求留名於彼館乎。今為汝說一無法可治之治法。汝果能發自利利人之誠心。則必可業消而病癒矣。徐蔚如於民國十年。在北京料理刻藏經事。彼以用心過度。二年前得一脫肛病。大解後。須睡一刻。候其升上方。敢動。正月初。有公事。刻不容緩。抽解畢。即坐車去。一經摩擦。遂永不升上。七日夜痛得不能忍受。如許多針同砭一樣。痛極無聊。因發心云。此病太苦。惟願我多受些時候。願世間通不受此種病苦。隨即念觀世音。未久睡著。及醒來。完全好了一年多老病。從此永斷根。彼後與光書。光謂汝此病雖由用心過度。亦屬宿業所召感。由汝發此大菩提心。故得立消宿業。而永斷病根。此心殆不易發。彼云因其時正校華嚴經十回向品。十回向中之大願大行。非凡夫二乘所能冀及。汝不於真實懺悔上用心。而於虛幻名聞上用心。縱有利益。不奈宿業深重何。

復陳慧恭居士書

人之入道各有因緣。近來甘肅一弟子名鄭哲侯。年六十四歲。六十以前見佛將若浼焉。而遠避之不暇。六十歲見文鈔而讀之。率其家人吃素念佛。若將不及。今年屢寄鉅款。祈為薦先懺罪。齋僧放生。請經雕佛。並助幾處大殿工程。若是人者。初則不願聞佛名。今則念之。唯日不足。世有善人。不肯念佛者。亦是宿業使然。不知佛為一切眾生之大恃怙。又雲南一弟子。年將四十。孝友成性。勸其父母吃素念佛。其父甚通儒道各義。又信禪宗。不以念佛為事。彼多方勸之。並令看文鈔等各書。其父遂倡導。不遺餘力。其子四月十五得急症死。其母以子死。即服毒自盡。豈知服毒後。身心安樂。正念分明。念佛安詳而逝。停屍二日。絕無臭味。至六七日。布灰於地。大顯蓮華等種種祥瑞。一時地方人。各各生正信心。念佛到純熟時。毒不能毒。其父前日有信來。光為彼寄書七十包。以助其化導。沈一機既發心皈依。當必大為提倡。以彼曾為林長。樂善好施。當專以此法門為宏揚也。今為彼取法名為慧揚。謂依佛智慧而為宏揚。普利自他也。

復契如居士書

法名另紙書之。祈為轉致。允明八十有二。當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除此二事之外。一切通不計慮。又須令各眷屬於彼臨終時。大家同為助念佛號。不可預為揩身換衣。問後事。及閑安慰。直念至斷氣後過三點鐘。然後再為安頓。庶不致以孝心而誤親了生死之大事也。當按飭終津梁。以勸全家眷屬。其他均令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吃素念佛。決定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是為至要。放生序另請人作。以目力精神不給。人事叢沓。以七十五歲之老人。何能應酬此各事也。

復寒世子函

物猶如此。已交習勤所排印。光為廣布起見。改作一卷。統一頁數。前光作一序。凡前所有之序。均續之於後。目錄亦歸一處。其中之文。概未改動。以光目力不給。不能看。徐公學識頗富。惜於佛法尚甚隔膜。此書乃世間法。固無不當。唯通慧鑒第一章評語中。引外道心經註。不無小疵。此君之最小門生。在普陀山出家。曾與光詳說其師之事。壽九十六歲。臨終天樂鳴空。蓋生天爾耳。物猶如此。作三號字排。大本子。每面十二行。每行卅二字。亦擬印三萬。此紙

型貴社要用。亦可令送一付。然此原紙型。仍可刷印。非歧路指歸修改文言者比。如欲用者。祈為示知。以便令其多打一付。歧路指歸紙型。送北平中央刻經院一付。自存三付。物猶如此。亦欲作此辦法。現在世道人心無法可救。以此之故。或可有感發之益。

復趙俊峰居士書

以前不敢致信者。以南北道路遼遠。一行非數十元不可。況土匪到處充斥。若路上遇此種事。則將何以處。又彼等皆未見過。真假難辨。若來。光亦無法安頓。是以一味不通函件。為最穩妥之辦法。今則已通函矣。當與鄉人說。千萬不可南來。以一來非數十元不可。且光明年定規離蘇遠隱。則不得見。即見。光也不能接濟回去之盤纏。況南方碼頭上壞人甚多。看見鄉棒。彼便用計騙誘。必令所有通歸於己。方可甘心。又念佛一法。是按經典所說而修的。不是有秘密的。絕無口傳心授的道理。何可冒險而來。即來。光也不能供給你們用度。以光一介貧僧。一向無廟住人家廟也。無一個出家的徒弟。即有人送我錢。隨來隨用。並無餘留。若同鄉同族來。勿道無錢供給。即食宿亦難應付。以一人而供給若干人。何有此力。又素不相識。何可冒昧而來。既是冒昧而來。只可以不相識拒之。以免由一人以招致多人之屢屢攬

擾也。人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必無此種無道理之希望。否則只可自貽伊戚。

復張智甲居士書

數日前接汝書並益貴之書。因令寄赤城紫光二念佛堂各一百廿五包經書交趙俊峰與王信甫。昨日方與彼二人書。只一書令二人同觀之。益貴之書附之於內。非圖省費為少轉折耳。三日前又接趙武坤俊峰之弟等三人之信。謂欲明春來蘇。光於俊峰函中詳陳來蘇之禍。令彼與大家說之。以免彼此同受其累。了無所益。南來一次。百元不足為用。彼等辦得到數十元者。恐不易易。若來。光將何以處。又況素不相識。只用鄉族之名而來。一人已不好支應。人多則將何以處。即完全給彼盤費。在光則力不能支。在彼則空跑一回。尚花數十元。世間無知識人。每每由窮而生此等希望。反成窮上加窮。彼此同受其損。祈居士發慈悲心。亦與俊峰信甫信。勸一切人勿萌南來之念。但按所寄之嘉言錄等書修持。即便能得真實利益。居士若能詳敘利害。彼無知者。當不至特來討苦吃耳。況光明年當離蘇遠隱。我一身尚嫌多。無地可安。何況彼等素不相識之鄉人族人。何能令彼均得滿願而歸乎。此事關係甚大。若不設法極力阻止。則由此受累。或致死亡於外者多多矣。祈為發慈悲心。庶光與鄉族同沾。

實惠矣。九華志出期不能定。大約在夏間。出當即為汝寄一包。何須預問其日期乎。此係工作人作主之工作。非專為此事令彼立即按期交貨之工作。彼所應事甚多。各各都為慢慢作之故也。又吾家立嗣。完全失宜。光已出家。何可立嗣。已令嗣吾大兄兼祧二兄。光係僧人家堂。決不可立牌位。立則僧俗混濁。尊卑各失其宜矣。

復江有朋居士書

光一向不信醫地。故輔堂在報國時。即直與彼說。光所不知。不敢為人介紹。以其關係甚大。每見風鑒家皆言前人之建築為非。而亦不知已所知者。未必能驗。只可令無知之人迷信。不知反令有知識者不信也。

復崔德振居士書一

前次之信。不願為復。以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令人如是行。若令汝做。也不能一一全依。蓋如紙上論兵。威猛無敵。若或兩陣相近。則祇有逃走一策之大本領耳。光以是不敢贊成汝之計劃。至於終夜助念。何可以載流三班念佛之人。不離當初為例。是知汝之立法。均未設身體察。至於與某大法師書。意實可佩。語欠婉和。彼竟以為毀。不道歉懺過。則其平日

自負為唯我獨尊。全體彰顯無遺也。彼當然贊成汝之精進組之辦法。亦可見彼之素志。所慕者大。不詳其細耳。復游有維一篇。光極佩服。惜彼迷之已極。香臭邪正。真偽利害。無一不錯會。故亦無改過回頭之效。為可憐可憫也。光老矣。無手眼二鏡。不能閱來書。然亦甚模糊。況復書乎。以故無論何人均以以後切勿來書拒。依舊打之繞。此是宗意。須有悟處。方可徹知。魯川自命是通宗通教之大通家。尚錯會其意。閣下即欲令示此意。誠所謂遊戲而問。閣下且放下一切閑知見。一心念佛。念到心佛雙亡之後。自可發一大笑。完全了知。未到此時。若別人與說。亦不得而知。譬如已到舍元殿。其殿中種種悉皆備知。若為未到者說的縱明白。依舊是茫然不知。宗家之語句。通是教人參的。若以文會意。不但不得其益。尚且以誤為悟。其罪極大。即令真悟。尚去了生脫死遠之遠矣。以彼唯仗自力。非大悟後煩惱惑業斷得淨盡無餘。方可了。否則莫由而了。念佛法門。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閣下之根性。只可學愚夫愚婦之修持。若妄效曹魯川之身份。誠恐墮落三惡道。為準程的。何以故。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因茲壞亂佛法。疑誤眾生故。文鈔等寄一包來。若不嫌鄙陋。祈詳閱而依行之。庶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也。若以其不堪寓目。則轉施於不具目。

者。以後只可與範九談敘。不得與不慧通函。以無精神應酬故也。

復崔德振居士書二

今晨接汝及周善昌書。汝只意想此事之結果。善昌則將光所說滅法之事項。略為表出。幸與光書。不致徒勞招禍。倘與好高務勝之大法師書。決定極力贊成。則縱欲中止。其所費錢費心。已不堪設想矣。光一生不與人共做事。南京法雲寺。乃魏梅蓀硬拉入。然亦無甚美滿之大利益。以今人均係自私自利的種性故也。

法雲寺乃空膺名譽會長之名。梅蓀在世。凡事均函商之。彼去世。則光不過問矣。此語切勿發表。以免招人含恨。又及。

復崔德振居士書三

道不同。不相為謀。彼非棄捨扶乩。不可令其皈依。十月間。有天津一金丹道。寫信來求皈依。說得極其誠懇。因彼所問者。多屬外道話。光遂說其狂妄。彼便來信大罵。凡此種似是而非之一般人。當與彼絕交。下畫圈二字免致破壞佛法。

復崔德振居士書四

如子憶母。憶佛念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為一切人念佛最切要之妙法。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學佛人日用所當遵守之洪猷。自行如是。化他亦然。倘捨此而欲越分立功。縱有小益。必伏大禍。且勿謂為老僧迂談。則幸甚幸甚。

復崔德振居士書五

生此末法。自無資本。承諸人之厚意。於此朝不保夕之亂世。欲將諸宗之經論悉通。而為此朝不保夕之人民。弘各宗之法。此語乃汝敢說。光則不敢說。何以故。勿道汝無此本領。即有此本領。與佛無異。亦只是契理而不契機。何竟不以淨土為提倡乎。將謂一提倡淨土。便不顯閱藏之所得。而失自己大通家之身分乎。汝完全在夢中說夢話。光恐汝後來著魔發狂。故不惜苦口。息汝狂見。閱藏則可。弘法當有專主。汝於佛所說三根普被。九界同遵之法。於朝不保夕之時。尚不欲專一其志。足知汝不知世務。狂妄自是。又既知閱藏知津。何又先說多少章程。光意汝未知有此書。後又提及。益知汝自作聰明。不依古人之極善成規。至論各宗專經論。當看法海觀瀾二本·揚州經院有版。即遍通各宗。其弘法於朝不保夕。救死不暇之時。決定不可不依淨土法門。此萬無一疑之定章也。汝宜自諒。否則非吾徒也。所求法名。另紙書之。光

初六往申。十七即回。初九起七。不入眾念誦。在寮房自念。午後只說一次開示。無論何人均不會不受饋遺。十六留一日。為說三皈五戒。此事光不許。屈文六再三說。故為說一章程。因目不見字。只照平常方便說。光令人代。彼不許。亦只好隨他去。所有香敬。無論多少。均作會中費用。故能不至累死。否則非至累死不可。十八回來又入關。以避各處邀請。光老矣。以後永不許來信。亦不許介紹人皈依。凡閱經所鈔及所悟。所發揮之稿。均不許寄來。以無目力應酬故也。

復李德明居士書一

汝書與四十元。俱收到。汝之為母之誠。可謂至誠無加。然當以此誠。勸母吃素念佛。求生西方。方為究竟有益之孝。世間習俗為親謀者。屬皮毛上事。尚有加親之罪。如以肉食奉養為孝。累親墮落。終預泣。並喪祭用酒肉及待客等。此種事理。在俗人不知。固不足責。若佛弟子。猶狃於習俗。則是借此以博孝親之名。實則破壞親之出苦之路。成就親之墮落之方。其為孝也。與羅刹女之愛。無有少異。飭終津梁。並喪祭須知。另寄書三包。以答汝五元之敬。閱之。自不至以孝累親墮落也。汝書到後。有人往靈巖。交三十元。並汝之信。令當家師對大眾讀而解說之。令設齋上供。供佛及

羅刹女擗人將食之。我愛汝。故食汝。

僧並散覲。又念普佛一堂。此以汝之誠。非成例也。報國於十七日午供麵。僧只五位。有二位出外未歸。適有客僧四位。人各覲大洋二角。寺內在家七位用人亦然。令彼生歡喜心。將近吃飯。上海來四位弟子。頗為有緣。近日冗務頗繁。故為遲遲其復。祈慧察。

復李德明居士書二

人心本善。隨習而轉。隨於無信之人。則便毀謗佛法。隨於有正信之人。則便修持淨業。社會國家之興敗。視其首領之人可知矣。現在亂至其極。當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為挽救。彼肯依從。則再為說淨土法門。俾其同念佛號。同生西方。是為最要一著。劉以書諸人。既欲皈依。今為各取法名。另紙書之。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不能詳為開示。今以彼等香儀六十五元。令寄書四十八包。每種各與八人一部。有餘。則送有信心。通文理。能恭敬者。以後詳閱此各書。則無疑不釋。亦用不著函詢也。當令彼等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庶不負此日求皈依之素志也。餘詳文鈔嘉言錄。此不備書。祈與彼等說之。

近聞一戒烟妙方。用方方一尺紅洋布剪作廿四條。每吃烟前。先以烟籤子插布一頭。下

放一碗燒此布條。灰落碗中。用開水沖服。然後吃烟。不待此布條吃完。新試其癮即斷。果靈。則當大為傳布。以救烟禍。大麻瘋為古今中外不能治好之病。現已有治好之方法矣。初機先導後附之。祈詳閱。又戒烟方後有治瘧疾方。靈極。治無不愈。有一二三年者。亦可一治即好。亦祈普為一切人說之。以後無論何人。不許來信。若請經書。當直與弘化社接洽。不得令光為轉。又及。

復李德明居士書三

歧路指歸。李圓淨初校一徧。凡俗體字。略為標改。亦有二三處。稍為修改者。寄來。祈付排。光又詳閱一次。有語意欠圓處。為補足。德森師又閱一次。改用○。以省語意。亦有補足處。凡難認之土話字。光改作易認之字。章程亦改作實行。以祈省紙。凡問字上加一●。答字上加一○。即實排下去。問答皆另起頭。弁言前光與德森師各作一序。書後以甘肅秦安一老儒。初關佛。遭報後學佛。作發露懺悔文。附之。彼祈光作跋。同附之。以為讀書者之指歸。已付游民習勤所令排。排好當打三四付紙板。擬送道德書局一付紙板。前之板當收回焚之。祈與該書局說之。庶不至或有不肯。此書初次先印二萬本。以後續印。或有數十萬也不定。待印出

後當寄幾包來。閱之。自知其用意。光凡所印書。皆不敢曠用紙一本省一張。十萬本即省十萬張。為費大有可觀。現今人民困苦。吾人雖欲利人。亦不可祇圖好看。不計物力維艱也。

復李德明居士書四

十餘日前。孫鶴年來所帶各食品。均令大家同餐。參花與德森師。以光一向不喜多事。此物或存或服。皆甚絡索。鶴年之人頗誠實。現先令在報國住。待有合宜之師。當令其依之剃度。此事不可著急。光一生誓不收徒。須待可以拜師者。再令依之剃度。本宜即復。以人事繁。而目力精神不給。故遲至今。現歧路指歸將印。印出當令儘二百四十元。見款為寄書。

復李德明居士書五

令慈年老。當為眷屬說臨終助念之利益。及未終前即為揩身換衣哭泣之禍害。令彼等練習熟悉。利害明了。若到臨終。便可決定往生西方。若不令練習。及不說利害。則十有九個被眷屬之孝心所破壞。俾仍在六道輪迴中受生受死矣。詳看飭終津梁自知。七人法名為開去。每人各寄五經十要等三包書。以資修持。前所來之後。生于閏月初旬。有天台山國清寺僧來。令其帶去。或住持收。或別人收。均可。以國清寺住持。亦是蘇州靈鷲寺住持。素所知其

為人。故令帶去。祈勿念。歧路指歸。不久當寄來。又有淨土五經。亦不久寄來。物猶如此。大約六七月可寄來。莒縣之書。仍歸彼處。歧路指歸。打五付紙板。一送上海道德書局。一送北平刻經院。物猶如此。亦然。現已令排。改作三號字。俾老人易看耳。亦擬印三萬本。

復李德明居士書六

世間事要做得無過。均須要盡一番心力。若一不細心。則功少過多矣。光于去秋。始知毒乳殺兒之慘。故于息災會開示中說。若生大氣後。當過一日。待乳之毒性轉好再喂。今春以屢聞人言死者病者之多。因作一毒乳殺兒之廣告。云當過三日再喂。其書印出。寄于南京一弟子。彼以此事說與其妻。其妻係西洋人。云此名火急奶。須一生氣。隨即令心平氣和。否則懷恨在心。乳難轉好矣。氣平後半日即可喂。喂時。須先擠出半茶碗倒了。再令兒吃。即無患。若過三日。奶或發脹痛。反為不美。故即令改紙板。第二次三萬。當無誤。又言月經來時。亦不可生氣。一生氣。月經即止。以故女子未嫁。亦有月經不調之病。竊謂此事。于家庭教育。國家人民均有關係。以女子從小須習以性情柔和。則可無月經不調。及大氣致兒死。小氣致兒病之患。既性情柔和。則無口舌是非。而家庭和睦矣。祈將此意。與一切人說。所有息災開示。

毒乳殺兒廣告。頂格批明。下之過三日。字抹殺。則了無後患矣。

手書並卅三元俱接到。十七人法名另紙書之。自儒者破斥因果。世之狂者愚者。遂得大逞其志。各人瞎造謠言。立一教門。引誘無知之人。入彼邪黨。而且秘而不稍洩露。故致全國之人。多半入于邪途。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之大妄語。而無所畏懼者。皆由宋儒闢因果輪迴。以壯其業膽也。今為寄文鈔二十部十包。嘉言錄三包。了凡四訓二包。其皈依者。能看則送。不能看不必送。以送有信心。通文理。能恭敬者。

復郭慧泰居士書

汝欲發起現在未來一切人之信心。豈數句可以達到。今為一序。共六百四十二字。雖文不雅馴。而意有可取。宜請善書者。書作寸餘楷字。不可用潦草行書。篆隸等體。俗體帖體。亦不可用。寫時須留心。勿令錯訛贅漏。當做一木榜。或貼或刻於上。榜後木縫。用厚新夏布。斜剪成條。生漆糊上。則不至裂開。庶垂永久。掛於眾人矚目之處。庶有利益。凡圈點。亦宜照樣用。俾文理淺者。亦明瞭其詞意。舊夏布萬不可用。以無力。久則裂開。光老矣。目力不給。以後不許又令支差。若再來信。亦不復。非不欲結緣。無力支持耳。

致了願法師書

光目力不給。略看三幾紙。大意頗好。間訊之訊。從言從凡。相沿每書作訊。不可用。繼又通看一遍。略有標補。以後無論何種文字。概祈勿寄。祈原諒是幸。

附妙真法師與了願函

禮拜阿彌陀經法。已呈奉印老法師慈閱。即蒙鑒定稱善。今因法藏寺慧開和尚返滬之便。原集璧奉到。祈察收。

復洪無我居士書

昨接手書。知由自修淨業。並令八十二歲老母往生西方。實為能事其親者。若以此利益。普勸一切眷屬。及諸同仁。則其利溥矣。光乃粥飯庸僧。於禪教律密。均無所知。唯知淨土法門。為我佛一代法門中之特別法門。汝既不願做大通家。故適相契合。然文鈔已看過。此外別無可說。況近來目力衰極。不能多書。今為汝取法名為智導。謂以深明淨土法門之智。普導一切人同出此五濁惡世。同登彼四德蓮邦也。今將前年上海息災法會開示錄。與雲南鄭德純之念佛懇詞寄來。開示錄有毒乳殺兒之廣告。為古今未發明之一大事。初令印六萬

冊已釘出者發送將半。去年後郵路不通。游民習勤所被炸。凡釘好未發出之書。均成灰燼。光之損失當在二千上下。此外還有物猶如此。及所印單張均在內。念佛懇詞後附初機先導。內有一函遍復頗有關係。當詳閱而隨機說之。開示錄後之治癆疾方。靈極宜為一切人說。治無不愈。汝洋拾元。當作印文鈔續編之費。大約明年夏。當可出書。為汝寄幾包以結緣。此次比前之派頭各別。彷彿是勸世文。然於人生與死之二事。及敦倫盡分。篇篇說之。以期全國悉注意焉。

復施宗導居士函

汝父臨終如此。又加汝等助念。足可往生西方。現在殺劫尚盛。前途危險。當勸眷屬。及與鄉人。各各吃素念佛。以求往生西方。否則後世做人。不知又如何苦惱也。汝父光於朝暮課誦回向時。為其稱名回向一七。以盡師弟之誼。廿九人法名。另紙書之。文鈔等須待八月初性寂師回蘇。令彼為寄。德森師以校書住上海太平寺。大約九月可回蘇。弘化社事。待他回來再按實安頓。現只照本一法。半贈全贈均取消。以維持無人。不能照舊。幸郵政已通。然路上猶有兵匪。若遇見或難免遺失。光擬寄數十包於汝。祈酌分送。多則隨便結緣。以後有欲皈

依者令皈依當地僧。光無日力精神常應酬此事。去年至山頗安閑。自六月郵政通。日見繁瑣。若不拒絕。則日不暇給矣。凡皈依者。令彼各各實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事。以為世間善人。吃素護生。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以了生死。以此自行。復以化他。普令同人同沾法澤。否則後來之苦。比眼前有過之無不及也。嗚呼哀哉。此之禍根。近由家庭無善教。遠由程朱闢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實理實事。謂為佛設此法。以誘愚夫愚婦奉彼教之根據。實無其事之邪說以釀成之也。

復蘇致祥居士書

昨接古農及汝之書。備悉貴地外道興盛。汝能捨外道。冀修佛法中淨土之特別法門。亦可謂宿有善根。然其自高自大之處。絕不自知。故知雖讀佛經。也只是皮毛而已。古農係朋友。凡來信。均稱弟子某和南。和南即稽首頂禮也汝十五人求古農介紹書。並無致光之字。稱名處。只云蘇致祥合十。汝入外道時。當不止合十而已。光文鈔中有清世祖章皇帝與玉琳國師法徒茆溪森禪師書。署名處尚稱法弟行癡和南。使汝為皇帝。則又不知作何種輕人自大耶。今將古農之信附函寄來。又祈查文鈔卷一六十七頁復尤惜陰書自知。茲不詳說。汝既知光目

力衰。何得寫此種小字。八行信紙。作十六行書。何得惜紙而不怕光看時吃力乎。光宿於日上。大造惡業。故生才六月。遂即病日。一百八十日。日未一開。後還能見天。已屬大幸。今七十九歲。雖徑寸之大字。不戴鏡尚看不清。凡來往信札。必手眼二鏡雙用。方彷彿能見能復。汝將謂此書與古農非與光乎。古農尚能為汝鈔。有是理乎。師者。人之模範也。此種處若不訓示。則是自輕佛法僧。亦令人輕三寶也。且莫說光好求人恭敬。此正光恭敬人處。否則於三寶尚不肯說一屈字。況實行禮敬乎。如此學佛。決無大益可得。欲超凡入聖。須待驢年。或可夢見。若馬牛羊等年。斷無此因果不相符之事矣。故曰光實恭敬人也。餘詳一函徧復。不贅。

復圓瑛法師書

前日接手書。知誣事已明。送回講堂。而且於此危險之中。得大相應工夫。可謂因禍而得福。正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願從此後。專以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法門。以為在三界牢獄中諸佛子說。則其利益。唯佛能知。至於光及寺中諸師祈禱。乃吾人本分事。何足稱謝。所匯之款供眾。亦可令大家深信佛力。法力。眾生心力。三皆不可思議。而各各皆得淨念相繼。

之工夫。即財施為法施。咸皆感謝也。本欲即復。以有必不可緩之差事故。至今始復。

與妙真大師書一

茲有阜陽弟子趙師遠。欲在山小住十餘日。祈為介紹。其人與王宗一皆屬親戚。在山也不必當客待。但以家常茶飯。一日三餐即已。如彼有精神。亦可隨喜念佛。但不必拘定常常去念耳。

如彼欲開銷。即以直告。亦不必彼此克己。但以適中為準耳。又及。

與妙真大師書二

適王碧塵之妻來言。一親眷病臥已久。欲打一七。光令隨十五人二十人。如日期定好。即來字通知。

與妙真大師書三

前日下午飯頭來交信。以有客來未看。至夜方看。知昨已起七。因即與王慧豐通知。彼往華家商量。四點鐘來。交洋三百元。二十眾打七二百元。供長生牌位五十元。供佛及僧。並箔鏡洋五十元。約於十六日早。派人陪王慧豐及病人之女十五歲來山禮佛。下午即回。令彼只著

家常衣服。以免招小人之覬覦。

與妙真大師書四

華家只打一個七。請二十位牌位供薦亡及延生兩種。當念阿彌陀佛。以阿彌陀佛。即是無量壽故。王家老太以其媳病瘧甚重二十餘日。以十元令交靈巖供佛及僧。光將治瘧方與之次日即愈。

楊振仁法名智超已來。今晨當押妙圓師靈船來。其人以諸事不順。耳稍重聽。當視其質而安頓做小工茶房也好。不必定令司揀收也。

與妙真大師書五

大劫臨頭了無可避之地。光素不喜動。況此種到處放炸彈之惡劇。豈肯捨所安之地而他往乎。以故信亦不看。聞季王吳黃李諸居士全家均來山法會弘開。亦為不幸中之大幸。果能大家至誠念觀音。當可大振我軍威勢。此亦在局外相助者。從洋人人中國七八十年來。與彼之戰。了無一勝。一六小勝。此次之勝。為從前所未有一以日人太凶。大悖天心。一以我國近來念佛者多。故得蒙三寶加被。有如是之現象。光早晚求三寶觀音加被。日人息滅惡。

心發生善念。不與中國為障為礙耳。聞黃居士前者大被風雨。因來函列名有黃在內故老人作是說·森批恐或生病。今裝四洋鐵瓶大悲香灰。若有病者令其沖服。當可即愈。此灰已加持五六千遍大悲咒。此四瓶可作數百瓶大悲水。明心也。令服點。祈普勸若緇若素同念觀音聖號。或可不久彼自求和。則吾國數十年之辱可以稍雪矣。切勿以光為念。死生有命。況光已望八之年。還有何怕死之念乎。

與妙真大師書六

見字即擇真有道心之人十位。或二十位。單於一處。念觀音聖號三日。必須自己常去料理。以免悠忽。竇存我之父。乃一倔強不知世務之人。因數年來小輩以存我待彼等頗惜錢。而與做功德。則不惜錢。小人又乘此以挑唆之。存我之嫂頗聰明而壞其父鴻年。決欲分家自理。且又不洞音事董事。又不知人情。一經彼管。後來或致一家受殃。存我八九年前印書錢。有二三千。明道處。靈巖及弘化社。所用為數甚巨。當此無法解決之時。只好求菩薩加被。令其父一旦醒悟。仍交存我。則尚有可救。否則非到一家失所不止。此款歸光出。勿與餘人說所以。但勸其發報恩心。求大士加被即已。今晨海瀾來。詳說大概。二點鐘去。三點鐘存我來。知其絕無辦法。令念觀

音。並許自己及靈巖為助。

又其父完全不知世務。故已七十六歲。尚為愛孫子故。令其分家。且將帳本收回。
一姨太太先已過世。彼若一不甚好。便會包而去。一旦命終。則一家之依靠必為壞人偷去。便成無依無靠之窮人矣。可畏之至。

與妙真大師書七

昨函復也。未今午陳才華匯來洋五百元。而未取來。有如皋飯依弟子何慧幹。率其子並親眷二媼。將朝天竺。又欲來山觀光。兼念普佛。今日在山宿。明晨回蘇。下午坐小輪往杭州去。祈為指導。並令隨喜念佛。以種善根。即午

又所帶之水果及香。亦令帶來。又有一空盒。以作裝香灰之用。待有時。貯以持來。

復杜蔭南書

觀來書。知宿有慧根。然只期做大通家。未能死心塌地。實行了生死之要事也。信真願真。何以念佛不肯常念乎。念佛一法。極易修持。並不用擺脫資生事業。朝暮隨各人工夫。立一功課。此外則一切時。一切處。均可常念。或聲或默。各取其便。又須攝耳諦聽。此法妙極。大勢至菩薩都講六根。聽則心歸一處。名為淨念。久而久之。心自為一。今只以少時之念。而欲無妄念。何可得乎。

答陶治公書

昨接手書及邵夫人書。備悉一切。邵君為國而死。死得有功。邵夫人宜息哀念佛。庶可存殞咸益。若只痛傷於邵君。於彼及自己。俱有大損而無小益。以邵君由彼痛傷。便難忘情解脫。彼自己不但不得念佛之巨益。且受身心之痛苦。以彼素未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故只生感傷之痛。不修超薦之益也。念佛法門為律教禪密之歸宿法門。等覺菩薩尚須以十大願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況以下之一切菩薩。及修學之諸大德乎。永明之本。當已久證佛果。然既示生世間。必須作自利利他之行。念佛往生西方。乃自利利他最上之法。故以身作則。而極力提倡之。以期盡擔荷佛法之職。而慰如來說法之本懷也。今人多不研究。或完全不知。所謂習矣不察。或恐提倡淨土法門。人或藐視。謂其無智慧。故不敢耳。此正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之流輩也。須知淨土法門。乃如來一代所說一切法門中之特別法門。愚夫愚婦心無成見。則易生信。通宗通教者。知為特別法門。則必極力提倡。若通宗通教而以特別法門作普通法門論。則不但不生信。且將闢駁矣。以故名為難信之法。故光常曰淨土法門。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

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六凡三聖之九法界同歸。十方共贊。千經俱闡。萬論均宣也。汝能信得及。許汝往生有分。祈將此字與邵夫人看。倘領會得。當立即痊癒。否則。亦只世間夫妻之情誼而已。彼匯四十元。當為印經書用。以期消彼夫妻母子之宿業。增長往生之善根。亦因禍而得了生脫死之大幸福也。書至此。邵君死國始未方來。光目力不給。勉看其事略與自敘。知其非凡。所惜者。專心世間法。絕未涉獵於佛法。具此聰明。若再研究佛法。其所樹立發揮。當不止此。以故古之建大功立大業。精忠貫日月。浩氣塞天地者。皆從學佛得力而來。而史官只記其事跡。不詳其道源。故世多不知。光於林文忠公所書經咒跋中。大為發隱。祈祥閱之。自知光言不謬。

復余慧通居士書

廬山大雄院興之甚好。然真實僧頗不易得。固不可不為留心檢察也。凡學佛法。必須先要為了生死。今之在家居士。稍聰明者。多多皆欲做大通家。冀在稠人廣眾中宣說。並留其手筆。以示後世。俾現在未來。皆以我某人為大通家。至於對治煩惱習氣。及如何可以現生自了。則不過問。有若優人扮帝王天僕。便樂不可支。不知只是假的。下生來世之頭面。又不知

是何等相狀。可哀也已。

復瀏陽劉澹然居士書

觀汝來書語氣甚大。凡老實念佛之話。絕不肯說。而一味依宗教家之大派頭話。以作希冀。如此則了生脫死。當在驢年。佛為一切凡聖立此淨土法門。爾我乃博地凡夫。意中似有不滿意於此法。而又求光布施無畏。醫其心病。我何能施汝無畏。佛所施汝無畏。醫汝心病之法。汝不以為然。我印光一業力凡夫。豈能於佛普度凡聖之淨土法門之外。又復另立一法門乎。觀汝之所說。直令光不敢為復。況作皈依之師乎。若不以光言為無用。請熟閱文鈔。或嘉言錄。依之而修。決定要臨命終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實為真實得大無畏。去心病之法。欲於此外求無畏。須是再來人方能親得。爾我欲得。當於做夢時夢之。或可夢見也不定。除做夢外。斷無得理。今為汝取法名為智圓。餘祈詳閱文鈔而實行為要。光老矣。精神不給。不能應酬。祈勿再來函。來則實難為復。

答孫慶澤居士喪禮不宜用輩書

現今世道陵夷。禮法壞亂。凡所行事。通皆圖擰架子。壯場面。不知何者應法。何者應戒。汝母

既在生吃素念佛。臨終尚有瑞應。勿道葷不宜用。亦當勉遵母意。全體用素。古者喪禮絕不用葷酒。隋煬帝為太子時。其母死。不敢吃肉。偷令用竹筒裝肉。以蠟封口。用包袱裹而進之。可見喪中用肉。古儒者如此之嚴。雖為太子尚恐人知。作此種辦法。今人自己也吃肉。且以肉享賓客。賓客皆不知喪是何事。居然飲酒食肉。當做一場熱鬧開心事辦。其於先王禮法。全體違背。而只知其要人誇美。如欲避用素係為省錢之嫌。宜標示大義。而特提出若干錢。以作公益。則人自不至以省錢怪也。人子於親。當令神識得所。今之為人子者。多多皆是以落井下石為孝。如其不肯下石。似乎羞慚無顏見人一樣。越下的石多。越自為得意。可憐父母一生為兒女。及至其死。又借此喪事殺諸生命。以祭其靈。以宴其賓。以自食啖。尚揚揚得意曰。我於我親喪。殺了幾隻豬。買了幾多雞鳴魚蝦。以宴賓客。我父母生我一番。我也可謂盡心焉耳矣。而不知因親喪殺生。令親受殺報。凡眼不見。謂為行孝。天眼視之。比殺親為更可憐憫。何以故。以所殺生多。令親與自己及賓客。生生世世。相為酬償。可不哀哉。成家之子。不借重債。況欲行孝。而借性命之債乎。汝雖皈依佛法。恐於此理未能瞭然。故為汝說。即家中兄弟姊妹。有不知此理者。宜以光言令彼看。為彼詳說。所以彼等若曉得此理。誰肯行落

井下石之孝。行落井下石之孝。雖虎狼尚有不忍。況人乎哉。但以世人不知三世因果。固執世間習慣之事。以行喪禮。其悖先王喪禮也。大矣。汝與光未一面。汝母與光亦無相識。光何必要絡絡索索討人嫌。說這些空頭話做什麼。不過念汝尚信光。汝母一生勤儉慈惠。念佛修善。光唯欲汝母得利益。不願汝母由汝等不明大理。致令受損。若汝等不怕自己母親受損。不肯令其得益。則亦只好任汝等。光豈能強汝等不行乎。然光已說過。光心無愧。光若不說。便失光之身分。何以故。以汝以光為善知識故。譬如有人。欲得歸家。問路於人。必須指其當行之正路。不當行之岔路。汝若仍依己見。一定要向不當行之岔路去。乃汝之過。與指路者無干也。祈諦審吾言。是騙汝耶。是成就汝之孝道耶。知好歹者。當不以吾言為謬。

復湘陰黃頌平居士書

註文鈔續編卷上有此篇
原文·但沒後面的問答

光粥飯僧耳。一向率真。絕不肯虛譽人。亦絕不願人虛譽己。閣下第一頁之文。頗不願聞。以非我身分。則成莫大之辱矣。病由身生。身由業生。當痛加懺悔。以消宿業。又須力戒房事。以免復增。無論何病。不戒房事。決難即愈。孔子所謂。父母唯其疾之憂者。以房事為一切病之根本故也。當疾病在身。何須往居士林隨眾念佛。但在家中息心靜念。最為第一。至謂與善

知識研究佛理。當身嬰重病。只可認真修持。如至誠念佛。並念觀音。此時用不著研究。一經研究。反成紛馳。譬如。有病得一靈丹。即以服食為事。不得以先去研究此靈丹系何藥所制。何藥走何經治何病。必期於一一瞭然。方肯服食耶。汝絕未知學解學行之所以然。故不得真實利益。外道名目累百成千。然其用功總不外煉丹運氣。即彼令人看經念佛。皆是門庭場面。彼固不以此為道。欲得彼之道。必須懇切至極。夜間獨入其室。關閉門窗。外派巡者。只許一人入室。須先發極惡極慘之咒。若違彼教。定受此種慘報。發咒已。為其點竅指穴。或在頭面。或在身中。身中之穴。必須脫去大衣。靠身之衣。撩起而指。此種做作。實皆迷惑人之圈套。而一切外道。最初以一經傳過道。不修即可成。使去秘密而明示於人。不發咒而任人進退。則外道便無立地之根據矣。佛法無秘密私相授受之事。亦不令人發咒。信則依之而修。不信任彼退出。汝既念佛。尚慮人於外道。是汝完全不知佛法與外道之邪正。但依人而生信心。實未真信。使生真信。但當致力於修持。何得慮外道之多而或陷入耶。既有宿業嬰惡疾。當吃素念佛。為宿世怨家作超度事。所言超度。亦不必請僧做佛事。但自己認真懇切至誠念佛。及念觀音耳。且勿謂只念一佛一菩薩。便可愈病乎。須知念佛為佛法最圓頓直捷。

之法。其利益超過一切法門。但以心之誠不誠為差等。非法有或靈或不靈也。另問各條解答如下。

○一淨土既是唯心所造。當云唯心。不當又言淨土。又言所造。既是唯心所造之淨土。何得只是唯心別無淨土之外境乎。唯心淨土者。以清淨心念佛。求生淨土。及至臨終。由己之淨心。感佛接引。往生西方。如此方是唯心淨土。若無淨土。則止可言唯心。何得無中生有。添一淨土。又添一所造乎。本無有淨土。造個什麼。邪見人阻人修持。自唱高調。不知自己所說之話。完全相反。欲破人修持。實為自破。而自陳其邪知謬見也。吾國亂至廢經廢倫。廢孝免恥。殺父殺母。□□□□。而無可救藥者。皆前人唱高調。破因果輪迴。謂為佛騙愚人。奉彼教之邪說所致也。使大家悉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為實理實事。誰敢逞一時臆見。造永劫之苦報。令天下後世之人。受此毒害於無窮耶。

○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汝於消宿業以祈愈惡疾不暇之人。何得妄論國家戰鬥殺戮之事。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有國家之章程。吾人何能干預。約理而論。當以道德仁義為根本。以刑法軍兵為輔助。否則。窮兵黷武。大國強國也當滅。況小國弱

國乎。如張宗昌輩。不惜人民脂膏。以供自己娛樂。今何在乎。是由驥武而死。抑為無兵而死乎。是知文德可以安人。武備可以衛國。備而不用。是為上策。若專以武力為事。則必有滅國殞身之禍。若能如曹彬之用心。則可掌兵。否則。通通得曹翰之結果。為可惜也。汝論及此。將謂依佛法。則盡廢兵刑。乃不知佛法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世間法是治末之法。出世間法是治本之法。如孔子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聖人雖不廢兵。而不以兵為治國之主旨耳。今則除兵之外。一切不講。則兵為民害。莫可救藥也。哀哉。

○三。毒惡與慈善不相敵。人若心無毒惡。蛇虎亦可為伴。即未到此地位。若常念佛念經之善人。決不被此等所害。以心存慈善。可以化彼毒惡。況修行之人。常有善神衛護。汝此段罪過無量。教天下無緣無故殺害生命。吾恐彼等愈殺愈多。而行殺之人。通皆滅門絕戶。來生世世常被人殺。皆汝此言之所誤也。言可輕發乎哉。

○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疾尚不愈。反於此生疑。然則諸惡俱作。眾善俱廢。病即可愈乎。須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疾猶不愈者。外張其名。未能力行其實之人也。或仍自作惡。而

不知其為作惡。如星見寺之僧。盡量以肉供其親。以為行孝。而世俗食肉之人。群相讚頌。不知此人犯佛禁戒。兼起邪見。破戒破見。誤親誤人。孝子以諭親於道為本。仁人祀先。必求仁者之粟。孝僧養母。反取屠門之肉。其人之孝心固可取。而不知此之孝心。乃與自殺其母。相差不遠。推孝僧之心。凡為子者。均當盡力供親以肉。否則己以肉供親。何可不令人以肉供親乎。正眼未開之人。尚加一高字。可憐此一高僧。為後世不知釀多少殺父殺母之因種耳。哀哉。

○五。未到真窮惑盡之地。自然身心世界是實有的。既到真窮惑盡之地。則在彼分上都無。在未得此道之人分上是有。不可混凡聖理事而含糊妄說。眾生心之本體。即是真如實相。奈以從未悟故。雖終日承此真如之力。而永劫不知真如所在。其言無明。本無根緒。但以未悟。又欲示其非本自有。故曰真如不守自性而起無明。實則非初無而後有也。作此說者。欲人易識本體耳。譬如礦與金混。非初系純金。後始生礦。須知金在礦中。金仍非礦。煉礦出金。礦不雜金。吾人當於破無明處著力。不當於世界有無。真如無明之生滅名詞上妄生議論。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故能照見五蘊皆空。身心世界。即五蘊

耳。吾人未到得深般若之地位。宜其是實有的。世界虛幻。凡夫頗疑為妄。若凡情盡淨。則山河大地。均不相礙。故古德云。若能直下亡情。山壁由之直度。汝一插手即欲以口辯。共彼相爭。足知汝之學佛。為口耳計。非真為身心性命計。汝駁彼。彼駁汝。終日以難得之光陰精神。鬥此種機辯。於己無益。於法亦無益。認真修持。得真利益。自有不言而信。不教而從之現象耳。

○六.世人虛生浪死。修淨土者。了生脫死。在世間所作所為。皆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但以厭離娑婆。即加之以消極。此真所謂競買千擔假。不買一擔真也。於無實際者之事。生貪著。反以為積極。於綱常倫理。身心性命上。用工夫。反以為消極。吾願世人。通如此消極。則娑婆世界。當轉成清淨佛國矣。

○七.不能全依。姑從人意。不可即以合佛法名之。蛋亦不宜吃。以有生機。且有毒。張仲景醫書。有好吃雞並蛋者。後腹中生雞及蛋。仲景令吃熟蒜。盡吐出而愈。仲景令畢生勿再食。食則無可救藥矣。

○八.高僧以詩字宏法利生。則可以詩字混跡於酒肉文社中。則不可。

○九.狂人總想高出古今一切人上。故有闢佛者。有謂佛經悉是後人偽造者。起信楞嚴華嚴法華。亦有以為偽造者。作此說者。欲博識見高超之虛名。而不計永劫墮獄之實禍。所以聰明要會用。善用則自利利人。不善用則自誤誤人。爾我且三緘其口。努力念佛。任彼翻雲覆雨。一概不相聞問。

○十.佛教無秘密不與人說之法。靜坐用功。隨人所修。念佛者坐時。心中默念佛號。必令字字句句。耳中聽得明白。至於坐之法式。或單跏趺。或雙跏趺。如不能跏趺。則支柯坐亦可。汝所開書通照寄。三包書外。湊起一包散書。並像。又林文忠則徐所書佛經。此本乃其曾孫送來。當閱發隱及跋。可知古大人之隱密修持者。多多矣。書信收到後。只許寄一明信片。報書及信俱收到。空頭罵人的虛譽。不許說。以後當於西方作再會再談。此生決不能再應酬閣下矣。

復楓涇程壇居士書

觀來書。乃以學佛為學問邊事。絕不以生死為事。若泛泛然研究各宗。縱令一一得其旨歸。生死到來。仍須隨業緣去。仗自力修行。三界內煩惑未斷得淨盡。決無了生死分。其難如

登天。汝若是已斷惑之聖人。則不強汝以專修淨土法門。若欲上進。尚須發大菩提心。求生西方。汝若是煩惑絲毫未斷之具縛凡夫。年臨於耆。尚欲泛泛悠悠。談玄說妙。恐一旦閻羅老子來請。汝能示實相真空。令彼覲面。不見汝身形乎。世人每見愚夫愚婦念佛求生西方。便藐視淨土法門。不知已證法身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及等覺菩薩。尚須以十大願王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愚夫愚婦能念佛。則可現生了生死。大聰明大智慧之人。不肯念佛。或致來生迷昧。造惡業。墮惡道。被愚夫愚婦已往生者所憐愍。欲救援而業障無由者多多也。

復死心居士書

居士林佛教會等。乃提倡之所。非大家常住其中修持之道場。今人事事要做一個大場面。而不知在家人隨分隨力在家修持之益。汝之章程。說得闊大嚴密。完全未說在家應如何修持之法。是必棄家庭而方為修持。故光決不肯汝用印光二字。恐人謂光為棄倫理之魔外。汝之精進章程決不可行。縱令有大利益。亦有大弊大禍伏之。汝完全不知末世人情。只曉得說大話。絕不想究竟歸原。將成何狀。光一生直心直口。寧受人罵。不敢誤人。汝決不

肯依光所說。光亦不敢強汝。但從此後永絕交情。任汝作何大場面。光不問事。若拉印光之名在內。必不答應。汝若拉光在內。倘後登報聲明。祈勿見怪。光之如此辦法。一則醒汝之迷。二則塞奸人仿汝之弊。非無明火大不贊成人之好事也。以汝完全不曉得在家人之修法。此法大行。必有滅法之禍。汝或看不到。光固早知之。而不忍不與汝說也。聽也不與汝來往。不聽也不與汝來往。以無目力精神應酬也。

復謝慧霖居士書

兩次航信。以人事冗繁。未能即復。所立功課。無有不可。女校訓詞。已於二次航函來之次日。並汝之信。一函寄雲臺矣。勿念。密宗道理。不可思議。而今之傳密宗。學密宗者。各以神通為事。未免失其本旨。傳者尚無真神通。學者誰得真神通。諾那來上海太平寺。言及密宗。亦以往生西方為事。而阿彌陀長壽陀羅尼。持之開凶門。即能隨意長壽。或即往生。此語何可一概。勿道爾我不能。即諾那也不能隨意往生。諾那言。被達賴閉之土窖。日從上釣下點稀飯。以度命。以手摸其窖土。六年得穿逃之中國。云窖中一無所有。並筷子也無一根。手摸窖穿。其苦何可勝言。況閉之窖中。則屎尿狼籍。臭穢不堪。何不於此時往生西方乎。光初聞彼言。

以為其人完全不知佛法。否則當志誠持咒。祈其自出。何用手摸乎。後又聞其能為人治病。頗有效。因茲景仰者眾。弟子以此事問光。光復之曰。此事理實為的確有之。但不可謂人之均能顯蔭已得密宗真傳。諦闡法師之徒回國看其師。以其師言。汝聲名甚大。當閉關。真實用三年功方

可。彼學得一肚皮佛法。聞其師之言。如刀刺心。即得病。次日即往上海居士林將養。年餘而死。死時不清楚。咒也不念佛也不念。一班居士為彼念佛。顯蔭顯密俱通之大灌頂阿闍黎。尚如此。大愚在上海宏密宗。向之者趨之若驚。令人一百日成佛。二層樓洋房租六七座。在金神父路。

此地空房甚多。可知其人之多。十七年下半年來至十八年夏。北京有欲藉此以獲利者。以一千多元作川費。接之北京。舉國若狂。直同活佛出世。四十八日即可成佛。至下半年已有嫌疑。聲名漸減。後因欲發財者。欲得勝者。向之皆言可得。通皆失敗。其人恨之切骨。從此北京天津無人理。此時正好以長壽法往生。乃回家做俗人去。足見密宗所說現身成佛等義。皆非普通

人可希望之事。彼徒皆侈談神通。數年前白喇嘛在南京做金光明法會。時天旱。又求設壇求雨。至圓滿一滴未下。今夏□□在杭。作時輪法會。杭比別處旱災更大。後到上海。一夥信者。求彼祈雨。亦一滴未下。且將中國之錢買槍炮。擬運西藏。也有被強盜搶去者。也有買者。

作弊。得錢而逃者。彼若有真神通。何於此種事皆未能知。須知密宗要旨。在三業相應。果三業相應已久。便可從心所欲。未到心空而妄欲得者。或至著魔。此密宗一大關係也。此信不可發表。以免暗禍。今大勇之徒。悉歸而宏密矣。不可不慎。

復顧顯微黃涵之書

顯微涵之二居士均鑒。杭湖魚事。前日杭鍾康侯已將呈稿及報寄來。令光作疏。本擬昨日即寄去。以有人客致未寫完。昨康侯又寄信。並將已決之議並政府批寄來。今當將疏寄去。鍾原令寄一份與涵之。今聞已令許止淨作止淨之文。高過於光多多。今將其稿寄來。或俱用之。亦更可發人深省。光之文拙樸。但有其意義而已。許之文則詞理俱妙。若俱用。亦當再將許文寄與康侯。光即今已掛號寄去矣。念佛歌尚祈顯微居士再為修改方好。光春間擬撥一千印書洋。前以事未成。故不敢任。今事已成。當助少許。前江易園寄二百元令放生。光詳察時機。不敢放。因改作印書。已錄於白話嘉言功德名中。今仍作放生。又曹石如寄二百元薦母。半念佛。半作善舉。今亦以此一百元放生。祈到太平寺。向真達法師要三百元。上光帳。至於捐冊。二百書江易園名。一百書曹石如名。勿用印光之名。或者作印光撥江曹印書。

洋若干亦可。光本不欲書名。或欲借此提倡。亦屬有益之舉。佛教前途。危險萬狀。普陀之情。景不易言宣。雖未如黃巖永康之烈。然二三年愈入愈深。直成入室操戈。喧賓奪主。而山上僧中無人頭前辦事者。又無道德學問見識。光係吃閑飯人。以彼既無能事之人。光亦不能為力。欲前途轉好。非菩薩大顯神通。則永世無望矣。祈與厚在居士說其所以。光事多不暇。另函。

與報國某師書一

楊麗庭之書價即上次
令寄者亦在此款中扣。藏經閣白螞蟻還有也無。若還有。不妨再撒一二二次。以保全此閣此經。靈巖蛀木蜂蛀得很凶。灑一回有不蛀的。還少有點的。再灑一次。通不蛀了。佛力。法力。眾生心力俱不可思議。欲得佛力法力。須先有志誠懇切之心力。方有感應。光在報國寺住八年。今不久要燒火。所希望此樓不壞。則此經當可久存耳。其餘諸事。概不過問。

與報國某師書二

楊麗庭來。祈將觀音本跡。文鈔各與三包。其款亦在我款中扣。所買諸物。送放生池。交當家師。有人上山令帶來。又笤帚有厚的。買兩把。山上的薄極。掃不淨地。

與靈巖某師書

流俗僧妙圓師。安徽人。普陀清虛閣鍾芳師徒弟。係真達老和尚同鄉。真師乃彼之二師父。
十月廿九下午來從未來過。言到雷允上家來。彼家到普陀認識。係先到雷家必是化緣。云東西放
雷家空手來住兩夜。昨吃夜飯後坐黃包車。半路要死了。員警來報。急令吳穀宜看。已死定
矣。抬至明道師之屋中。夜間派人念佛看守。早間雇船令老肖撐來。當預先令小工抬龜子
下去。待船一到。即裝龜抬至化身窟。過幾日即化入普同塔。彼云無有徒弟在弘隱庵住。見
悟師回到上海太平寺報知即已。別無關係。或先勿入塔。待後無人取再入。

序跋疏

永年佛七緣起序

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世德之後每邁群倫。唯其積之也厚。故其流之也光。培之也深。故其發之也久。此理勢所必然也。蘇垣吳君恒蓀家世德相承。樂善好施。凡遇賑災救急。每明暗各捐。蓋欲盡己心而不欲暴露其名也。其母太夫人與其夫人均皈依三寶。懇切護持。本寺今年創建念佛堂樓及各屋共三十餘間。除真達老和尚所捐並常住佛七所餘及數處善信所助外。至功將告圓。尚欠數千。縱欲揭借亦不可得。吳太夫人慨允圓成。闔家共助洋五千七百元外。又做三聖龕座。洋七百元。致常住工成不致負債。感此厚意。議定每年四月初一日起永年佛七一堂。系全常住人同念。此七日決不為他家念。以後此一堂佛七概不收費。屆時預為通知而已。儒教投桃報李。佛教財法等施。以此佛七功德。祈吳宅闔家現在業消壽永。一切吉祥。將來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子子孫孫各繼世德。咸為人望。生人聖賢之城。沒歸極樂之邦。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夏曆十二月初八日。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靈巖山起建永年佛七助修大殿功德碑記

大雄寶殿開工以來。工程浩大。工料昂貴。更加年景荒旱。募化維艱。致令工事方面幾經困難。所需工費料價除各護法樂捐外。不足尚巨。爰商得□印真二老人之同意。發起永年佛七兩堂。一堂每份助洋五百元。加入者已有十五份。內有黃衡秋居士一份。系創修大殿之發起人。去歲已獨助洋五千元。定於舊曆十一月十一日起。全堂念佛。至十七日圓滿。永年照辦。另一堂每份助洋一百元。加入者已有十八份。亦系永年照辦。唯人數與日期得酌量定奪耳。

念佛法門。即凡情契聖智。以果覺為因心。九界同歸。諸佛共贊。功德廣大。利益弘深。凡所祈求。皆得果遂。雖現生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尚可即得。況其下焉者乎。以其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也。無奈世人於修持多恃自力而棄佛力。於祈求多圖場面而忽實益。以致種因而不得實果。出資而徒成虛文。亦可慨也。靈巖為千六百年之古道場。自晉司空陸玩捨宅為寺。後梁唐宋明清各蒙敕修。兼以智積菩薩或以畫像。或現僧相。以顯靈異。致其道場為吳地冠。清季遭兵燹。竟成丘墟。唯磚塔一座巍然獨存。經彭宮保玉麟公為之設法。始建一小殿。二十餘間小屋。住僧行道。尚未暇及。宣統三年。吾友真達和尚由邑紳嚴公良燦函請住持。真師即欲恢復舊制。且相時機。至民十五年。

改為十方專修淨業道場。長年念佛與普通打七無異。不二三年。道風遠聞。上海天津福建甘肅等處各為函祈打七。由是住僧既多。不得不大啟修造。念佛堂及各需要寮舍已次告成。唯大殿工程浩大。雖已開工而款缺甚巨。時局艱難。不便募化。故集一眾姓永年佛七人各出洋五百元。以此功德成就殿工。幸蒙季聖一曹崧喬等諸大居士各為佽助。不致殿工半途而廢。由是含空寶殿指日成功。滿月金容經劫常住。四眾瞻禮種出世之福田。六和持誦成超凡之道業。其為功德。何能名焉。擇於夏曆十一月十一日起七。至十七阿彌陀佛聖誕日圓滿。以此功德超薦先靈。祝延親壽。懺己躬之罪障。蔭裔世之子孫。又祈風雨順時。穀麥成熟。中外常協和。天下永太平。四生九有同登淨土玄門。八難三途共入彌陀願海。以後每年各於此時打一佛七。概不出資。實為僧俗兩便之道。出資芳名備列於後。

普賢行願品校勘記序

麗·古麗字·
取其易刻耳

此即大方廣佛華嚴經最後一品經也。具云人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略云人法界品。即晉譯華嚴六十卷之最後十六卷。唐譯華嚴八十卷之最後二十一卷。二譯文略兼未具來。至唐德宗貞元間。梵本全品經文始至。譯為四十卷。靈峰大師閱藏知津云。此經末後。

普賢菩薩既為善財稱嘆如來勝功德已。復說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世界。今時但取此最後一卷。續於唐譯八十卷後。並廣流通。然此一譯文理俱優。不讓實叉難陀。而知識開示中。更為詳明。切於日用。切救末世流弊。最宜一總流通。文惜久局大藏。未能廣傳。當宋元時。尚未大訛。至明初刻南藏時。以未加詳校。故致錯訛屢見疊出。以後北藏。清藏。及明末書冊藏。悉皆襲其訛謬。實堪痛傷。此書冊本。實依明書冊藏重刻。量於光緒末年。取明南清兩藏。及華嚴人法界品略微校正。標於頂格。今春與海鹽蔚如徐居士談及。彼遂發心修板。因取量的。及宋元麗南北清六藏對閱。其用心頗為辛勤。而六藏之中。唯麗藏最善。故多依之。其錯訛互異者。書之於簽。粘於頂格。轉致於量。因即訂校勘記。依之修板。凡錯訛定須修改者。用大字開明某卷幾紙幾行某字。下用小字註其所訛。並依某藏改正。亦有唯註其訛。不標某藏者。乃與宋元麗藏相同。不須詳述耳。其有某字當作某字。並或衍或脫。義甚的確。但以各藏無證。不敢妄擅改正增刪。以昭慎重。只用大字書其紙數行數。下用小字標其訛正意義。以為研究地步。又義實無訛。彼似稍優者。又彼此各異。義實平等者。皆不修板。亦於紙數行數下。用小字標之。以免後賢依各藏校對者。復生疑議。茲於修板之次。遂刻斯記。附於經末以

傳。庶後之閱者。省心力而無疑念云。

刻藏緣起續補序

紫柏大師諱真可。字達觀。號紫柏。欲法化廣被。倡刻書冊大藏。一時宰官居士。及諸方耆宿。群起而和之。遂得成就所願。及全藏刻成。因將倡刻之文。提其要者。共十八篇。刻之作一冊。名為刻藏緣起。附大藏流通。令人知所自而識法利耳。而紫柏最初倡導之文。以有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等語。恐犯國家忌諱。故未之刻。又其事已集。紫柏發揮刻藏利益。令幻餘大師募緣之文。理深詞妙。了無犯忌諱語。不知何以亦未登錄。殊堪嘆息。因於紫柏集中。將二篇錄而補之於後。庶大師一番為法為人之心。後世咸得悉知。悉見也。

刻藏緣起按語一

凡屬佛經。理宜尊敬。以其沐佛慈恩。遵佛明誨。不以梵筭方冊而有異致。儒者安於陋習。視聖經賢傳與故紙無異。了無敬畏。翕然成風。竟至不知其非。謂方冊經書。應該如是。今既將佛經改為方冊。以期普利。固宜痛下一椎。令其於此方冊佛經生難遭想。務須竭誠盡敬。如忠臣之奉聖諭。孝子之讀遺囑。嚴恭寅畏。毋敢怠忽。斷斷不可襲儒者之故習。以視佛經。庶

可均沾法利。同蒙度脫矣。奈何唯以流通為事。不以尊敬見警。恐或有誤會。不得不略陳讜論耳。

刻藏緣起按語二

焚像棄經等事。乃宗家越格作略。不足為法為範。在彼本人。亦不過偶爾如此。何可襲跡獲罪。自誤誤人。若謂宗家固不尊敬經像。豈但不知宗之實際。並宗家施設之跡。亦復不知其所以耳。須知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彼焚像棄經。尚是宗。豈尊敬經像便非是宗耶。今人若欲明宗。須從尊敬經像起。將尊敬經像當做話頭。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心心念念。毋或怠忽。自然業盡情空。心月孤明。事理兩得。福慧俱嚴矣。

刻藏緣起按語三

讀聖賢書。皆當盥手嗽口。正身端坐。猶如面對聖賢。親聞訓誨。況佛經乎。六夢居士深通佛法。觀其所謂嚴事。梵筭之過。及以難數。盥弗涉等二行。直以為梵筭宜存敬畏。方冊便可任意。殆狃於俗儒陋習。而不知其非。又謂剖塵出經。塵即經也。奚為避穢。煩惱等即菩提。煩惱等即經也。奚為偏尚嚴敬。直是執理廢事。破壞世間法相。落於狂慧。粗心浮氣之人。聞此兩

說必至奉為圭臬。其害可勝道哉。學道之人明理須極圓融。儀軌毫無混濁。方可宏通佛法。自利利他。否則在說者只成戲論。其聞而依行者。必至造業受苦於無窮也。須知凡屬佛經及宏闡佛法等書。無論梵筭書冊。即書壁勒幢。刻之山石。鑄之鐘磬。皆當恭敬。以其為超凡人聖。了生脫死之法。利益無邊。恩德甚深故也。若能盡誠盡敬。則業障冰消。福慧月圓。斷惑證真。尚可即得。況明心乎。否則縱令明心。亦難出苦。以其唯崇虛解。不務實修。所有悟解。總成狂慧。雖屬善因。反招惡果。欲得佛法實益者。請從恭敬中求之。

杭州彌陀寺淨土道場重訂修持規則募集資糧緣起疏

有最勝之地。方可宏最勝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須待非常之人。欲興淨土法門。須具內外二護。內護者。真善知識。提倡開導。領眾行道之謂。外護者。正信居士。防禦外侮。供給資糧之謂。二者皆具。則法道自可大興。人民悉皆被化。況親入道場之大眾。焉有不得真實利益者哉。杭州松木場彌陀寺。乃妙然玉峰二法師所建之淨土道場。於今已五十餘年。近十餘年。稍形荒涼。自民國十年智慧法師住持以來。殿宇悉皆煥然。寺眾各事真修。遠近來者。交相嘆譽。今春杭州佛學會吳璧華。鍾康侯居士。往禮大士。談及杭中寺院林立。真修淨業者。已寥寥。

若晨星。若不認真提倡。則淨土一法。或幾乎息。其何能生得三昧。廣利人天。沒登上品。頓證無生乎哉。智師嘆曰。修淨土法門者。必須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又須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能如是者。現生必能親得三昧。沒後必能直登上品。自利利他。二皆具足。余初住此寺。即欲仿東林梵天之遺規。但以資糧無出。未敢舉行。今居士等既發此心。願為倡導。俾所願圓成。則為大幸。適上海王一亭沈惺叔二居士來談及此事。極願贊助。五月間。智師至滬。與諦公及光。並眾居士相商。悉皆歡喜讚歎。眾居士亦各許其隨力資助。遂重訂規則。總期真切行持。一生取辦。定額為四十八眾。長年念佛。不稍寬暇。凡來住者。至少須滿一年。次則三年。次則畢生。必期於心佛相應。淨業成就而後已。但以此諸僧眾衣食費用。每年人每年。約需百餘元。四十八人。則需五千餘元。開支浩繁。非大家大發菩提。莫由開辦。懇祈十方善信。歡喜樂助。俾此最勝道場。得以圓滿成就。則其功德利益。唯佛能知。爰書緣起。祈垂善鑒。

王母汪太君往生記跋

往生西方。注重信願。仗佛力故。雖素不信佛者。直至臨終。一經善知識啟迪。果能生信發願。

稱名求生。悉得往生彼國。以此心乃末後之心。最為有力。又既有善知識開導。啟其正信。又有家屬善友助念。俾心得清淨。專致於佛號。了無異念夾雜。故能得其實益也。世有舉畢生念佛。臨終被不知佛法之子孫破壞其正念。以致不得往生者何限。王母之往生。由其子湛然。卓然識大體。知佛法。故能成就其正念耳。若其子不知大體。與臨終助念之義。則未死而澡浴換衣。悲戀哭泣。勿道王母之功行淺近者。不得往生。即功行深遠者。亦不得往生。唯證忍之人。可不受其破壞。其餘則無不為此種落井下石之孝所誤者。余幸王母之得助念而往生。悲被破壞者。羈留此界。仍舊輪迴。故特明示損益。以祈世之為人子者。及一切人。每見有臨終者。皆如此助念。俾彼亡者同得往生。則幸甚幸甚。願見聞者。悉皆注意。

初機學佛摘要序

原名居士
學佛綱要

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究竟法門。上至等覺菩薩。下至逆惡凡夫。皆為所攝之機。法門之大。無以復加。譬如大海。普納萬川。故古人云。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法門。無不還歸此法界。修此法門。較比修其他法門者。為直捷痛快。易於得益也。由其以果地覺為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末法眾生。根機淺薄。

捨此法門。其何能淑。如皋沈篠荃居士。賦性誠樸。篤信佛法。而於淨土尤為注意。每遇有緣。輒為宣說。唯期徧知。故於古今宏揚淨土各書中。摘十餘篇。名曰居士學佛綱要。印以施人。李慧實居士。與彼相善。而素不信佛。由篠荃委曲開導。遂大生信心。及篠荃念佛西逝。慧實益生感激。冀報其引導指迷之恩。欲續印此書。以期廣傳。然淨土書多貧於財者。每苦難購。故以此為接引初機之方便。因改名為初機學佛摘要。並略敘大綱及緣起云。

地藏菩薩本願經序

地藏菩薩誓願宏深。慈悲廣大。於無量劫前。固已滿證三德秘藏。但以度生情殷。不居佛位。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分身塵刹。度脫眾生。其所度之法。與所度之人。三世諸佛。莫由盡說。而況娑婆眾生。剛強難化。以故菩薩於此世界。因緣甚深。故如來於忉利天放光集眾。發明菩薩往劫因行。及發願等事。即所謂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何幸娑婆。有此恃怙。此經文雖淺顯。理極宏深。世多不察。謂為專談因果。以誘愚迷。其於菩薩孝心純篤。願力廣大。三世諸佛。莫能贊。九界眾生。咸依歸之旨。均未計及。是何異棄金擔麻。買櫳還珠乎哉。此經二卷十三品。唐實叉難陀所譯。從前雖有法燈。法炬所譯之本。自蓮池大師主張實

叉之本之後。法燈之本便不流通。即寶叉之本。又有二卷三卷之別。人多疑之。須知二卷系藏本。三卷係流通本。藏本上卷六品。下卷七品。流通本上卷四品。中卷五品。下卷四品。卷雖不同。經文無異。但傳布既久。間有字句稍異者。固宜以藏本為主。亦不必改治流通本。以二本並行。了無所礙故也。

夢東禪師遺集序

徹悟語錄。洵為淨宗最要開示。倘在薄益老人前。決定選入十要。然具法眼者。肯令此書湮沒不傳乎。以故錢伊庵居士。於嘉慶二十四年。擇要節略。名徹悟禪師遺稿。刊布南方。同治七年。杭州諗西師依伊庵本。重刻於杭州。同治十年。楊仁山居士又稍節之。改名語錄。刻於金陵。光緒十六年。揚州貫通和尚刻淨土十要。依仁山本。附於十要後。以行。今排十要原文。特附於十要第十之後。仍依仁山本。但加錢序於首。俾閱者咸知此書之源委云。所願見者聞者。同皆深入淨宗法界。直登上品蓮臺。庶不負徹悟老人一番大慈悲心也。

潮陽佛教居士林緣起序

如來聖教。法門無量。隨依一法。以大菩提心修之。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於修而未證之。

前不無難易疾遲之別。求其至圓至頓。最簡最易。契理契機。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為律教禪密諸宗之歸宿。作人天凡聖證真之捷徑者。無如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念佛法門。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煩惑斷盡。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願真切。即可高登九蓮。當今之人。欲於現生了生死大事者。捨此一法。則絕無希望矣。須知淨土法門。法法圓通。如皓月麗天。川川俱現。水銀墮地。顆顆皆圓。不獨於格物致知。窮理盡性。覺世牖民。治國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農工商。欲發展其事業。老幼男女。欲消滅其疾苦者。無不隨感而應。遂心滿願。今則人心陷溺。世亂已極。廢經廢倫。廢孝免恥。殺父殺母。實行獸化。種種邪說暴行。極力提倡。若不挽救。則人道或幾乎熄。於是各處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顯六道之輪迴。示婆婆之濁惡。表極樂之嚴淨。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復禮。生入聖賢之域。了生脫死。沒歸極樂之邦。潮陽郭慧泰。慧海。範智超。周慧實。姚克初。念佛。午後念佛畢。請通文理縉素。演說居塵學道。在野護國。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道。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普令同倫超出苦海之法。俾一切。

人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力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事。則於一切時。一切處。皆為希聖學佛之事。此實不居位而護國救民。不現形而移風易俗之大方便法門。林友咸以林既成立。當以大義普示來哲。庶若見若聞。咸發信心。共弘斯道。自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矣。函祈不慧作序。乃書此以塞其責云。

龍右佛教居士林緣起序

如來聖教。法門無量。隨依一法。以大菩提心修之。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欲修而未證之前。不無難易疾遲之別。求其至圓至頓。最簡最易。契理契機。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為律教禪密諸宗之歸宿。作人天凡聖證真之捷徑者。無如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念佛法門。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煩惑斷盡。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願真切。即可高登九蓮。當今之人。欲於現生了生死大事者。捨此一法。則絕無希望矣。須知淨土法門。法法圓通。如皓月麗天。川川俱現。水銀墮地。顆顆皆圓。不獨於格物致知。窮理盡性。覺世牖民。治國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農工商。欲發展其事業。老幼男女。欲消滅其疾苦者。無不隨感而應。遂心滿願。今則人心陷溺。世亂已極。廢經廢倫。廢孝免恥。殺父殺母。實

行獸化。種種邪說暴行。極力提倡。若不挽救。則人道或幾乎熄。於是各處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顯六道之輪迴。示娑婆之濁惡。表極樂之嚴淨。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復禮。生入聖賢之城。了生脫死。沒歸極樂之邦。甘肅秦安成淨念居士。函祈皈依。遂為取法名為慧健。惜所處偏僻。佛法式微。故為寄送經書百數十包。俾作提倡。近於縣城諸居士。立一隴右佛教居士林。每月朔望。及佛菩薩誕期。集眾念佛。午後念佛畢。請通文理繙素。演說居塵學道。在野護國。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道。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普令同倫超出苦海之法。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力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事。則於一切時。一切處。皆為希聖學佛之事。此實不居位而護國救民。不現形而移風易俗之大方便法門。林友咸以林既成立。當以大義普示來哲。庶若見若聞。咸發信心。共宏斯道。自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矣。函祈不慧作序。乃書此以塞其責云。

募印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說明及辦法

觀世音菩薩。於過去無量劫前。久成佛道。號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救苦情殷。不離寂光。垂

形九界。於十方無量世界。隨類現身度脫眾生。普門品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雖則十方世界無刹不現。而於娑婆世界因緣甚深。雖則十法界身無身不現。而世人皆以菩薩稱之。雖則應化之處。徧滿寰宇。而浙江普陀最為顯著。印光受恩實巨。負恩甚深。初則出家於陝西南五臺山。為觀音現身降伏毒龍之道場。繼則寄居南海普陀。為善財南參觀音之聖地。每念世人不知菩薩之深慈大悲。欲搜輯大藏。及與群書。凡菩薩本地之行願。及此方感應之事跡。述為頌文。加以詳註。俾世之同倫。同知觀音之大慈悲心。與夫隨類逐形。尋聲救苦之實理實事。庶可同持聖號。同消業障。同增福慧。生為身心清淨之人。歿入蓮池海眾之會。用此以正人心而挽劫運。以期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也。然此心雖發。但以學識淺陋。筆墨拙樸。未能即時舉行。適江西大文學家許止淨居士來山見訪。一見即成莫逆。因以其事見託。彼即欣然允許。遂潛心撰述。時經二年。述成頌文二萬餘言。每句事跡悉註於每段之後。俾閱者一目瞭然。共成三卷。又錄經中要義。名為經證一卷。附於頌文之後。又金剛經功德頌一卷。亦附於後。俾誦經念佛人。同知向方。以期即凡心以見佛心。克遂如來度生之願。因付排發刊。每部約二百頁。每頁廿六行。每行卅五字。正書用賽宋紙。底面用

最耐久一百磅古色皮紙印。每部分訂二本。棉線穿釘。若印二萬部。正書每一頁價洋三十元。每部底面皮紙及書根印字共三分。若足二百頁。每萬部實價三千三百元。若少一頁。即少出三十元。多少照例乘除。以現尚未排成。頁數不能確定。然亦不過一二三四頁耳。包作郵包。以便送人。包札費一併在內。每部則合三角三分。其辦法係代為善信印書。非募資自行辦善事例。如有發心任印者。欲印一萬部。即交三千三百元。一千部即交三百三十元。明年二月即可出書。出書時按錢交書。一部不扣。如有委託代為施送。自己但要少數者。須預先聲明。即可代送。否則全數歸於本人。毫無扣折。上海不須郵費。直送其家。外埠若大宗。則可令轉運公司轉寄。小數則付郵。其費或在書中扣除。或另補付。俱從本任印者之意。現今天災人禍。相繼降作。世道人心。陷溺已極。特借此以作挽狂瀾。扶世道。同登聖域。共證菩提之嚮導。願有力善信。共出淨資。俾舉世同仁。各沐觀音菩薩之慈恩。以迄同得親證本具佛性。圓滿無上覺道。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凡欲任印者。其款直匯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中華書局印刷總廠。交俞仲還唐子權二先生收。彼一收到。即給一收據。書出後。按款交書。決不致誤。

佛學救劫編後附佛法導論之原由

佛學救劫編。以世人不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理事故。居心行事每與忠恕慈悲相反。其意蓋欲自利。而不知違理以自利。必至人受其害。己雖暫得其利。冥冥之中必至反失其己所應得之利。且貽以身後多生多劫。及與子孫無窮之禍。人若知此。誰肯以小利而賈大禍乎。於是。以六種佛經以為倡導。俾一切人各各受持三歸五戒。以修十善。期為身口意三業清淨之善人。人果依此修持。則爭競之風自息。胞與之念自深。又何劫運之有乎。又復示以仗佛慈力。即於現生了生脫死之淨土法門。不但不造惡業。不受惡報。即人天善報。亦所不受。良以不了生死。縱得人間福報。以未斷煩惑。難免因享福而復造惡業。以致更加墮落耳。縱令生天。而天福一盡。仍復降生人間。或有宿業。或造新愆。仍復墮落三途惡道。為可畏也。以故令其兼修信願念佛法門。以期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是為究竟救劫之道。其書三卷。分為二冊。上冊厚而下冊薄。不能適均。因思去年李圓淨居士所著之佛法導論。頗契初機。其宗旨與救劫編相同。其措詞立議。尤易引起近時學界中之信心。附於下冊之後。則兩冊均等。且令閱者得彼此互證之益。而樂簡者不妨先從導論以入手。待至識其指歸。則再詳閱全書。勢如破竹。方知不通佛法。不能究竟圓成世法。是以古今來建大功。立大業。浩氣塞天。

地德澤被民生者多從學佛得力而來。果能偏閱群籍。息心審察。自可悉知。若以浮躁之心。閱之。則無不當面錯過。果具此知見。則佛法世法不但兩不相礙。且兩得相成。如二月互照。兩手互援。麗澤並滋。雙輪並進。俾世運歸乎大同。人民享夫安樂。則何幸如之。

講請觀音經及普門品緣起疏

觀世音菩薩乃九法界一切眾生之恃怙。盡虛空界無邊含識之依歸。良由道證兩足德。超十地。於過去無量劫前。早成正覺。但以慈悲心切。度生心殷。故復不離寂光。垂形九界。隨類逐形。尋聲救苦。種種方便。度脫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譬如月麗中天。萬川普印。春回大地。百卉齊榮。其慈悲感應之跡。非思議所能企及。故我釋迦世尊。於法華大悲等經。特為表彰其本跡功德。與興慈運悲之道。普令眾生。咸蒙慈恩。而大士自於華嚴。楞嚴等經。略說其隨類現身。尋聲救苦之事。直同登高一呼。百谷響應。凡在有情。誰不景仰。而我世尊愍念娑婆眾生。欲令咸蒙覆被。特借毗舍離國人民疾苦。令月蓋長者禮請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為其消伏毒害。由是菩薩俯臨毗舍。楊枝一灑。萬病回春。又令誦三寶名。及與神咒。俾彼國人常獲吉祥。此請觀音經之所由說也。蓋以菩薩分身塵刹。度脫眾

生而與娑婆世界。因緣甚深。世尊懸念未來眾生之苦。故特以救苦之事。推讓觀音。以期後世有所式憑也。及至經來此方。智者大師特為疏釋。於法華普門品又復極意發揮。冀一切見聞。同悟即心本具之佛性。同修返妄歸真之淨業。迄今千有餘年。經疏固在。提倡無人。實為憾事。況夫近十餘年。兵戈頻興。饑饉漸臻。天災人禍。相繼降作。國運危岌。民不聊生。凡有心者。無不痛傷。於是同仁擬請台宗上座諦闡法師。於菩提寺中講此二經。期限三七。用祈同康。普願見聞者。同以觀音之心為心。同以觀音之事為事。則人我相亡。爭鬥心息。慈愛情切。殘害心消。由是己立立人。自利利他。則大同之風。何難見於今日。願我同倫咸皆預此勝會。各題嘉名。以為今日同沐佛恩。將來同成佛道之緣起云。

浙江崇德縣福嚴寺啟建念佛堂疏

大覺世尊。愍諸眾生。迷本妙心。輪迴生死。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眾生機。說種種法。雖大小權實不同。偏圓頓漸各異。要皆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究竟成佛而已。然眾生根有大小。迷有淺深。不能直下暢佛本懷。又為末世眾生。業障深厚。智慧淺薄。壽命短促。知識稀少。匪仗佛力。決難了脫。於是特開一總攝初中後法。普被上中下根之淨土法門。俾彼已

證法身者。速成佛道。未斷煩惑者。亦出輪迴。其為利益。超出一代時教之上。以一則專仗自力。一則兼仗佛力。譬如跛夫。盡日只行數裏。若乘轉輪聖王輪寶。一日即可遍達四洲。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贊。千經俱闡。萬論均宣。以其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也。溯自大教東來。遠公首開蓮社。當時高僧巨儒之預會者。凡百二十三人。自茲厥後。代有高人續焰傳燈。徧布中外。如來大法。有律教宗密淨五種。唯淨土一法。最易修持。最易成就。為律教宗密之歸宿。故古今律教宗密之知識。皆務密修。尤多極力顯化者。此法真俗圓融。機理雙契。不但為學道者立出輪迴之法。實為治國者坐致太平之基。故往聖前賢。通人智士。咸事修持。若群星之拱北。眾水之朝東焉。崇德福嚴寺。乃千五百年之淨土道場也。梁天監二年。東烹法師。素慕遠公之道。專修淨業。意欲普利同倫。創建福嚴。為淨土道場。千餘年來。道風不墜。清初。費隱容禪師。為住持。法道中興。咸同間。洪楊之亂。遂成焦土。嗣後漸次修建。稍復舊觀。近以荒歉迭遭。滄桑更變。以致道糧不給。佛堂停止。性空大師。近膺住持。思欲恢復舊規。安眾念佛。唯恐資糧不給。或難如願。祈光作疏。以告善信。光謂凡事皆以至誠為本。汝既至誠。必感至誠之師僧來住。以至誠之師僧。念彌陀。

之聖號遠近傳聞。同生信向。當必有深信佛法之大檀越。爭先布施。不令衣食或有缺乏也。

追薦先人疏

楊某居士之疏前用彼自己之名。率子達權云。竊念弟子某某宿植善因。得生中國。年近古稀。又聞佛法。雖少秉四知之家風。老受三歸之法範。猶恐省察或疏。過愆未寡。況當七十。母難之辰。敢不竭誠追薦先人。由是謹於本日。在靈巖山。請戒德師僧□位。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萬德洪名。一永日。以此功德。仰祈佛光普照。法界均資。俾我先考先妣。消除無始惡業。增長殊勝善根。即蒙佛慈親垂接引。登九蓮之上品。受佛記於一生。又願□及眷屬身心安樂。諸緣順適。現在同修淨業。將來同生淨土。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眾生。同圓種智。恭幹兩土本師及十方無盡三寶證明攝受。大致如此。祈酌用之。

法語開示

十念記數念佛方法

光近來得一攝心念佛方法。若已成片。固不須此。若未成片。此法實易為力。當念佛時。但用十念記數。從一至十。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又一句一句記得清清楚楚。若能從一至十記得清楚。則妄念無從而起。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當以此為前方便。但用心記。不可掐珠。從一至十。從一至十。不可二十三十。須知若至二十三十。則心力不堪。必致受病。如來所示數息之法。亦只從一至十而止。蓮宗寶鑒訛作從一至十至百至千至萬。為害不小。又此十念與晨朝十念不同。彼以盡一口氣為一念。不論佛數多少。此以一句為一念。彼只可晨朝一用。常用則傷氣受病。此則從朝至暮。或聲或默。或快或慢。用之無不相宜。但作務之時。便難記清。當驀直念去。至作務竟。仍復十念。若一直記。覺費力。當從一至五。從六至十。或從一至三。從四至六。從七至十。隨自心力。雖兩氣三氣。並不於中稍停。但心作如是記而已。

戒坐墊打佛菩薩名號印

江浙信心婦女。每以白布鋪地禮佛。名為手方。間或墊坐。為護衣服。固無不可。但不應列印其上。若已列印。則萬萬不可鋪以禮佛。況墊坐乎。彼殆謂半截未列印。坐則無礙。不知以有字之布置之於地。尚屬褻瀆。況既坐其下半截。上半截亦貼靠自己下體。或有竟坐於列印之處矣。須知印上之字。皆是佛菩薩之聖號。理當格外尊重。何可如此褻瀆。阿育王之印。則是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印。普陀普濟寺。則是敕建南海普陀禪寺觀音寶印。普陀禪寺·乃明萬曆三十三年鑄賜額。至清康熙三十八年始改賜普濟禪寺額。如此。諒此印是康熙三十八年以前所鑄者。法雨寺。則是南海普陀天華法雨觀音寶印。餘可類推。列印之布。

只可藏於家中佛龕。或神龕內。則有功德。若用以鋪地拜佛。則其罪非小。況墊坐乎。如已經鋪地拜佛用過之手方·則

又只好洗淨焚化。切不可藏佛龕中。譬如子孫。以祖父之名。書之於布。以作拜祖父時墊地之用。及坐地時。恐汙衣服。僧縱有修持。亦當墮落。以亂為人列印。令一切信心婦女。同作褻瀆佛菩薩之大罪故也。願諸僧俗。各各痛戒。又願識字之人。見聞此說。逢人勸誡。令一切人改此惡習。則功德無量無邊矣。

普陀山普濟寺班禪設千僧齋上堂法語

代了信和尚撰

法王法道遍塵寰。受囑宏法隨宿緣。藏地雙操政教柄。為禮普門到海南。茲有西藏大喇嘛班禪活佛。宿受佛囑。乘願示生。作藏地之表率。宏如來之大教。顯密雙持。真俗圓融。據法王之正位。施治安之鴻猷。仰普門大士之慈悲。來補怛洛迦而禮謁。又欲普結法緣。等供大眾。本擬自己陞座。普為大眾宣揚。但以語言不通。故令山僧代說。大眾當知。一切眾生。皆具佛性。由迷悖故。枉作眾生。活佛云者。乃由多生多劫之修持而成。絕無天生彌勒。地長釋迦。不加修持。便成正覺之事。今特示一捷徑法門。當於一切時處。見色聞聲。觸機遇境時。反觀此見聞覺知。畢竟是承誰之力。誰之所使。觀之久久。則見聞覺知了不可得。自然靈光獨耀。徹證真常矣。雖然如是。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杖云觀音無剎不現身。活佛原是慈悲心。

在南京佛教慈幼院開幕式上的報告

要概

民國十一年秋冬之交。馮夢老。魏梅蓀。王幼農。龐性存諸居士。妙蓮心淨兩師。以天地大德曰生。因有組織放生會之舉。方峻生居士。昆仲曾將祖遺三汊河下莊之地相讓。只收半價。餘作功德。在觀音庵商定之際。印光適來寧。贊成斯議。遂承魏王諸君。推與馮夢老領銜發

起。數年之間。蒙諸大善信踴躍樂助。先後建築殿舍。浚池多處。規模初具。工程營造。心淨師勞苦功多。十二年春間。任心白君疊函提議。就放生池區域之內。建慈幼院一所。馮夢老。王一老。徐積老。魏王龐諸公一致贊成。因又有組織佛教慈幼院之舉。荷諸大善信慷慨樂助。集款亦有數萬。院宇早經落成。適夢老籌辦淮徐兵災。遴送災童三十餘名。益以金陵城廂無依孤兒。共得五十餘名。已於正月初。開始授課。茲值印光來寧。舉行開幕。蒙省長。縣長。諸大善信蒞臨指教。不勝感幸。本院經營方始甚屬幼稚。更願省長。縣長。諸大善信時賜督策。尤為企禱。諸生大半來自災區。離苦得樂。務須牢記苦因。奮發向學。庶不負省長。縣長。諸大善信之厚望。法雲寺基址未定。得方峻生居士昆仲又以中上兩莊完全售讓。鄧樸老發起四十八願。建築大殿。任捐亦已過半。不久即可興工。難捨能捨。難行能行。均為無上稀有因緣。

世界佛教居士林觀音成道日開示法語

今日為觀世音菩薩成道良辰。特述菩薩本跡感應如次。世之傳菩薩紀念日有三。曰二月十九。曰六月十九。曰九月十九。二月十九日實不可考。或曰菩薩聖誕。六月十九日乃南五臺山示現之日。九月十九日即今日。或傳為成道之期。然菩薩於久遠劫來早已成佛。號正

法明。今所傳者。不過菩薩應化之身之感應事跡。令眾生見者聞者。種諸善根而已。其實無日非大士誕辰。無時非大士涅槃也。大士因中由耳根證入。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此三昧而得圓通。果上由眾生稱名。觀其音聲而得解脫。故名曰觀世音菩薩。菩薩雖安住寂光。而分身塵刹。隨類現身。或現菩薩身。或現緣覺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如普門品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是也。

須知眾生一念心性。與諸佛菩薩無二無別。大士無別所證。全證眾生本有心性。眾生返迷歸悟。亦可如大士之應機無方。而享寂滅法喜之樂。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吾儕若生觀音時節修持。甚難甚難。今本師釋迦牟尼佛已指陳修持法則。譬如祖宗家業已創。祇要子孫善能保守。即可不致覆亡。大士已創佛之家業。祇要吾儕能依教修持。即能自在受用。依教修持云何。宜以觀音之心為心。觀音之行為行。觀音之心大慈悲是。觀音之行自利利他是。眾生信仰菩薩。即遇刀兵水火盜賊橫逆諸惡境界。亦不可有一念間斷。因果之事。通夫三世。因果之理。出夫自心。道在人心。如水在地。肯掘即得水。肯念則受用。求則得之。不求則失之。雖曰感應道交。實亦自心所感格也。虛空無礙疆界。疆界無礙虛空。一月麗

天。無論大江大河。即小而一滴一勺之水。其光到處影現。唯水清而靜則顯。水濁而動則隱。眾生之心如水。阿彌陀佛如月。眾生以信願具足。至誠感佛。則佛應之。如水清月現也。若心不清淨。不至誠。與貪瞋癡相應。與佛相背。佛不能感。如水濁而動則隱。月雖不遺照臨。而不能昭彰影現也。

居今之世。禍亂患難甚烈。欲求一法徧一切法。即生修即生證。徑路修行。唯念佛為第一。大眾既為佛弟子。須擇法眼明。佛法無量無邊。各人須自量根性。上根利智。現身成佛。即佛世亦不多睹。遑論今時之末法鈍根哉。一切法門。皆須自力功深。斷惑證真。見思煩惱絲毫無餘。方了生死。斷見惑已。即證初果。預聖流。名須陀洹。尚須七生天上。七返人間。而斷思惑。漸證四果羅漢之位。生死方了。念佛法門。則不然。祇要至誠懇切。心與佛合。心與道合。臨命終時。自能蒙佛接引。品位高下。由修持之深淺定之。極樂四土。雖生同居。位亦不退。即能頓超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帶業往生。全仗佛力。喻如有大石百千萬個。欲過海者。裝於大火輪中。即可不沈。而運於他處。否則。撮土之沙。亦即下沈。自力欲了生死。猶如捨舟過海。除非有羽能飛。否則。未有不墮溺者。仗佛力了生死。猶如穩坐船中。片刻即到彼岸。修學之士。第一

不可二三其心。隨境所轉。禪教密宗。了無定見。卒至力大益小。不但生死今生不了。即來生亦大不易。念佛一法。論修學。則簡易穩當。論法門。則廣大無邊。

諦公在圓通寺講普賢行願品。對於淨土事理。多已發揮。今予再申述之。夫善財徧參知識。末後受普賢教。證齊諸佛之後。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且以此普勸華藏海眾。夫華藏海眾。無一凡夫二乘。皆法身大士。破無明。顯法性。尚須往生。我何人斯。敢不景從。念佛法門。誠上成佛道。下化眾生。凡聖共由之路。成始成終之法也。修行人須各盡其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身口意三業無虧。發菩提心。自利利人。方名真修。若口說修行。心懷不善。是名假善人。因地既偽。實益何得。又利人一節。倘他人不信。當可默爾而已。其與父母眷屬。天性相關。倘有不信。能至誠代為懺悔。久久自能感格。所謂誠之所致。金石為開。使父母眷屬。業消智朗。自己修持誠篤。他人自當相觀而善。古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身率言從。效力極大。具信心者。不可學外道求生人天福果。及來生富貴欲樂等報。吾保決定蒙佛接引。決定華開見佛。

日者。有居士詢余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彼實毫無心得。祖師之意。庭前柏樹子。巍巍大

樹學人當下即見。令人參而自得。不然。本明心地。無所發明。即見不過柏樹子而已。宗門所有言句。一一皆指歸即心自性。初無義路可以思量。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乃見自性天真之名字佛。非究竟涅槃福慧圓滿兩足尊也。明心見性。是悟非證。悟後當須斷見惑證初信位人聖流。斷思惑證七信而了生死。八九十信破塵沙伏無明。破一品無明證一分三德秘藏。而證初住位。即為法身大士。再歷十住。十行。十回向。以迄十地等覺。再破一品無明證一分三德秘藏而成佛矣。學者切莫妄會。古人謂西方極樂世界唯有一樂字。可惜世人不能全身靠倒。大眾聞法有素。深望至誠懇切修持去。吾保將來成佛有分。勉之哉。勉之哉。

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法語

觀世音菩薩愍念眾生。尋聲救苦。凡作善事。懇求菩薩。必垂加被。令其得成。若作惡事。亦垂加被。令決不成。以成則造罪墮苦。其苦難救矣。此菩薩之真慈大悲也。欲決疑者。若原供有菩薩像。則於像前焚香禮拜。若無。則即向此課本焚香禮拜。取五淨錢。在香煙上熏過。心中默禱所問之事。按下所列之偈。並念菩薩若干聲。將錢在手中搖幾搖。令其次序散亂。然後擲於桌上。按次是幾字幾幕。照課本查是何卦。即得其所示之兆云。

杭州南天竺寺觀音殿上樑法語

大士本無心與身。隨緣應現遍刹塵。今日重興天竺寺。普令群倫沐慈恩。舍空寶殿上棟梁。
大轉法輪闡佛光。助緣檀護蒙法力。子孫賢善百世昌。

上堂法語 六十七篇

(一)

一句彌陀妙難量 凡聖同依證真常

但願此法廣流布 窮盡三際遍十方

如來說法。眾生得度。難易遲速。大有差殊。是以圓音頓演。機熟者即證菩提。一雨普潤。根小者。但長分寸。由是頓漸偏圓。廣設逗機之教。律教禪密。大開利物之門。求其凡聖共修。大小一致。即淺即深。下手易而成功高。至圓至頓。用力少而得效速。等覺菩薩。依之以圓成佛道。逆惡眾生。仗之以出離輪迴者。無如淨土一法之殊勝超絕也。在昔正像。代有高人。續焰傳燈。騰輝竺震。末世劣機。欲了生死。捨此法門。其何能淑。諸人各宜至誠懇切。持佛名號。佛念一舉。凡情頓斷。福山聳而業海乾枯。罪霧消而慧日昭彰。方知即此持名。原是實相。一生淨

土直契寂光。卓杖云

一條蕩蕩歸元路 直下還家莫問津

(二)

一句南無阿彌陀 誠為我佛之心要

豎徹五時大小乘 橫該八種權實教

大覺世尊示生世間。廣張教網。度脫眾生。以醍醐之一味。隨機宜而殊說。根熟者。即使其直下證入。機生者。乃資以漸次薰陶。從初成道。迨至涅槃。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雖大小偏圓。權實頓漸。無法不備。無行不周。而於諸會之中。於茲淨土一門。尤復頻頻讚歎。諄諄叮嚀。欲令九界同登佛界。三乘共證一乘。所以費盡婆心。不惜金口。諸人今日。幸得聞熏。必須感佛恩德。專持聖號。都攝六根。放下萬緣。務使心境虛寂。猶若以空合空。佛念契符。宛如將水投水。則不離當念。頓證真常。佛語誠實。各宜信受。卓杖云

何待龍華親受記 珍池直上紫金蓮

(三)

十方一切諸佛師 原是西方阿彌陀

趙州沖口一句子 普令含識出娑婆

參禪上士學佛高流。欲得無師之智。須知有師之法。昔有僧問趙州。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州云。有。問。如何是諸佛師。州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夫一切諸佛。所證所斷。悉皆平等。毫無差殊。故華嚴經云。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如何趙州說阿彌陀佛。是十方諸佛之師。且道意旨如何。若能了徹。何幸如之。如或未了。且請專持彌陀聖號。持至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雙忘時。忽然平地失蹤。驀爾翻身起來。方知趙州道。本大方語出格外。不動干戈。坐致太平。諸人還見趙州麼。卓杖云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四)

應當發願願往生 濁惡客途速起程

自是不歸歸便得 故鄉風月有誰爭

大覺世尊愍念眾生。開淨土之法門。示歸元之捷徑。彙三乘五性。同登淨域。導上聖下凡。總

證真常。是故如來行此難事。速成菩提。末法唯依念佛。得出生死。華嚴勸進。文殊發願。最勝方便之行。馬鳴示於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龍樹闡於婆沙。釋迦後身之智者。說十疑論而普勸往生。彌陀示現之永明。作四料簡而專主淨土。所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諸人當以佛號對治凡情。使根根塵塵無不念佛。庶法法頭頭皆證圓通。自己本有心性。由茲徹底圓彰。諸佛出世本懷。方可究竟快暢。卓杖云

拈來窮子衣中寶 恰是輪王頂上珠

(五)

一句彌陀格外宗 無邊法藏盡包融
水底月是天上月 穀中風作隴頭風

法藥無量。對病者良。教海無邊。契機者妙。諸餘法門。各逗一類之機。不能普被三根。談大則小根不能入。說小則大根不須修。唯茲淨土宗超格外。大小普攝。利鈍齊收。全性成修。上上根不能踰其閻。全事即理。下下根亦可臻其域。仗彌陀之慈力。開如來之知見。始則六根都攝。繼則一心不亂。以念佛心。人無生忍。甫知百千法門。不離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譬如

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舍元殿。不須問長安。一人此門。所作皆辦。但具肯心。決不相
賺。乃無上之禪宗。實超格之方便。卓杖云

但得陽春驀地到。從教無處不花紅。

(六)

一句南無阿彌陀。無盡法藏之總持。

信願行三若具足。即生定得證菩提。

淨土一門。徹上徹下。初機與後心共修。往生一事。資始資終。小凡並大聖咸趣。至圓至頓。最
妙最玄。是華嚴末後歸宗之一著。乃如來徹底為人之極談。且勿論三關透徹。五眼圓明。縱
饒證齊過去正法明。亦當親近現在阿彌陀。其或參而未悟。悟而未徹。請將此一句南無阿
彌陀佛。當做本命元辰。時時繫念。刻刻提持。忽然能所雙忘。頓見心佛不二。方知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土。自他不隔於毫端。從茲消業繫籍。生如來家。安住三德秘藏。常
享法樂。遍入十方刹海。廣度眾生。卓杖云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

(七)

動地驚天勤念佛 捶門打戶勸修行

問渠因甚忙如此 只怕眾生入火坑

淨土一門囊括萬行。暢諸佛出世之本懷。作眾生歸元之捷徑。略言之。只一淨字。可以總攝無遺。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此淨之極致也。除佛世尊。孰克承當。廣說之。雖三藏十二部之圓談。五宗諸師之妙義。亦詮不盡。縱令盡十方世界海。一切眾生。同成正覺。以神通力。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說。又豈能盡。良以淨土法門。本自不可思議。由是之故。華嚴法華等諸大乘經。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天台永明等諸大善知識。莫不以此指示勸導。普令往生。以其為諸法之歸宿。佛祖之心印故也。卓杖云

彼既丈夫我亦爾 珍池各佔一枝蓮

(八)

欲得現生離結縛 心神速向安養托

證齊諸佛求往生 原是華嚴末後著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隨機施教。說種種法。無非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已。然佛之知見。眾生本具。而無始迷昧。淺深不同。迷之淺者。隨修一法。即可悟入。迷之深者。匪仗彌陀宏誓願力。決難克證。況茲一法。為諸佛之秘要。乃修證之極致。如來初成正覺。說華嚴經。具無量法門。收一乘根性。而善財童子於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乃令發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並勸華藏海眾。同生西方。諸大乘經。皆啟斯要。諸大開士。咸入此門。觀此。可以盡斷狐疑。專持佛號。期覲彌陀於寂光。永垂覺範於末世。卓杖云

自從海眾西歸後 舉世咸皆照樣行

(九)

西方慈父阿彌陀 誓願宏深惠利多

但肯一心常憶念 定蒙接引出娑婆

淨土法門。肇始於彌陀導師。演暢於釋迦世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以讚揚。兩土高僧。發金剛心而流布。修持軌則。平分四種。所謂持名。觀像。觀想。實相。持名最易。實相最難。然能持至

一心不亂。心佛雙忘。則實相妙理。當體全彰。是知持名。不異實相。而一代時教。百千法門。無非令人親證實相而已。既證實相。則情空境空。心淨土淨。若長風齊鳴於萬籟。如一月普印於千江。光明壽命。橫遍豎窮。直與彌陀世尊。同一廣大悠久。如是。則何經非淨土之經。何行非淨土之行。是知此法。總括法藏。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為人道之要門。作九界之特怙。卓杖云

淨土法門如大海 千流萬派盡朝宗

(十)

我心佛心眾生心 是三畢竟無差別

若能返妄以歸真 立見明生而暗滅

眾生之心。與諸佛心。本自一如。了無二致。眾生迷故。妄受生死。而威神不減。諸佛悟故。親證涅槃。而德相不增。所謂諸佛承眾生愚癡之力。破盡無明。成等正覺。布大法雲。施大法雨。俾熱惱以清涼。令長夜以頓曉。眾生承諸佛智慧之力。發生無明。輪迴六道。造諸苦因。受諸苦報。迷佛性而不覺。忘衣珠而弗寶。向背迥分。功用實等。迷悟雖殊。心性無二。了此。則返迷歸

悟捨生取佛。直教諸佛心中眾生。心心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然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始可一得永得。不致半途而廢。譬如客作賤人。為長者子。無量珍寶。不求自得。卓杖云

彌陀慈父法中王 甄陶凡聖證真常

(十一)

願將穢土三千界 盡種樂邦九品蓮

寄語南詢諸上士 急求西去效普賢

吾人一念心性。不生不滅。非色非空。豎無初後。橫絕邊涯。不變隨緣。歷九界而不滅。隨緣不變。證佛道而不增。光明洞徹。受用自在。直與諸佛。無二無別。但由迷真逐妄。背覺合塵。致使生佛懸殊。苦樂迥異。由是世尊廣演言教。為實施權。備設五乘之階位。開權顯實。同歸三德之法門。無非令其返妄歸真。背塵合覺。復還本有之天真。親證無上之覺道。又欲普令三根即生成辦。特開淨土。專勸往生。等覺菩薩逆惡凡夫。咸使憶念彌陀。往生西方。良以仗佛慈力。俾凡夫頓出生死。菩薩速成正覺。實為法藏之綱宗。修持之捷徑。各宜奮發大心。勿負本

有佛性。

卓杖云

但能托質蓮池裏 速證寂光常住身

(十二)

真如法性無形體 心色有空俱莫擬

清淨莊嚴妙難思 不離動作雲為裏

真如法性。本無生佛。凡聖之名。圓覺妙心。豈有人天升降之相。只因迷真逐妄。循流忘源。遂致六道輪迴。永劫無已。大覺世尊。特垂哀愍。示以本有之家鄉。導以歸元之捷徑。極談淨土。普勸往生。若能念茲在茲。持佛名號。日久月深。力極功純。自然能所俱寂。心佛兩忘。不離當念。親證三昧。徹了自心。獲大總持。如是則尚住娑婆。便作彌陀之真子。未生極樂。已為大士之良朋。縱令根機劣弱。未克臻此。亦可現世福深壽永。千祥萃集於厥躬。臨終聖應佛迎。長劫優遊於淨土。且道何以如此。

卓杖云

葛倚喬松超萬卉 水歸大海王百川

(十三)

四色蓮華間綠荷 一蓮華載一彌陀

莫疑淨土程途遠 日日人生雨點多

樂邦教主彌陀世尊。濟度無方。津梁罔測。在因發四十八種之大願。得果攝十方九界之有情。故致川流波赴。同歸淨域。海納空含。悉證真常。上之則觀音勢至。文殊普賢之大權菩薩。下之則鸚鵡八哥。地獄餓鬼之具縛凡夫。若具真信切願。無一不蒙攝受。以其由己信願。感佛慈悲。仗威神力。直出五濁。既生淨土。托彼勝緣。六根所對。無非佛境。故得頓斷煩惑。速登覺岸。古德所謂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揚於順水。其慈隆即世。悲臻未劫。雖聖有所不識。在凡又何能名。懇祈諸人。仰信佛言。急求往生。卓杖云

圓發三心勤念佛 阿誰不育寶蓮中

(十四)

撥波尋水原無水 識水成波水便流

欲得如來真解脫 眾生心行急研求

佛與眾生心性本同。迷悟攸分。苦樂懸殊。在眾生則背覺合塵。具足無量煩惱惑業。功德智

慧無由顯現。如水因風動以成波。在諸佛則背塵合覺。具足無量功德智慧。煩惱惑業淨盡無餘。如波因風息而成水。若欲取佛捨生。背塵合覺。必須以佛境界為增上緣。圓發三心。執持聖號。拳拳服膺。切切提撕。八風莫能動。萬緣莫能移。念念返照心源。心心斷除妄本。一旦力極功純。心空境寂。無明淨盡。佛性圓彰。自復本有之天真。以成無上之覺道。且道返本還元一句作麼生道。卓杖云

披拂浮雲畢竟盡。自然明月朗中天。

(十五)

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

三乘十地個裏出。六度萬行體中圓。

淨土一法。超越諸法。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機不收。無根不被。無法不攝。無行不圓。上之則範圍十方。下之則拯濟三途。偏圓頓漸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大小權實。一切行。無不還歸此法界。不斷惑業。得預補處。即此一生。定證菩提。九界眾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自華嚴勸進之後。盡虛空世界海。一切菩薩。無人不求生。

淨土。由祇園演說以來。凡西天東土中一切著述。有願皆導歸蓮邦。是為無上法王。第一慈父。唯證乃知。非言可喻。卓杖云

圓發三心超九界。不離當念得自在。

(十六)

西方有路少人登。一句彌陀最上乘。

把手牽他行不得。直須自肯始相應。

淨土法門。猶如大海。豎深無底。橫廣無涯。遍納百川。普吞萬派。無邊教網。皆為註腳。無量行門。總作莊嚴。是故華嚴海眾。盡遵十大願王。法華一稱。悉證諸法實相。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以讚揚。歷代高僧。發金剛誓願。而流布諸人。既朝佛海。當入普門。以觀音之返聞。持彌陀之聖號。如雞伏卵。如子憶母。朝斯夕斯。念茲在茲。忽爾心佛雙忘。前後際斷。自然迷雲盡而性天朗耀。穢業消而淨報現前。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不離當念。親證法身。然後乘本願輪。入生死海。盡來際以度脫。有情空生界而齊成佛道。卓杖云

由斯蕩蕩平平道。直下歸家見主翁。

(十七)

一句彌陀實中權 須知教內有真傳

洪名舉處凡情斷 雲散長空月在天

法藏汪洋莫測深廣。佛地遙遠誰至封疆。不依逗機之教。何能徹底掀翻。若得方便之門。自可直下證入。由是世尊發大悲心。普令眾生專修淨業。俾具縛之凡流持彌陀之聖號。以彼果德。作此因心。轉變凡情。成就聖智。由厭穢以離穢。如濯垢以無垢。因欣淨而獲淨。若染香而得香。三毒斷而三智圓明。六賊滅而六通自在。深入於薩婆若海。高登夫阿鞞跋地。於一念中遍十方以上供諸佛。盡未來際窮法界以下度眾生。雖然如是。且道即凡成聖一句子。畢竟又作麼生道。卓杖云

因地而倒因地起 轉凡成聖即此理

(十八)

一句彌陀空假中 千門萬派盡牢籠

念到心佛雙忘處 警地新逢舊主翁

淨土旨趣。其妙莫測。一真絕待。三諦圓融。因該果海。生佛原自一如。果徹因源。凡聖本無二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猶當遜其奇特。即生念佛。即生成佛。歷劫修證者。益宜仰其高風。普被上中下根。統攝律教禪宗。如昊天之總覆群倫。猶厚地之均擎萬象。有教無類。若時雨之潤物。三草二木俱暢茂。有歸斯受。似大海之納川。千江萬水盡朝宗。諸人欲出生死。急宜拳拳服膺。直使己心佛號。打成一片。不分自他。了無能所。則本有妙性。方可徹底全彰。無上菩提。速得究竟圓滿。卓杖云

專念如來無量壽 即隨勢至證圓通

(十九)

佛真法身了無相 應機赴感常適當

月印千江絕參差 春育百卉咸條暢

佛真法身。充滿法界。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不動真際。普應群機。適相符合。了無參差。猶如溫和陽春。普育百卉。而春何容心。亦若清涼皓月。遍印千江。而月不致意。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山僧不喜順水颺帆。最好

逆風把舵。且問諸人。還曾見佛身也麼。若道不曾見。既充滿法界。則二六時中。在汝諸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為甚麼不見。若道曾見。佛身是何相貌。試道道看。良久云。諸人既各答。山僧不免代一轉語。卓杖云

光華曉日騰雲起。泛濫秋潮浮海來。

(二十)

如來福德智慧相。全在眾生一念中。

風掃浮雲究竟盡。普天俱見日頭紅。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迷悟攸分。升沈迥異。雖則迥異。體原無殊。如金在藏中。珠系衣裏。由不了解。妄受貧窮。若遇智者。慈悲指示。則無盡寶藏。原是固有家珍。隨意受用。從茲得大自在。所以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現前。當知迷之。則智慧德相。全成妄想執著。悟之。則妄想執著。原是智慧德相。猶如水結成冰。冰消成水。諸人急須反觀內照。復本心性。庶不致迷已而逐物。埋沒法王身。且道如何是法王身。卓杖云

天光雲影譚真諦 山色溪聲現玉容

(廿一)

菩薩清涼月 遊於畢竟空

眾生心水靜 菩提影現中

菩薩念念欲度眾生。眾生心心憶念菩薩。猶如兩鏡交含。千珠互現。感應道交。自蒙濟度。若無誠心。即難獲益。是自障蔽。非菩薩咎。圓通大士。誓願宏深。濟度無方。津梁罔測。刹刹塵塵。在在處處。有求皆應。無感不通。如一月普印於千江。了無前後差別之異。而千江俱現乎一月。或有明暗去來之殊。須知菩薩之心如月。眾生之心如水。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取水而遽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遽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來。若依此義。以感菩薩。定然業障消除。智慧開發。了自心於當念。成佛果於將來。雖然因齋慶讚。又作麼生。卓杖云

一誠有感千華座 萬福無疆百世昌

(廿二)

菩薩恩澤遍十方 檀信投誠即蒙光

欲知感應道交處 請看一月印千江

菩薩之心。具大慈悲。如天普蓋。似地均擎。無一眾生。不欲度脫。眾生之心。具大威神。了無一惡。圓滿眾德。本與菩薩。無二無別。只因隨順染緣。故致迷昧本體。譬如暗室觸寶。非但不得受用。反更受彼損傷耳。諸人不憚梯山航海。來此供養菩薩。飯僧請法。到底承誰之力。還能了知也麼。若能了知。何善如之。設或未了。必須至誠懇切。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稱其名號。於念念中。返觀內照。看此音聲。起從何起。落向何落。力極功純。徹見心源。方知自心。本自清淨。所謂眾生者。即非眾生也。卓杖云

不經一番寒澈骨 爭得梅花撲鼻香

(廿三)

般若智力不思議 一照頓空五蘊聚

諸人既欲度苦厄 何不奮志以仰企

五蘊本體。即如來藏。眾生不了。妄起貪著。由茲一迷。永劫輪轉。唯我大士。以般若智。照見蘊

空度諸苦厄。圓成覺道。夫此正智。如大火聚。四面皆不可入。入則被燒。如清涼池。周圍悉可以灌。灌則離垢。如阿伽陀藥。普治眾病。如轉輪聖王。統轄四洲。如金剛王。能壞一切。不被物所壞。如太虛空。能含萬象。了無一法能逃。諸人各宜效彼先覺。反照蘊性。照體一立。蘊聚頓空。從茲契深般若。度諸苦厄。無明盡而妙性全彰。諸法空而無生徹證。隨彼諸佛。成無上道。繼斯列祖。傳不二宗。雖然。更有佛祖不傳之妙。諸人還委悉也麼。皇杖云

無雲橫嶺上。有月落波心。

(廿四)

心境二法兩敵立。無邊生死由此起。

若能當境了無心。即證本有如如體。

現前一念之心。原自無生。因境方生。現前一切諸境。從本非有。因心故有。迷者。迷境即迷心。悟者。悟心即悟境。所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亦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若能了知境即心故。則境不可得。心即境故。則心從何有。自然兩頭坐斷。中道不居。離凡聖之假名。契佛祖之心印。圓無上之覺道。證常住之法身。山僧上來所說。心境相生相泯之義。或恐諸人未能諦信。

不免引個古德。為作證明。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諸人還了知也麼。卓杖云

水流還到海。月落不離天。

(廿五)

撥動曹源一滴水。直下流通遍大千。

若人稍取沾唇吻。五蘊空虛萬德圓。

若論個事。人各現成。具足聖智。了無凡情。只因迷妄。頓失本明。致令佛性。反作眾生。諸人既欲返本還元。追蹤先覺。須識曹溪法味。用續心宗。昔有僧問法眼禪師。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不會厥旨。如入暗室。不見自身。天台韶國師。適在其傍。一聞此語。如桶底脫。法眼云。汝見個甚麼道理。試道看。韶公云。是曹源一滴水。眼遂印可。且道此僧韶公同聞此語。因甚有悟不悟。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正好於生死熱惱海中。布大慈雲澍大法雨。普潤一切枯槁眾生。若檢點不出。且看檢點不出的是個甚麼。卓杖云

高山流水調。子期始知音。

(廿六)

一切諸惡皆莫作 所有眾善悉奉行

身心清淨絕塵垢 無上佛道速圓成

如來出世。教化眾生。無非欲令攝身口意。斷惡修善。復本心性。成無上道而已。昔白居易問烏窠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會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刻論此語。唯佛究竟。世人無知。視為淺近。所以德不加修。過不加改。永劫輪迴生死耳。然此兩句便是第一義諦。若欲親證。當於日用中求。凡背忠孝節義者。徹底擺脫。凡合忠孝節義者。通身荷擔。必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妙性全彰。直同雲開月露。方知前來斷惡修善。盡屬第一義諦本地風光。雖然。因齋慶讚。又作麼生。卓杖云

千祥雲集 百福駢臻

(廿七)

借問此心何所似 猶如隨色摩尼珠

眾色現時識本體 圓成無上佛菩提

常住真心。涅槃妙性。佛與眾生。初無二致。只因日用不知。遂成長劫輪轉。須知此心。無始至今。終日隨緣。終日不變。終日不變。終日隨緣。雖隨緣而究竟不變。如金鑄佛炮。而善惡迥殊。體無改異。雖不變而任運隨緣。如鏡當胡漢。而妍媸迭現。質不減增。隨染緣則輪迴六道。隨淨緣則超越三乘。升沈雖殊。心性不二。如摩尼珠。隨色各現。遇白則白。逢黑則黑。變現不一。本體如故。若能於正隨緣時。徹見不變之體。是人即可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比肩齊立。把手共行。雖然。且道不變之體。作麼生見。卓杖云

山花開似錦 潛水湛如藍

(廿八)

吾人介爾一念心 遠離空有諸名相

千賢萬聖莫能宣 其體非真亦非妄

真如妙心。圓明覺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實成佛之正因。乃智慧之根本。非無非有。四句之過圓離。即色即空。二邊之偏俱遣。斷真妄之假名。絕生佛之稱謂。圓鐸鐸。光爍爍。五眼莫能覲其體。淨裸裸。赤灑灑。四辯未可宣其相。迷此心者。名之為凡。妄受無邊生死苦。而功能不

滅悟此心者號之曰聖。常享無盡涅槃樂。而力用不增。迷悟攸分。升沈立判。苦樂雖異。本體無殊。山僧不惜口業。普為諸人。出塵中之大經。示衣裏之明珠。請各領納家珍。隨分受用。且道如何即是。卓杖云

腳底頭顛明的的 聲前色後露堂堂

(廿九)

應無所住而生心 生心畢竟無所住

不動真際涉眾緣 明月影現萬川內

菩薩依真而住。故住無所住。隨願生心。故生無所生。故般若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了知根塵本空。識性如幻。似夢裏之山川。如鏡中之花柳。故能居塵不染。了無世俗貪著之心。佛法僧寶。當體即真菩提涅槃。唯心本具。因茲稱性起修。不見能修所修之相。生其心者。以此無住之妙心。圓修無作之道品。雲布度門。波騰行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但期普利自他。不惜頭目髓腦。破二執以淨盡。達三輪之體空。無住而生心。生心而無住。寂照不二。真俗圓融。所以六祖一聞。頓證真常。還識六祖證處麼。卓杖云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三十)

禪機本自離言詮 妙體圓成修證先

獨耀靈光觸境識 拈花便可續心傳

真如妙性。人各圓成。非心非色。離相離形。空有俱不可擬。凡聖皆莫能名。頭頭總是。迷之則當面錯過。法法咸非。悟之則舉體昭明。故鴻山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即如如佛。諸人既參西來大意。期續向上宗風。於根塵門頭。還曾識得獨耀靈光否。若或未能。山僧不免饒舌。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只因合塵而背覺。逐妄以迷真。致使本有涅槃妙心。永劫沈淪於生死。無上如意寶珠。長時埋沒於情塵。

卓杖云
埋沒於情塵。

山僧特地重拈出 雨寶敷珍贍濟貧

(卅一)

聞性本具圓通常 動靜寤寐總昭彰

若能返聞聞自性。娑婆當處即寂光。

娑婆教體。妙在音聞。一念聞性成佛根本。聲有不生。聲無不滅。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背本聞。循聲流轉。但求多聞。不解觀心。縱持諸佛所說之法。不了自己能聞之心。則不能契會本有。領納家珍。所以楞嚴經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觀世音菩薩。往昔蒙觀世音如來教以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遂得人流亡所。證真圓通。諸人當於聞聲之後。及未聞之前。返觀此之聞性。為因聲而生。隨聲而滅耶。為不因聲而生。不隨聲而滅耶。如是觀察功純力極。自然聞塵清淨。聞性昭彰。則觀音大士不能獨美於前。現未海眾。皆得媿休於後。雖然。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生。震威喝。下座。

(卅二)

知見立知無明本 知見無見即涅槃

無立一時俱擺脫 妙諦千聖不能傳

眾生沈淪生死。諸佛獲證涅槃。皆由一念以為根本。然此一念。本具真戒真定真慧。原無妄貪妄瞋妄癡。眾生迷背自心。向外馳求。於本具者。不能了知。於原無者。認作實法。遂因六根。

觸對六塵。引起六識。從茲發生無量種種知見。不知根塵本空。識性如幻。不能返觀內照。復還本體。以致輪轉生死。無有了期。若知即此現前所有知見。本自不生。自然於諸塵境。不起攀緣。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即得速證菩提涅槃。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正所謂萬境本閑。唯心自鬧。一心不生。萬法俱息。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

生。
卓杖云

春到花枝上 月落寒潭中

(卅三)

個事無時不現前 法法頭頭本天然

觸境若能識自性 何勞更問祖師禪

若論第一義。在諸人分上。本自現成。無餘無欠。頭頭顯露。法法全彰。直同花放春來。不異渠成水到。向行住坐臥內。顯本神通。於見聞覺知中。作大佛事。咳唾掉臂。著衣吃飯。一一皆是西來意。般般總契祖師禪。三際坐斷了。無始終之遷變。十界平沈。何有寒暑之往還。如朗月以中天。川川俱現。猶水銀之墮地。顆顆皆圓。允矣難名難狀。誠然最妙最玄。古人於千百年

前預知諸人現在所證之自受用三昧。懸作一偈以頌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無地避殘紅。卓杖云

欲知末後作麼云。且聽萬象舉似君。

(卅四)

拄杖擎天柱地。徹透西來大意。

敷座諸人眼中。宣揚第一義諦。

舉杖云。一條拄杖活如龍。體本寂然用無窮。收來安置微塵裏。放去包裹太虛空。數珍兩寶等

閑事。作楫為霖莫致功。若是俱眼禪和子。與奪皆可振宗風。古德云。汝有拄杖子。奪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與汝拄杖子。又云。汝有拄杖子。與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奪汝拄杖子。且道兩番與奪。是同是別。同別且置。諸人還識拄杖子麼。此拄杖子。本無有生。故劫成而不生。本無有滅。故劫壞而不滅。雖有形相。五眼畢竟莫瞻窺。具大力用。十界悉皆賴依託。雖然。今事門頭。又作麼生。卓杖云

一撥撥動向上機。立見龍騰與豹變。

(卅五)

第一義諦了無言 言與無言總皆是

譬如厚地並高天 舉世無人能回避

若論第一義。正好卷席散目擊而道存。方是英烈漢。須菩提宴坐石室。天帝釋雨花讚歎。諸菩薩各說不二。維摩詰默然不辯。是知心通妙諦。無說而熾然常說。神契真乘。無聞而法爾恒聞。了此。則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日往月來。原屬常住之相。雲飛川逝。方見不遷之形。雷震風搖。冰消葉落。鴉鳴鵠噪。山色溪聲。一一皆談實相。般般全露法身。諸人從朝至暮。六根所對。一切境界。何一非是。又何待山僧鼓唇饒舌。方為第一義哉。因茲不惜口業。徹底道破。雖然。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卓杖云

春種一粒粟 秋收萬顆子

(卅六)

第一義諦何用談 森羅萬象交相詮

雨打葡萄棚落地 風吹楊柳絮上天

若論第一義。不但山僧無法可說。即三世諸佛。亦當口掛壁上。雖然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且從第二門頭。直指向上一路。若於山僧未陞座。維那未白槌以前。徹底薦取。猶較些子。否則騎牛覓牛。有何了期。諸人從朝至暮。動作云為。皆承第一義威神之力。因甚當面錯過。山僧不惜眉毛拖地。更為拈出個事。從來本現成。不妨逐一說與卿。嶺梅庭柏常顯露。夜雨秋風互舉呈。空裏白雲浮片片。枝頭好鳥鳴嚶嚶。水流花放勿錯過。衣暖飯香自了明。仁義禮智備於我。喜怒哀樂豈是情。逢緣遇境能薦取。堪報佛恩度眾生。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生。卓杖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

(卅七)

向上一著法中王 森羅萬象盡舉揚

觸目根塵俱脫落 無邊熱惱頓清涼

向上一著。如何舉揚。龜毛拂短。兔角杖長。非心非色。至大至剛。一塵不立。萬德圓彰。形山無由秘蘊。聚豈能藏。離幻化之妄相。具寂照之真常。孤迥迥。不與萬法為伴侶。活潑潑。獨振佛教之洪綱。如鳥翔空兮。無所住著。猶水入器兮。任彼圓方。能為佛兮。能為祖。堪作聖兮。堪作

狂。起心。苟度。兮。頓失真覺。離念了知。兮。直達現量。從上佛祖。永用舟航。不執一法。頭頭顯西來大意。不遺一物。人人示本地風光。茲者當仁不讓。竭力贊襄。不用夷山填壑。不用剜肉做瘡。在身則令其覺觸。在舌則令其知嘗。普使就路還家。親見本生爺娘。如何是本生爺娘。卓杖云

拄地擎天橫宇宙。見聞堆裏露堂堂。

(卅八)

向上一著作麼詮。法法頭頭總現前。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

向上一著。千聖不傳。不生不滅。無變無遷。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凡不能滅。聖不能添。無眼耳鼻舌身意。而眼耳鼻舌身意。依此而知覺運動。無色聲香味觸法。而色聲香味觸法。因茲以應機隨緣。三乘十地個裏出。六度萬行體中圓。妙而更妙。玄之又玄。心欲思而喪慮。口欲譚而忘言。身子之智不能識。滿慈之辯莫由詮。唯有釋迦老子。與維摩居士。悲心真切。直示法源。不惜自己眉毛拖地。普欲群生鼻孔撩天。徹底顯示於人。因杜口而默然。且道杜口默然。

又顯示個甚麼。卓杖云喫。

一氣不言含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

(卅九)

向上一著妙無窮 即離諸法非有空
若是頂門開正眼 觸機莫不是宗風

向上一著不易摸索。無相無形。難名難邈。一切俱是。一切俱弗。二邊不立。中道不著。言前領旨猶是鈍。句下明宗亦是錯。離念則全體顯露。起心則徹底埋沒。淨裸裸赤灑灑圓鐸鐸光爍爍。宣揚則廣之又廣。五時八教不能盡。契證則約而更約。拈花微笑便付託。從茲偏界流通。廣開來學。各立綱宗以傳心。共出手眼而接物。或面壁以安心。或磨磚以解縛。或揚眉瞬目。或擎拳豎拂。或行正令於一棒。或示指歸於一喝。必使偷心死盡。法性活潑。如雲開而月露。如天空而海闊。復還本有之佛性。永證自性之真覺。卓杖云喎

真覺覲面尚不識 且看不識是阿誰

(四十)

向上一著法界宗 無邊法藏盡包融

三世諸佛從此出 凡聖同歸化育中

向上一著。法界綱宗。非真非妄。無始無終。功等造物。妙協化工。一塵不立。萬德攸叢。遍周靈蟲。旁磚華戎。父子承斯而慈孝。君臣以是而仁忠。猶元氣之充塞宇宙。類太虛之泯滅異同。縱令積集惑業。乃居礙而不礙。直饒圓成福慧。雖處通而非通。一切俱非。兮理超象外。一切俱是。兮道契時中。性相交徹。事理圓融。識不能了。智不能窮。謂之為有。兮不有。謂之為空。兮不空。洵乃鑄佛果之鉅範。澍法雨之神龍。迷之則枉輪七趣。悟之則直證大雄。諸人欲得這一著。識取自家主人翁。還委悉麼。卓杖云

諦觀俯仰視聽處 一一為君現玉容

(四一)

向上一著瓦八紘 徹天徹地甚分明

猶如蕩蕩大王路 舉世無人敢不行

向上一著。離見超情。巨思叵議。難狀難名。無始無終。無壞無成。色前非色。聲後非聲。深固幽遠。無人到。平坦正直。宜彙征。花譚實相。兮芳香鬱鬱。鳥說法要。兮和鳴嚶嚶。嶺梅庭柏。常顯

露夜雨秋風互舉。呈觸目明宗兮如水歸壑。經耳得旨兮猶木向榮。能所雙忘。三際坐斷。根塵迴脫。萬德圓明。既到高高山頂立。須向深深海底行。不離當處。直達覺城。境智混融。忍證寂滅。知見旋復。道契無生。得佛地之常樂我淨。具乾德之元亨利貞。由是而上宏佛道。下濟群萌。普使各獲本妙覺心。從茲永劫恒享太平。諸人還識太平景象麼。卓杖云

法界封疆無客佔。故鄉風月有誰爭。

(四二)

向上一著離言詮。不生不滅本天然。

了無一法育萬象。火裏常開水裏蓮。

向上一著。是何形容。不生不滅。非色非空。不在中間內外。不屬過現未來。生死涅槃。到這裏。總是空華。眾生諸佛。於此中悉是假名。寂兮寥兮。雖圓五眼無由睹。高也明也。縱具四辯莫能揚。無象而為萬象之主。非法而作諸法之宗。聖由是而作聖。顯諸德而不居德。凡以此而為凡。作諸過而不染過。非情慮之可擬。豈名言之能詮。迷之則永沈苦海。悟之則頓登性天。若能反觀內照。直下即徹心源。展轉以心印心。俾火盡而薪傳。盡來際以續慧命。普令群倫。

面目共見未生前。且道未生前面目作麼生見。卓杖云。喎。

一朝洗面摸著鼻。兩孔出氣大頭垂。

(四三)

向上一著離真妄。凡情本是如來藏。

斷除分別盡無餘。即證毗盧剎塵相。

向上一著是何相狀。非濁非清。非真非妄。四句圓離。百非安謗。妙用難思。奇勳無量。空非空。兮有非有。背莫背兮向莫向。心欲思而慮亡。口欲談而辭喪。只因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感諸佛稱性而演暢。欲得旨歸。須親宗匠。宜神會於拂豎拳揚。勿錯過乎水流花放。觸目皆是菩提。動念即成業障。直得一心不生。六根虛曠。身世俱殞兮究竟歸元。人法雙忘兮徹底了當。到此則海闊天空。雲開月亮。涅槃生死同一如。煩惱菩提無二相。證常住之法身。息輪迴之流浪。茲者既蒙敦請。當仁不讓。一一和盤托出。各各普同供養。卓杖云。喎。

勿效囫圇吞棗人。拈出滋味大家望。

(四四)

向上一著提正令 摧魔制外陶凡聖

無始妄惑盡銷熔 賾復本有真如性

向上一著全提正令。妙用恢宏。威力雄勁。殺活自在。如金剛王刀。妍醜迥分。如摩尼寶鏡。鋒芒略露。則變豹騰龍。光焰一彰。則轉凡成聖。直同水到渠成。宛若繩彈木正。頓令根塵迴脫。類長空霧卷而天開。定慧圓明。譬萬川波澄而月映。由是而三乘安心。群魔乞命。天清地寧。國恩家慶。息幻化之輪迴。離生死之陷阱。論其體。則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心行處泯。言語道罄。包十虛而有餘。盡三際而無竟。為法藏之綱宗。作修持之把柄。斯乃當人離念靈知之真心。隨緣不變之佛性。只因妄想執著。永劫不能親證。且道證時何如。卓杖云喎

海湛空澄雪月光 普天匝地咸清淨

(四五)

奮發最勝金剛心 受持如來金剛戒

人流亡所證寂滅 追蹤往劫觀自在

如來制戒。調禦眾生。為苦海之津梁。作畏途之善導。小根者依之。即得離惡道以生人天。證

真諦而入涅槃。大根者依之。頓獲復本有而具萬德。滅無明以成佛果。盧舍那佛以戒為體。以其惡無不盡。故名曰淨。善無不圓。故名曰滿。須知十方諸佛圓滿報身。皆由嚴持淨戒之所克證。汝等既為佛子。既受佛戒。必須仰效先覺。嚴淨毗尼。寧可喪身失命。不令少有毀犯。始則清淨三業。成大法器。終則宏範三界。作大導師。握萬行之司南。獲法藏之總持。斷凡情以顯聖智。報佛恩以度眾生。卓杖云

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 三學圓明 芳繼雙桂

(四六)

戒為無上菩提本 持則圓成功德聚

迴脫根塵無所著 是名持戒第一義

大覺世尊。普令眾生。復本心源。入佛境界。從始至終。唯戒是賴。若不持戒。尚不能得人天有漏業繫之身。何況具諸功德。圓成種智。譬如欲歸故鄉。無戒足則不能至。欲采眾寶。無戒手則無所獲。戒為祛煩惑之聖藥。戒乃滅幻苦之良方。戒實出生死海之舟航。戒是涅槃山之梯磴。不持戒而修善。福盡還須墮落。能持戒以修善。因圓必成覺道。汝等持佛淨戒。遇諸境

緣必須了知三輪體空。六塵即覺。自然根境不相黏。身心永清淨。近為三有良福田。遠作九

界調御士。卓杖云

恪遵如來清淨誨。定出娑婆超群萃。

(四七)

處世清淨如蓮華。生在淤泥不染塵。

對境無心絕瑕類。徹見威音那畔人。

一切眾生輪迴六道。生死死生。生生死死。久經長劫。不能出離。如蛾赴燈。自取燒爇。如蠶作繭。自致纏縛。溯其本因。皆由不知自己一念心性。本來是佛。迷心逐境。背覺合塵。起貪瞋癡造殺盜婬。致令罪業山積。生死海深。大覺世尊。特垂哀愍。宏開戒範。普度群萌。於梵網經中。極口勸讚道。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汝等發菩提心。受佛禁戒。法從茲一念不生。三際坐斷。諸惑盡滅。萬德圓彰矣。卓杖云

慧風掃得長空淨。佛日依然朗太清。

(四八)

戒為無上菩提本 華嚴大教如是說

三業清淨離瑕疵 若淨琉璃含寶月

大覺世尊出現世間隨眾生機廣演言教約而論之不出三學三學唯何謂戒定慧戒能攝身定能制心照理破惑唯慧是賴三法互資方獲巨益如手互洗始得清淨最初入門戒尤為要縱至究竟亦不捨離戒為法界統攝諸法是知禪即是戒戒即是禪不但分無可分亦且合無可合所以梵網經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汝等既受佛戒必須嚴持直同浮囊渡海不敢稍有破壞初則執身不作次則制心不起從茲三業清淨三德圓彰忍證無生地登不退方知自心本來是佛但因妄想執著歷劫不能證得耳且道證得時何如卓杖云

雲開月露碧天朗 塚去光來寶鏡明

(四九)

世間萬象總歸空 妙性圓明離始終

嚴淨毗尼無毀缺 堪承佛祖古家風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眾生不了。妄起執著。順境則貪。逆境則瞋。於中庸境。猶復愚癡。由貪瞋癡。造殺盜婬。一迷永迷。從劫至劫。輪迴六道。了無出期。以是因緣。感佛悲愍。高張戒網。遍豎法幢。令其守口攝身。端心正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復令返觀內照。體究見聞覺知之自性。力極功純。豁破見思無明之沉惑。方知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我尚了不可得。境又從何發生。從茲六根清淨。三德圓明。不著二邊。不居中道。契無作之性戒。轉無住之願輪。普令法界有情。同登毗尼彼岸。卓杖云

謹受波羅提木叉 卽生大覺法王家

(五十)

夙根深植莫移遷 不染塵緣結佛緣

戒檢嚴明樂趣廣 直同別有一重天

妙性圓明。本無生滅。虛靈洞徹。湛寂常恒。原離凡聖之名。豈有生死之事。無奈眾生。迷背本心。妄起分別。由茲起惑造業。輪迴六道。大覺世尊。愍茲含識。懷如意寶。甘受貧窮。由是運無緣之宏慈。起同體之大悲。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高啟梵網之法會。用垂出世之嘉謨。上攝三

乘聖人下攝六道凡夫。無論僧俗男女。天僊鬼畜。凡有信心。皆令受持。縱喪身命。不敢少犯。初則防非而制惡。繼則斷惑而證真。復其清淨本然之心。還彼妙覺圓明之性。此世尊制戒。佛子持戒之大意也。汝等既受佛戒。各宜勉旃。卓杖云

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五一)

戒為苦海度人舟。直越洪波到岸頭。

三業精純無毀犯。超凡人聖樂優遊。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初成正覺。便制波羅提本叉戒法。陶鑄凡聖。範圍九界。普令法界有情。同成無上覺道。故梵網經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是知戒律一法。上之則三賢十聖。依斯以破盡無明。入佛智海。下之則六道三途。仗此以頓離苦果。永絕苦因。洵為苦海之慈舟。迷津之寶筏。出生死之要道。證寂滅之大猷。若能身口意業。淨等冰霜。一受之後。永無毀犯。兼以自愍愍他。自傷傷他。廣發四宏。遍修六度。則涸煩惱海。入智慧海。離業繫身。證清淨身。凡有心者。皆堪作佛。受戒佛子。各依教修。卓杖云

大治洪爐無棄金 聖凡普使復初心

(五二)

罪從心起將心懺 心若滅時罪亦亡
心罪二俱不可得 徹見自性大法王

心本清淨。由迷昧而反為惡源。身堪載道。因妄念而翻作罪藪。以故於六塵境。起顛倒心。不了本空。妄生貪著。直同狂象無鉤。猿猴得樹。騰躍跳躡。莫能禁制。大覺世尊。以是因緣。為制戒律。令其受持。懺已往之罪愆。如浣故衣。培將來之智種。如栽嘉禾。由攝身而漸至息心。從纏縛而轉得解脫。是知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能持戒。則處處解脫。不持戒。則念念纏縛。纏縛之與解脫。同一六根。只分迷悟持犯而已。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迷悟攸分。天地懸隔。有智之士。可不可以甚深般若。照空蘊聚。以求盡度。一切苦厄。而速成無上覺道乎哉。卓杖云

演若頓息失頭狂 持戒功德不可量

(五三)

三戒威力不可測 能轉三毒成三德

佛智全在眾生心。逆流便可度無極。

眾生心性與佛無二。以迷昧故。妄起無明。由貪瞋癡。造殺盜婬。互相報復。輪轉生死。忽升忽降。頭出頭沒。久經長劫。莫能出離。吾佛世尊。為大醫王。普療眾生。種種心病。心病雖多。三毒以為本。唯茲三戒。能盡拔除。受律儀戒。嚴持無犯。制彼三毒。不發現行。制久心定。得定共戒。以定力故。伏惑不起。戒定力深。得道共戒。斷惑證真。人流亡所。從此以後。有進無退。頓復本心。圓成佛果。既成佛果。常享三德。盡未來際。無窮無極。三毒三德。只此一心。迷則成毒。悟則成德。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汝等若能刻骨銘心。不離當念。證法王身。卓杖云

戒檢嚴淨若冰霜。無邊熱惱總清涼。

(五四)

戒為無上菩提因。能使凡身作佛身。
心性本來無二體。隨緣轉變在當人。

心性無常。從違莫定。習於惡則易。習於善則難。舉目滔滔。盡棄本而逐末。居心抑抑。孰逆流而歸源。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有模範。以為師導。則人欲日熾。危者終莫能安。天真日

昧微者竟無由著。以故我佛出世。調御眾生。攝之以戒律。俾循規而蹈矩。示之以果報。令趨吉而避凶。五戒十善。廣闢人天之路。四宏六度。大開涅槃之門。是知戒為眾生依止。苦海舟航。開遮持犯。懸明鏡於心田。動作云為。凜冰霜於意地。常懷慚恥。不自暴棄。內則尊重己靈。外則仰慕諸聖。從茲復本心源。成無上道。以持戒之利益。度違戒之眾生。汝等各宜精進。無負初心。卓杖云

佛與眾生本一如 從違戒檢致天殊

(五五)

無作戒體生佛齊 佛曾覺悟生曾迷

若於當念忘能所 立地圓成佛菩提

無作戒體微妙莫比。心不能思。口不能擬。包十虛而有餘。窮三際而無已。仰之彌高。不見其巔。探之彌深。莫測其底。為諸佛之本師。是菩薩之慈母。人人具足。各各依止。尚無形跡。何有生死。只因最初一念不覺。遂致無端逐境迷理。由是妄想勃興。人我頓起。內結貪瞋癡愛而不休。外行殺盜婬妄而不恥。以故忽升忽降。長輪六道。頭出頭沒了無一恃。如來視諸眾生。

皆若赤子。垂手提攜。援出水火。俾斷愛見之塵情。受以歸戒之芳軌。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圓明。親見自己。如是則非但不孤佛化。不負己靈。而兼可以作眾生導。為如來使。且道如何便見自己。臯叔云

處處緣楊堪繫馬 家家門首通長安

(五六)

有慧無福慧不真 有福無慧福不純

福慧具足成正覺 福慧俱無久沈淪

欲成無上覺道。必須福慧具足。欲得福慧具足。須入淨戒華屋。法門無量。不出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度。總名出世福德。般若一度。名為出世智慧。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五度無般若。便成住相福德。只獲人天小果。不能究竟到彼岸。不得名為波羅蜜。般若如心。五度如身。般若無五度。雖有覺照。了無施為。亦不能究竟到彼岸。不得名為波羅蜜。六度互資。佛法皆到彼岸。如兩手互洗。一一各得清潔。而持戒一度。通前該後。尤為切要。諸佛以能持戒。故福慧兩足。得證究竟涅槃。六凡以不持戒。故福慧全無。沈淪生死惡道。欲出塵累。戒為第

一汝等佛子各宜努力。卓杖云

福慧何曾離當念 持犯原只在一心

(五七)

自心清淨了無塵 凡則日昏聖日新

若肯嚴持佛禁戒 雲收霧散見天真

真源湛寂覺海澄清。本無能所之端。豈有凡聖之跡。但由警爾情生。偶然失念。遂致識浪陡起。鼓動於真源。妄波勃興。翻騰於覺海。從茲循流忘返。背智長馳。隨生死以漂沈。逐聲色而貪染。以向背之差殊。致十界之果報。由迷昧之深淺。判六道之墜升。欲令返本還源。務須制情滅妄。制滅之法。莫善於戒。不持戒。則雖具聖智。全體變為凡情。能持戒。則不離凡情。直下即成聖智。喻如水結成冰。冰融成水。冰水同一濕性。而流結不同者。以其所隨之緣。有寒溫之各異也。了此則嚴持淨戒。背塵合覺。如喪考妣。如救頭然。縱令千聖齊挽留。撒手向前不回顧。受戒佛子各宜努力。卓杖云

戒網高張為世範 無邊苦海盡乾枯

(五八)

四宏三聚義無邊 聲攝法門妙莫詮

三世如來從此出 聖凡判自犯持間

佛說一切法治一切心。眾生之心病無量。如來之法藥亦無量。然總舉大綱取要而言。三聚淨戒。四宏誓願。攝無不盡。喻如月到中天。春回大地。萬川普印。百卉齊榮。今為汝等。合而明之。三聚者何。第一律儀戒。無惡不斷。即第二宏誓。煩惱無盡誓願斷也。第二攝善法戒。無善不修。即第三第四二種宏誓。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也。第三攝眾生戒。無生不度。即第一宏誓。眾生無邊誓願度也。只此三聚四宏。十方三世諸佛度生妙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允為佛法之綱宗。人道之軌範。捨此則聖無接引之方。生莫能度。凡絕修習之路。佛無由成。卓杖云

十聖尚遵如是義 六凡敢越此嘉猷

(五九)

持戒定能脫苦輪 須同形影兩無分

我人四相盡捐卻 克證真常法性身

夫戒者。人道之初基。卻惡之前陣。伐煩惱樹之利斧。愈生死病之神丹。十方諸佛。依之而證菩提。一切菩薩。由之而得解脫。無盡法藏。舉一全收。徹上徹下。無比無儔。法門之妙。更無過者。所謂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刻論性體。生佛本同。迷悟攸分。持犯立判。持戒作聖。犯則作凡。良由眾生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覺知。喻如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不了當體本空。故受長劫輪轉。汝等欲復本心。直契果覺。但當謹遵毗尼。嚴持無犯。自然摸著娘。未生前本有鼻孔。且道如何即是。卓杖云

幾處齊呼幾處應 一回相見一回親

(六十)

嚴淨毗尼孝道隆 佛乘深植此心中

世間出世咸依止 萬別千差一貫通

世出世間。罔不以孝為本。欲盡孝道。必須嚴持淨戒。蓋以至德要道。儒釋同宗。而現生後世。

利益殊致。先意承志。服勞奉養。竭己之力。悅親之心。不虧其體。不辱其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世間孝道。唯此而已。若於服勞奉養時。委曲宛轉。開諭親意。俾其歸依三寶。齋戒念佛。生則養其口體。死則導其靈魂。使親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上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記。此即世間孝。而兼出世之孝。乃唯約養親而局論也。若能受佛禁戒。謹守無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依佛言教。自行化他。普令斷惑證真。超凡入聖。是名究竟孝順父母師僧三寶。乃孝之極致也。如是行孝。速得成佛。凡有心者。各宜勉旃。卓杖云

孝道若能如是行。堪名無忝爾所生。

(六一)

五戒全體是五常。直同兩鏡各交光。

雖云教理分通局。總為群迷還故鄉。

五戒大旨。不異五常。但其制有親疏。而其益有遠近。若合而明之。則不殺。即是仁。不盜。即是義。不邪淫。即是禮。不妄語。即是信。不飲酒。則心不昏。而神清明。意不亂。而志凝靜。即是智。若詳而論之。儒者盛德君子。但遠庖廚。雖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猶芻蒙悅口。居常食肉。衷

懷安舒。不生痛傷。佛則從巨至細。有形無形。凡有心者。悉令得所。生則不忍損傷。死則導令脫苦。遠解過去之業縛。預培未來之慧根。令持戒者。初則制身不作。繼則制心不起。漸至人我情空。能所相滅。破盡無明。復本心性。裂塵勞網。入解脫門。可謂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聖中之聖。天中之天。德逾乾坤。恩深滄海。殺戒如是。餘可類推。除彼一闡提。孰聞不信受。卓杖云

佛恩歷劫不能宣 略示端倪使自憐

(六二)

慚愧為服忍辱衣 欲證法身勿暫離

萬行由斯皆具足 速成無上佛菩提

信戒聞捨。慧及慚愧。名為七聖法財。洵屬出塵要道。前五為財。後二為守財人。財無人守。隨即亡失。以故慚愧二法。更為切要。慚則內自警惕。尊重己靈。愧則外師景行。仰慕諸聖。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憂。顏子四勿。曾子三省。孟子謂人不可以無恥。世間聖賢。莫不致力於此。遺教經云。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為第一。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常當慚恥。無得暫替。若離慚恥。則失諸功德。

涅槃經云。世間有二種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是知具足慚愧。則煩惱惑業。直下消除。功德智慧。速得圓滿。契無作之戒體。證清淨之法身。汝等若能常懷慚愧。嚴持淨戒。則無邊利益。當自證知。卓杖云

仰副佛化證己靈 全憑慚愧作典型

(六三) 京都白雲觀方丈。道士高仁峒。設千僧齋。上堂法語

三教由來共根源 根源起處莫顛頽

一輪明月當空照 萬水千江影盡圓

茲有京都白雲觀方丈。護法道友。仁峒高公。稟柱下之真傳。作玄門之領袖。踞白雲之丈室。

為黃冠之依歸。欲參普門。故朝第一名山。廣結眾緣。因設千僧大齋。又以心期宏道。志在利人。敦請山僧陞座說法。欲使大眾咸知。教雖有三。道本無二。山僧不免煩木上座為眾指出。
舉拄杖云。大眾看看。這個是儒耶。道耶。釋耶。若能直下瞭然。管取人我相除。參學事畢。一尚了不可得。三又從何而立。若或未了。不免葛藤一上。夫道無形相。如春在花枝。人有彼此。如像含古鏡。雖萬像各異。而原是一鏡包涵。縱千花競秀。而本從一氣化育。全多即一。全別即同。了

此則法法圓通。頭頭是道。從朝至暮。動作云為。無不是老子之常道。孔子之至誠之道。與夫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矣。雖然。高公是一通方作家。不妨更進一籌。且道鏡空花落時。又作麼生。試下一轉語看。良久云

白雲影裏僊人現 手把紅羅扇遮面

急須著眼看僊人 莫看僊人手中扇

(六四) 盛宮保千僧齋上堂法語

壽求

虞廷曾詠股肱良 中外協和庶事康

宿受如來親付囑 永為梵宇作金湯

茲有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界下人氏。寄居本省松江府上海縣。△△廟界下護法信官。議和欽差大臣。鐵路督辦。杏蓀盛公。宮保大人。讀書學道。常存伊呂之深心。發政施仁。大立周召之鴻業。和中外以輔弼金輪。福黔黎而督修鐵路。夙植德本。感祿位至極尊隆。續修福因。願壽算無有限量。祈家門以迪吉。祝國界以安康。故遣貴使來山進香。供普門之大士。齋千眾之僧伽。徧給靜室之道糧。大增梵宇之光輝。敦請山僧陞座說法。山僧不免煩木上。

座當陽舉出。舉拄杖云還見麼。卓一卓云還聞麼。諸人若果頂門有眼。於此見聞親切。豈特直契佛心。續佛慧命於永劫。頓明白性。宏禪道於將來。始知盛公壽等虛空。瓦古今而無滅。智逾日月。一明暗而不昏。眷胄悉預國楨。子孫咸貽世範。兼使華夷同膺多福。中外共納千祥。王道蕩蕩。人各遵行。不動干戈。坐致太平。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生。卓杖云

應現宰官身 廣發菩提心

欲證無量壽 返聞自聞聞

(六五)為本廳張鎮臺上堂法語

多生深植善根苗 屏翰法門衛聖朝

若問西來第一義 請看旭日出雲霄

茲有本廳護法信官總戎大人連勝張公同夫人李氏少爺△△來山進香頂禮圓通大士上祝國運昌泰啟建水陸道場用薦考妣宗親特設如意大齋普供僧眾廣結良緣敦請山僧陞座宣揚第一義諦山僧不免隨機指示就位敷陳只如總戎平生允文允武為翰為屏精忠貫日月浩氣塞天地軍威鎮於遐域禍亂消於未萌且道承誰之力致令如是若能識

得。則先亡速登淨土。已躬福壽綿長。蘭桂敷榮於階下。喬梓用賓於明王。縱令不識明珠。依舊在衣裏。見聞聲色露堂堂。柱地撐天橫宇宙。功勳舉世莫能量。雖然如是。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杖云

太平本是將軍定 樂得將軍享太平

案定海縣清代稱定海廳。普陀山乃定海所屬。故云本廳即定海也。戊戌孟冬晦日慧容識

(六六)為本廳△鎮臺上堂法語

詩詠幹城與爪牙 威鎮四夷衛中華

更有一般奇特處 赤心擁護法王家

茲有本廳護法信官。總戎△軍門大人。前者因事來山頂禮普門大士。用祝國界安寧。復欲廣結良緣。普供大眾。以公務無暇。隨即乘輪而去。茲者夫人△太太續來進香。特設香齋。用補前願。敦請山僧陞座說法。舉卓杖云這個是殺人刀。活人劍。軍門承這個力。身作幹城。衛護皇朝。鎮軍威於遐域。消禍亂於未萌。夫人承這個力。志慕大覺。篤修淨業。垂母儀於閨壺。作師範於女流。佛法軍法。本無二致。失念得念。原是一心。若能一心念佛。妄念直下滅除。自然一

絲不掛。萬慮全消。五蘊空寂。六根清淨。三惑斷而三昧成就。萬善具而萬德圓彰。亦猶運籌有道。制敵得法。則兵不血刃。野無烽煙。自然渠魁授首。從凶歸命。舉寇仇皆為赤子。盡叛逆總作良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會得的頭頭是道。法法皆真。殺人刀。活人劍。二者原來無背面。放下提起細參詳。色前聲後常顯現。雖然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杖云

將軍主帥常惺惺 不動干戈定太平

補袞調羹輔聖主 為霖作楫濟蒼生

(六七)為河南光州何明府為父母求壽上堂法語 父子同作知縣

洙泗淵源通靈津 未叩禪關哪知音

性與天道觸處是 孝心切處見佛心

茲有護法信官△△何公為祈令嚴△△令慈△△壽山聳峻。福海洪深。爵位高升。身心康泰。不憚梯山航海。來禮普門大士。至誠懇切。頻加祝禱。企垂慈愍。速獲感通。又復特設香齋。廣結良緣。敦請山僧陞座說法。山僧嘉美孝心真切。不免就此指歸向上。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梵網經云。孝名為戒。孝名制止。孝順至道之法。是知此一念孝心。

貫徹古今。包羅太空。不生不滅。無始無終。居凡不減。在聖不增。迷之則枉淪六道。悟之則速證圓通。為天地之範圍。作萬象之化工。若能識得。不但親見椿萱壽量。地久天長。嚴慈福澤。山崇海闊。且令孔子心法。歷萬古以常明。如來慧命。經塵劫而永續。上報君親之重恩。下啟

黔黎之多福。還委悉麼。

卓杖云

鼓響鐘鳴聲震耳 擎拳豎拂影凝眸

如來心法原無隱 見聞堆裏為君酬

論文

沈荷生生西決疑

世出世間一切諸事。皆由內因外緣而得成就。荷生小子。宿世固有善根。若不蒙其父教令念佛求生西方。並預聞臨終助念之益者。決難正念昭彰。念佛而去。以一覺痛苦難過。若遇不知輕重之眷屬。必至為之痛惜安慰。破壞正念。凡情既起。佛念即滅矣。此時極為要緊。修淨業者。均當預講。或以後生小子。念佛未久。何以便得往生。須知往生西方。全仗佛力。倘有真信切願。十念尚能往生。況荷生從事淨業。已有年餘乎。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第十八願云。若有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第十九願云。若有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第二十願云。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眾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由此三願觀之。知佛之念眾生。甚於眾生之念佛。凡臨終人。果具信願念佛求生之誠。又得眷屬誠勸助念之力。於斯佛正垂慈接引之時。若無頑冥無知眷屬破壞。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固不須論修持之久暫也。十念尚生。況年餘乎。況眷

屬眾僧之相助乎。如人墮海。忽遇救船。有相助者。則上船。有相破者。仍墮海。生死存亡。只在瞬息間耳。於此上船。一助一破。既不疑。又何於助念破壞生疑乎。於此生疑。即不信佛言。縱修持力深。亦難往生。何以故。以有此疑情。便與佛不相應故。既與佛不相應。則何能承佛慈力乎。凡修淨業者。必須深明此義。則不負佛恩。不虛己願矣。

三轉四諦法輪略釋

初示相轉。謂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召感性。此是滅。可證性。此是道。可修性。二勸修轉。謂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三作證轉。謂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

勸人念佛求生西方。貴乎簡明直捷。固不須泛引四諦法門。然欲示仗自力。佛力二種。了生死之難易。特借此以作兩相比較之據。既知此義。孰肯棄佛力而專仗自力乎哉。今為略釋其義。其比較之文。即於釋此義中帶說之。

此三轉四諦法輪。乃佛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為向所侍從修道之僕陳如。頰韃跋提。十方迦葉。拘利說此法門。彼等聞之。皆得阿羅漢果。僧寶於是現世間也。四諦者。苦集滅道四法。

悉皆審實不虛了無錯謬之義。轉者展轉傳受之義。輪是譬喻。如世車輪能摧碾運載諸物。佛以此法說與眾生。眾生依之修習。即能破除煩惱惑業。是摧碾義。惑業既破。即能親證不受滅涅槃諦理。即運載義。由此義故。稱為法輪。

初示相轉者。首先示其性相若何。令知利害。以定取捨也。此是苦逼迫性者。此之一字。即指所受之苦果而言。謂此正報色身。及與依報國土也。今且約色身說。有此色身。即有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八苦。此八種苦。富貴貧賤通皆有之。何況各人隨業所感之特別苦。由此諸苦。逼迫惱亂於身與心。令人一生不得自在也。此是集召感性者。此字即指見思二惑而言。此之二惑。即是生死根本。名相甚多。不暇詳說。約而言之。即見境所起之貪瞋癡。及不見境自起之貪瞋癡。以煩惱雖多。貪瞋癡三攝無不盡。集者聚集義。由有此二種惑。即能聚集一切煩惱。召感一切苦報。以由起善惡等心。便造善惡等業。有業則必受其報。故長輪迴於三途六道之善惡道中。永劫莫能得出也。此是滅可證性者。此字即指滅前苦集所得不生不滅之理體而言。由修戒定慧道。故得斷貪瞋癡之生死因。從茲便不受輪迴生死之苦果。得證不生不滅之涅槃。故名為滅。滅者無也。既無有生。亦無有滅。不生

不滅。強名為滅。譬如雲霧障蔽虛空。長風一起。雲霧消除。本有虛空。因茲顯現。雲霧障時。虛空原不曾滅。雲霧消時。虛空原不曾生。虛空之本體。固常恒不變。其明暗通塞之相。實有天淵之別。了此而不發心修道。以證滅者非夫也。此理人各自具。若肯修道。無有不得者。故曰可證性。此是道可修性者。此字即指戒定慧言。以佛法雖則無量無邊。戒定慧三攝。無不盡。道者能通義。謂依此戒定慧道而修。必能斷貪瞋癡之生死因。不受三途六道輪迴之生死果。親得不生不滅自心本具之涅槃。然此戒定慧道。亦自心本具。不修則絕。非我有。修之則固非外來。故曰可修性也。此四種法。皆先示其果。後示其因。苦為集果。集為苦因。滅為道果。道為滅因。如此說者。令其知苦而斷集。慕滅以修道也。

二勸修轉者。既知性相利害。若不真實修持。則不能得其利益。遠其禍害。故勸之曰。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以欲離苦果。先斷集因。欲證滅理。先修道品也。

三作證轉者。以佛出世以前。向無此義。今雖為說。或恐懷疑。於是引已所經歷者以作證據。乃謂之曰。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欲知山下路。須問

過來人。佛乃過來人。其言決定可依。以故五人聞之。皆證阿羅漢果。此五人者。宿根已熟。又加以佛之威神加被。故能如此。

若按通途任運得證而論。其難易大相懸殊。以斷見惑之初果。尚須七生天上。七返人間。方證四果。二果一生天上。一返人間。方證四果。三果遍歷五不還天。方證四果。或有歷四空天者。其年月固不易計度也。初二三果。尚經如此之久。而未斷見惑者。當更難若干倍矣。況阿羅漢果。尚屬小乘。其去菩薩地位。甚為懸遠。若能回小向大。方可入菩薩位。漸次進修。以至成佛。此約仗自力修持戒定慧道。以了生死者。其難也。真難於登天矣。以故如來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俾彼證等覺之菩薩與作惡業之凡夫。同於現生往生西方。依普通教理而論。凡夫具足惑業。絕無了生死分。惟淨土法門。若具真信切願。虔持佛號。即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惑業亦不可得矣。以西方境緣殊勝。如大冶洪爐。片雪未至而化。亦如劫火燒世界。灰亦不可得。佛力。法力。眾生心力。三皆不可思議。故有此特別法門。與特別利益也。須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無上法門。世多習矣。不察。謂此蓋為愚夫愚婦所設。自己以智士自任者。不肯隨順修習。遂讓愚

夫婦仗佛力以往生西方。了脫生死。超凡入聖。以智士自任者。其智力仍不奈惑業何。惑業未斷。固不能不向三途六道中受生。既在三途六道中。則與淨土往生之下下品相去奚啻天淵。況上上品乎。愚夫愚婦。固可藐視。愚夫愚婦念佛求生西方。何可藐視乎。藐之。即是藐十方諸佛普度上聖下凡之法。其自誤誤人也大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載 1930 年《重訂西方公據》

普勸敬惜字紙及尊敬經書文

人生世間。所資以成德達才。建功立業。以及一才一藝。養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為世間至寶。能使凡者聖。愚者智。貧賤者富貴。疾病者康寧。聖賢道脈。得之於千古。身家經營。遺之於子孫。莫不仗字之力。使世無字。則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與禽獸無異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愛惜。竊見今人任意亵汙。是以至寶等糞土耳。能不現生折福折壽。來生無知無識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亵汙。遺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不措之躬行。則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則生為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可不哀哉。

又近世儒者。率皆不知敬書。或置之坐榻。或用作枕頭。或以聖訓供戲謔。或以法言證鄙事。

或大怒而擲書於地。或抽解而猶自看書。種種褻瀆。不堪枚舉。不但大小便後。概不洗手。即夜與婦宿。亦不洗手。以故真儒日稀。而世道日見陷溺也。倘以此習慣看佛經。則未得其益。先獲其禍。深可痛傷。懇祈信心士女。各各注意於尊敬經典。即儒書所說。亦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嘉謨。何可任意褻瀆。褻瀆即是自棄其身於明明德止至善之外。佛經所說乃生佛之三世因果。凡夫之六道輪迴。與夫背塵合覺之方。超凡入聖之道。較比儒書只說現世。不說過未。只重形軀。不重心性者。當切要百千萬倍矣。以素所習慣讀儒書。尚獲大罪。倘以此習慣讀佛經。則其罪不更大乎。若能竭誠盡敬。則罪業日消。福慧日增。近則現生往生西方。遠則將來圓成佛道。我願同仁。納此芻蕘。則現未之益。悉皆親受矣。

駁守培法師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論

竊謂末法世界。於禪教律中。能斷惑證真。現身即出生死輪迴之外者。實難其人。以仗自力故。唯淨土法門。則不論上中下根。但具信願。皆可往生。仗佛力故。而守培法師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論。初言信願念三如鼎三足。缺一不可。為古人一時逗機之談。非普通之語。今人執定。則甘露反成毒藥矣。如是。則以佛及東土諸大祖師。宏揚淨土者之言論。皆毒藥也。何以

故令人決定生信故。下又云念佛必定要生信發願。非信願不可。如起信發願。必定要念佛。非念佛不可。如此。豈異定方醫病。難免誤人。靈丹妙藥。病者當飲。病去當除。不病者。雖有妙藥。不可飲也。若如彼說。則佛與西天東土諸祖師善知識。皆誤人之庸醫也。病者當飲。不病者不可飲。試問誰為不病者。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教證齊諸佛之善財。並華藏海眾。以其皆未全體離病。故令飲藥。今守培法師為教佛乎。為教九法界乎。若是教佛。則光愚劣。不得而知。若教九法界。不亦與佛普賢及諸善知識相反。此種大節。曰某尚不以為非。而登之。則恐招禍不淺。至下云無五戒十善之法。無綱常之道。無諦緣六度萬行等法。直是不成話說。靈峰謂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無信願。總屬自力。雖則功夫純篤。尚未至於業盡情空。無信願。則不能仗佛力。未至業盡情空。則自力亦不能到彼佛菩薩境界之極樂世界。此種語言。乃不刊之論。三世諸佛之所讚歎者。今守培法師想是高登毗盧頂之大善知識。否則何能駁此。凡修行人。無不持戒修善。盡綱常倫理之道。故大小乘律中。皆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略文。今謂一心念佛者。皆無其德與道。則此一心念佛之人。為泥塑木雕耶。為仍著衣吃飯。與世人無異矣。若著衣吃

飯。何可無戒善綱常乎。又既著衣吃飯不礙一心。然則生信發願。何為便夾雜而不一心乎。一言以蔽之曰。只知說大話。未曾實行故。祈發大慈悲心。破我之邪見謬執。俾守培法師之論。徧布中外。則是光之所馨香禱祝也。以此宏法。則非光之愚劣所能領會。故不得不為一上呈。白其愚誠。如有妙諦。請為的確指示。印光之所說不合道理。請為闡駁。以開茅塞。但須將光原書隨函寄下。庶可對領座下妙義矣。

附守培法師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論

或問云。信願念為淨土法門三種資糧。勢如鼎足。缺一不可。靈峰蕩益大師云。念佛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一心不亂。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吾師何為以一心念佛即得往生。於古人得無異乎。答。佛法非有同異。時機乃有大小耳。所謂信者。信十萬億佛土外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而不生疑惑也。雖有信心而不願不念。何異說食數寶乎。故說缺願念不得往生。願者。樂欲之意。信有西方極樂世界七寶莊嚴。微妙不可思議。但能起樂欲之心。而不念佛。何異說食不造食。而想食乎。故說缺念。亦不得往生。念者。憶念西方阿彌陀佛如子憶母。念念不捨。臨終往生西方。何異說食造

食而後食之乎。故此信願念三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也。此說雖妙。但是一時逗機之談。不可作普通語也。若決定執之而不融通。則甘露反成毒藥矣。餘言一心念佛即得往生。非於此有別也。但於信願念三法。不起執著耳。如云念佛必定要信願。非信願不可。如信願必定要念佛。非念佛不可。何異定方醫病。豈免誤人。靈丹雖妙。不病此者何用。病者當飲。病去當除。此一定之理也。或問。但念佛而無信願。如鼎去二足。何能立乎。答。若有信願而不念佛。則可云不生。若念佛而不信願。則不可說不生耶。何以故。若人能一心念佛。不願生西方。亦不願不生西方。不願離東土。亦不願不離東土。不願生天。不願為人。不願做修羅。不願成神僊。不願證聲聞緣覺菩薩。不願墮地獄。餓鬼。畜生。不願生東南北方四維上下佛土。惟獨一心念佛。無一切異念。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且道此人到臨命終時。當生何處。若生四空天。他乏空定之因。若生四禪天。他缺離喜樂之緣。若生六欲天。他又欠戒善之德。若生修羅。他又未懷瞋恚之心。若生人間。他又未行綱常之善。若墮地獄。餓鬼。畜生。他又未曾作負債。慳貪。五逆十惡之罪。若證聲聞緣覺菩薩。他又沒有修四諦因緣。六度萬行等法。若生東方佛國。他又未曾念阿閦佛。若生南方佛國。他又

未曾念寶勝佛。若生北方佛國。他又未曾念成就佛。四維上下。亦復如是。但有清淨一心。念阿彌陀佛之因。若不生西方淨土。且問生於何處。難道生於虛空乎。虛空又非所生之處。而且他又未曾念虛空。倘若生處不以念因為主。而以信願為主者。我聞世人有作殺盜淫之因者。未聞有發墮地獄鬼畜之願者。若果無願而不生。則三途應皆空虛。無人願故。若三途非是人生。則因果報應又安在哉。實不知一心念佛。已包括一切。不但信願在其中。則六度萬行。一切萬法。無不具足。一心念佛。當下即是清淨國土。何必執定再要生信發願也。念既如是。願亦如是。信亦如是。淨土法門。貴在一心。从一心為主。以信願念為用。對下根人當全用。對中根人不定用。對上根人單用。對上上根人。則無用無不用。倘正在念佛時。加以欣彼厭此之心夾雜之。其心能一而不亂。未之有也。念不一不生極樂。聞其名。見其形。皆得往生。豈虛語哉。

臨終舟楫

佛制亡僧焚化。原為令其離分段之假形。而證真常之法身也。故自佛立制以來。僧眾奉為常規。奈法道陵夷。延久弊生。如今釋子。率以焚化了事。不依制度。每有以病者臨脫氣時。遽

為穿衣搬動。及入龕一二日。即行焚化者。可謂大違佛制矣。佛說人有八識。即知識也。前五識。名眼耳鼻舌身。第六意識。第七末那。亦名傳送識。第八阿賴耶。亦名含藏識。夫人之生也。惟此第八識。其來最先。七六五識。次第後來。及其死也。亦此八識。其去最後。餘識次第先去。蓋第八識。即人之靈識。俗謂靈魂者是也。然此識既靈。故人初受母胎時。彼即先來。故兒在母胎中。即為活物。至人死氣斷之後。彼不即去。必待至通身冷透。無一點暖氣。彼識方去。識去。則此身毫無知覺矣。若有一處稍暖。彼識尚未曾去。動著觸著。仍知痛苦。此時切忌穿衣盤腿搬動等事。若稍觸著。則其痛苦最為難忍。不過口不能言。身不能動而已。考經云。壽暖識。三者常不相離。如人有暖。則有識在。識在則壽尚未終。古來多有死去三五日而復生者。詳載典章。歷歷可考。儒教亦有三日大殮之禮。緣眷屬恩愛。尚望其萬一復生耳。若我僧家。雖不望其復生。而亦不能不體其痛苦。遽爾搬動。以及遷化。其慈悲之心。安在哉。古云。免死狐悲。物傷其類。物尚如此。而況同為人類。又况同為佛子者乎。且人情痛苦之極。瞋心易起。惟瞋心故。最易墮落。如經云。阿耆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臨命終時。侍臣持扇。誤墮王面。王痛起瞋。死墮蛇身。緣有功德。後遇沙門。為其說法。以聞法故。乃脫蛇身。而得生天。觀此。可

知亡者識未去時。即行穿衣搬動。及即焚化。使其因痛生瞋。更加墮落。寧非忍心害理。故施慘毒。應思我與亡者何仇何恨。乃以好心而作惡緣。若云事屬渺茫。無從稽考。則經典所載。豈可不信。邇來種種流弊。總因生者不憐死者之苦。只圖迅速了事故。無暇細察冷暖。由是習以為常。縱有言及此者。反笑以為迂。致令亡者有苦難伸。嗚呼。世之最苦者。莫過生死。生如活龜脫殼。死如螃蟹落湯。八苦交煎。痛不可言。願諸照應病人者。細心謹慎。切莫與病人閑談雜話。令心散亂。亦勿悲哀喧嘩。當勸病人放下身心。一心念佛。以求往生。又當助念。令病人隨己念佛音聲。心中繫念。若有錢財。當請眾僧分班念佛。使佛聲晝夜不斷。令病人耳中常聞佛聲。心中常念佛號。則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即無錢財。亦宜大家發心助念。以結末後之緣。至於安置後事。切勿在病人前談說。只宜擊引磬高聲念佛。必使句句入病人耳。使彼心中常不離佛。木魚聲濁。臨終助念。斷不宜用。任彼或坐或臥。切莫移動。大家專心念佛。待至通身冷透。則神識已去。再遲二時。方可洗浴穿衣。如身冷轉硬。應用熱湯淋洗。將熱布搭於臂肘膝彎。少刻即可回軟。然後盤腿入龕。至諸事齊畢。尤須長為念佛。所有誦經拜懺。皆不如念佛之利益廣大。凡一切出家在家眷屬。俱須依之而行。則存者亡者。

悉得大益。再者我佛涅槃原本右脅而臥以故入棺荼毗今人若隨其自然坐亡者入龕臥亡者入棺尤為得當。但今人沿習成風恐不以此為然亦惟聽諸自便。至人死後之善惡境相原有實據其生善道者熱氣自下而上升生惡道者自上而下降如通身冷盡熱氣歸頂者乃生聖道至眼者生天道至心者生人道至腹者墮餓鬼道至膝蓋者墮畜生道至腳板者墮地獄道故偈云頂聖眼天生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夫生死事大人所不免惟此一著最宜慎重其照應病人者當以同體之悲心助成往生之大事古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因緣果報感應無差欲求自利必先利他述此遍告同袍懇祈人各注意。

碑記

龍壽庵捐資置田永供道糧功德碑記

普陀為觀音大士應化道場。龍壽乃四眾祈福常住蘭若。溯我大士於無量劫前。早成佛道。以慈悲誓願。了無窮盡。故於十方無盡世界海中。普現色身。或現佛身。或三乘身。或六道身。或山川橋梁。池井屋宇等無情身。種種度脫眾生。法華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以大士無心無身。故能俯應群機之心。為之現身。一月普印千江。一雨遍育萬卉。又如龍之隱顯。莫測。徧布慈雲。普澍法雨。盡未來際。無有已時。故以龍壽名庵。創建於明數百年來。革故鼎新。已非一二。茲由宣統二年冬。圓通庵住持蓮禪命其徒侄化能接該庵。而謀興復。十餘年來。殿宇寮室。功悉完備。但以無有恆產。則後來之道糧無出。將何以為專志。篤修淨業。回報十方施主及四恩三有之據。黃金榮居士。篤信佛法。向為庵中護法。乃慨然施銀。作買田費。按時價買上等田□□畝。以其租穀。永充道糧。其意深而利益廣遠。化能欲令後世子孫。食彼租糧。篤修道業。各施主悉蒙大士慈悲之力。與夫庵眾修持之功。俾彼一一施主。各得現生福深壽永。膺千祥。臨終業盡。情空登九品。祈予作記。用勒貞璫。護法信士黃

金榮助洋貳千元。杜月笙助洋壹千元。護法信女朱化引。林化因各助洋壹千元。田址洞譽莊。蘆花莊。共計二十九畝。

普陀山加修碼頭碑記

普陀為觀音大士道場。善信朝禮者。經年不絕。而近岸水淺。船不能靠。非賴人背。莫由登岸。且石聚泥中。滑難措足。稍有不慎。即便顛仆。吾友了餘於清光緒三十年募修碼頭。頗稱便利。然遇大潮退盡時。猶有丈餘泥塗。淺水仍需人背。此殆每月上十日如此耳。蓋當日以水中不便措置。致成遺憾。其徒明覺發心加修。用見方一尺五寸。丈八長條石縱橫鋪三層。加修二丈於舊碼頭低處。加一二層長二丈二尺。外打百餘根松木樁以衛護之。其運轉鋪砌。頗費心力。每遇大潮退盡時。方可施工。然不過兩點鐘之久。明覺親督其事。歷五十餘日。方得告竣。以茲永遠不須人背。較前之工則小。其操心勞慮則加倍也。初開如老和尚先提倡。捐二百元。蓮芳師亦捐二百元。值湖南明印老和尚領諸弟子來山。寓錫麟堂。聞其事而善之。願全任其費。遂募一千六百三十元。俾成其事。令了餘不能措置之工。得以完全無缺。實仗明印老人成全之力。其功德殊非淺鮮。而志□□□為計劃辦法。心殊可嘉。所願提倡出

資諸公悉皆業消志明。障盡福崇。生則諸緣順適。歿則高登蓮邦。是為記。

普濟寺建如意寮開念佛堂功德碑記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跡之勝地。普濟禪寺實四眾祈福之道場。以故歷朝欽敬。舉世尊崇。一切善信中外人民各欲禮拜以投誠。不憚梯山而航海。其十方僧眾之禮朝者。每歲常有數千。雖則三寺分住。而普濟實居多半。人眾既多。不無疾病死亡。如意寮舍向設鼓樓之下。無奈屋宇過深。窗牖甚少。陰沈暗悶。有礙衛生。前現住持各欲重新建設。以工項甚多。力未暇及。錫麟堂當家明覺師久蓄此志。殊少機緣。爰有安徽壽州孫融惺女士者。係孫中堂之裔。孫亦法門之外護也。今夏來山。寓錫麟堂。明覺為說。慨捐二千元以為發起。由是繙素諸公。各助淨資。以觀厥成。又由本山大德十八位。起一念佛會。經理念佛堂。一切規則及經費。遂於鼓樓之南。建樓房十間。以為養病之所。鼓樓之下。中間作念佛堂。兩邊隔作六間。以住師僧。上開天窗。俾陽光透入。清齋淨几。頗便誦持。請發菩提心之高僧作管堂。並真實修行之師僧六位。每日在本堂中二時課誦。三時念佛。寺中殿堂應酬。概不干預。以期病人常聞佛號。心念歸一。庶易痊癒。若或欲終。更為助念。俾彼正念昭彰。隨佛往生。至其已寂。則移於其

旁之涅槃堂。以便裝送。而免妨礙。照應病人。管堂總其大綱。香燈司水詳悉料理。出龕遷化。均為助念。只此一舉。有多種益。俾念佛人知身為苦本。努力勤修。若病重者。自不能念。由聽堂中念佛之聲。其心中已念念有佛現矣。若將去世。因大家助念之力。不至心現塵境。隨業緣去。佛以看病為八福田中第一福田。願以後之住斯堂者。咸發自利利他之心。精修淨業。決定現生煩惑消除。善根增長。臨終感應道交。佛聖來迎矣。又所募之款。除修葺念佛堂創建如意寮。涅槃堂外。又補修御碑亭。柵門。造化身窟。遷七十餘厝棺葬於後山梵音洞所屬之沙地。重修碼頭。蓋道頭男女廁室各一所。悉由明覺與普濟寺監院融通。知客本立而為捐募。竊謂如意寮立念佛堂最為合宜。以於存歿健病。均為有利益。諸方叢林。當有相繼而立者。願我同衣。各為提倡。

新建鼓山湧泉寺放生園碑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佛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故割肉喂鷹。捨身飼虎。種種說法。令得度脫。良以一切眾生。皆具佛性。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而況好生惡死。物我同然。我既愛生物。豈願死。無如饕餮之人。日須食肉。致使屠之輩。以殺為事。一日之殺數。

逾恒沙。積之久久。遂成殺劫。仁智之士。知罹劫之因。由於殺生食肉。欲發起殺生食肉者之慈心。故特買物放生。以為先導。冀彼忠恕居心。仁慈在念。俾鳥獸魚鱉。各得其所。庶瀰漫殺劫。速可以熄滅矣。鼓山放生園。原設寺內。狹隘不能廣容。倡議別築。以機緣不熟而止。虛雲和尚於己巳蒞山。百廢俱舉。越明年。於闔山耆宿及諸檀信。幾經審度。博采群謀。於寺外羅漢臺前。圍池一區。倚山瞰江。建佛樓一座。安發菩提心僧四人。司香火。朝夕清課。使現前庶類。聽聞經法。啟發靈覺。樓下五楹。為大門正廳。為招待室。為僧寮。為客堂。為齋夫宿舍。樓前鑿方池。庭左右循石級而降。地漸廣倍於上。居中作場。三面築室。樓上樓下計六十楹。爽壇宏敞。上儲橐秣雜糧。下列馬廄。牛欄。羊牢。雞塢。豚柵。及鵝鴨所。區分類別。牲畜不使混。按時收棲放牧。各有定處。蔭有樹。飲有泉。分給芻糧。掃除屎溺。則傭任之。防閑管理。稽載存亡。則僧督之。草創伊始。規模畢具。計是役。經始於壬申仲秋。迄癸酉仲夏。需款一萬餘金。大工始慶落成。曠覽神州。頻年兵燹。哀我災黎。肝腦塗地。蕩析流離。苦不堪言。是處尚幸井里無恙。斯園克竟厥功。未始非好生一念所感召。然禍福倚伏。何可自寬。道德不講。奢靡相尚。實風俗人心之憂。竊願在事善信。暨凡百君子。本慈悲愛物之心。而仁民。而尊親。敦仁盡性。還淳。

反樸。蠲人我見。憲貪瞋毒。正已化人。背塵合覺。滿如來度生之願。生極樂清淨佛國。將見泰和洋溢。物我同春。以茲園功德。為大輅椎輪。作先河指導。不亦懿乎。癸酉閏五月。

題辭

安士全書題辭

此書雖名善書。實同佛經。以其中非引佛經之文。即案佛經之義。讀者當與佛經一目視之。理宜潔淨恭敬。不可汙穢亵瀆。如微賤人傳宣王敕。公卿士庶悉皆致敬。非敬其人。敬王敕耳。此書亦然。借世間之因果。示度生之玄猷。實如來隨機利生之要道。眾生離苦得樂之真詮。若能敬信。則災障冰消。吉慶雲集。身心康泰。家門靖謐。猶其小焉者。語其極功。則業盡情空。超凡入聖。了生死於現世。證覺道於將來。若或亵瀆。其罪非小。伏願閱者。同皆納此芻蕘。則幸甚幸甚。

印光法師文鈔三版封二題辭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亵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倘鑒愚誠。則幸甚。

象山紀母周太夫人往生傳題辭

世有賢母。方有賢子。世有真善人。方可為佛弟子。紀母宿根深厚。現行精純。又得其子善為輔助。故得正念昭彰。隨佛往生。了生脫死。吾願天下之為人母者。皆如紀母。為人子者。皆如子庚。庶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生入聖賢之城。沒登極樂之邦。

欲海回狂題辭一

欲海回狂一書。乃周安士先生以大慈悲。欲拯青年子弟於欲海之中。俾其誕登覺岸者。故其措辭立言。剴切周摯。不但彰顯色欲之禍。令人知所戒慎。且為發明正心修身治家教子接物應緣。經國善世之道。以及窮理盡性。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之法。無不詳悉指示。曲盡其妙。豈止戒姪而已哉。非得儒釋聖人之心法者。何能如此。所願見此書者。咸皆受持而遵行之。則可現生優入聖賢之城。臨終直入極樂之邦矣。又祈發菩提心。展轉流通。普令同人。咸得見聞。擴充己立。立人自行。化他之志。乃所馨香禱祝者。

欲海回狂題辭二

人從色欲而生。故其習偏濃。一不戒慎。每致由之而死。古聖王以愛民之故。即夫婦房事。不

惜令迺人以木鐸巡於道路。而告誡之。冀免無知之民誤送性命。其慈愛為何如也。及至後世。不但國家政令不復提及。即父母與兒女亦不提及。以故大多數少年。因茲殞命。可哀孰甚。安士先生深懷悲憫。特著此書。雖為戒姪而設。實則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悉皆包括無遺。洵為天地間不多有之書。吳紫翔居士欲為提倡。敬印千本。以送有緣。冀見聞善信。展轉流通。庶一切同人。悉躋壽域。共登覺岸矣。

感應篇直講封二題辭

因果報應之理。五經中屢言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皆發明因果報應之理耳。至於左傳及二十二史。其事則不勝其多矣。世儒不以聖人是法。故不信因果。學佛之狂徒。則以因果為小乘。其人皆儒釋二教之罪人也。夫如來成正覺。眾生墮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彼妄謂為無為小乘者。因惡其不便於己。放僻邪侈之所為耳。為遮一己之醜。不懼無量無邊人。因之造惡業。墮惡道。可謂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罪大惡極。莫此為最。世之欲挽回世道人心。以及薦先亡而淑後裔。消災障以納吉祥。並祈雨順風調。民康物阜。國運興隆。天下太平。

者。祈各依此而修。又復展轉流通。以期偏布全國。則凡所求者。無不悉得矣。

闡範封面題辭

閨闥為賢才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本。欲賢才蔚起。天下太平。不有懿範為之啟迪。何由遂其所願。閨範中所載之各賢女。賢婦。賢母之事跡。皆足以鎮坤維而挽世道。勵澆俗而正人心。使世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者。悉皆如是。則家庭之德教興。人民之災害息矣。所願得是書者。各各在家為眷屬演說。出外為大眾提倡。令彼見者聞者。咸皆展轉流通。俾一切閨闥淑媛。皆得受持。是則是效。庶不負前人著述之苦心。諸君流通之素志也。願我同人。共鑒愚誠。

新編觀音靈感錄題辭

觀世音菩薩。誓願弘深。慈悲廣大。隨類現身。尋聲救苦。世人凡遇疾病患難。若能以改過遷善。恭敬至誠之心。常念菩薩名號。莫不隨彼誠之大小。而垂加被。小之則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大之則業消智朗。障盡福崇。以迄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也。惜世多不知。故特撰輯歷代史乘。靈感事跡。分類編錄。附於經咒之後。俾舉世咸知菩薩實為痼疾之醫藥。凶歲之稻糧。險

道之導師。迷津之寶筏。伏願見聞此書者。各隨己力。展轉勸導。印施流通。俾一切同人。悉沐慈恩。共沾法化。庶不負菩薩度生之悲心也已。

書齊稽卿先生行狀後

昔讀陽復齋詩偈集。知齊稽卿為婺源隱君子。心甚欽佩。近接其子朝章所述之行狀。得以詳知其行誼。與其篤修淨業。臨終瑞應。生則優入聖賢之域。沒則高登極樂之邦。無忝所生。永為世範。以目不給。爰書大略。冀子子孫孫世守焉。

偈頌願文對聯

念佛永離兵劫往西方偈

世路風霜是煉心之境。世情冷暖是忍性之境。世事顛倒。是修行之資。循環劫數最悲傷。脫苦無如極樂邦。專念彌陀離此土。勤持佛號入蓮鄉。紅塵影裏前生業。白刃叢中後世殃。誓願今生歸淨土。永離兵劫往西方。

朱母任太恭人生西頌

猗歟朱母。宿具靈根。幼即奉佛。溫恭慈仁。翁姑父母。各盡孝思。相夫教子。咸適其宜。秉性嚴正。待人寬和。年臨周甲。頓厭娑婆。萬緣放下。一心念佛。身居忍界。神棲極樂。哲嗣調生。及與吉生。三四年來。亦慕西征。日與恭人。互相策勵。故致淨業。功勳純摯。及至臨終。夢聞解脫。多年痼疾。頓獲勿藥。預知時至。兼聞異香。歿後日餘。頂門始涼。焚化公據。紙灰不散。僧立蓮華。紋理徹現。彌陀誓願。普度有情。逆惡十念。尚得往生。何況恭人。一生修持。直登九品。復有何疑。有虞二妃。成周三太。懿德芳蹤。萬世永賴。

徐母楊太夫人像贊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補·偈頌願文對聯

念佛永離兵劫往西方偈
朱母任太恭人生西頌·徐母楊太夫人像贊

人生世間各有其分。所賦天職須全擔任。爰有徐母德鎮坤維。相夫教子悉適其宜。稟性仁慈。憫恤窮困。設法施資。二俱不吝。感彼諸子義務是崇。屢次辦賑。聲譽彌隆。尤所異者。篤信佛乘。專修淨業。決志西生。三子國治。微法維謹。勵母致一。得遂丹悃。瑞相既現。榮譽頻頒。集資立廟。使民具瞻。普願世人。各各如此。以作諸佛天地真子。

壽康寶鑑回向頌

普為印施壽康寶鑑及輾轉流通讚揚勸閱諸善士回向頌曰

一切事業。以身為本。身若受虧。事俱消殞。
傷身之事。種種不一。最酷烈者。莫過姪欲。
是以君子。持身如玉。閑邪存誠。夙夜兢惕。
如是制心。欲念不起。何況邪姪。蔑倫越理。
世有愚夫。不知此義。每致縱欲。不遵禮制。
貪暫時樂。受長劫苦。減算折福。尚其小耳。
以故前賢。敬輯此編。冀諸同倫。共樂性天。

不慧有感。

增訂流傳。

高懸殷鑒。

以拯青年。

德廣居士。

捐洋千六。

印送各界。

期登壽域。

又有善士。

隨緣附印。

欲令此編。

徧布遠近。

願諸閱者。

擴充此心。

輾轉流布。

普令見聞。

庶可同人。

悉獲壽康。

子嗣賢善。

長發其祥。

凡出資者。

及贊助人。

災障消滅。

福壽孔殷。

先亡祖禰。

超生淨土。

後嗣子孫。

吉慶無已。

世運日隆。

風俗日美。

先賢懿範。

人各繼武。

爰書俚語。

用表芹忱。

祈發大慈。

自利利人。

整理僧伽委員會委員就職發願文

如來大法。實相為體。豎無初後。橫絕邊涯。既無有生。又何有滅。凡聖生佛。俱承勳烈。若論世
諦。一切隨緣。失人則滯。得人則傳。自佛立教。近三千年。法道流布。普遍塵寰。緬維往昔。高人
林立。自利利他。各樹奇跡。由是故得。舉世尊崇。寺宇森列。不振宗風。降至清季。兵歛疊遭。哲

人日希法苑。日凋法門無人外。侮常侵改寺興學。時有所聞直至今日。危乎其危。若不整頓。立見傾頽。爰集法侶。酌立章程。自修宏法。竭力推行。力修定慧。期續慧命。兼修世善。以益群倫。推廣佛慈。普利自他。顯示佛道。最高無加。願我世尊及諸聖賢。同垂加被。普解倒懸。良由佛法即自心法。所有風波總因未察。以此功德。普資恩有。生獲壽康。沒歸淨土。法無定相。一切唯心。同發菩提。道貫古今。

龍蔡慧輝往生頌

人生天地間。各有其職分。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彝倫果敦篤。身教悉景行。因茲諸子女。咸無忝所生。懿哉蔡慧輝。賦性甚淳樸。事親與相夫。一一竭誠恪。教子頗嚴肅。慈濟及人物。念佛數十年。衷懷當虛豁。老來益加處。感應道符合。蒙佛慈悲力。臨終登極樂。自己具正念。又得助念勤。雖在凡夫地。得證此妙因。其子名恩祿。宿受母善教。殆至疾革時。割臂以醫療。豈知淨業熟。何可稍遲滯。爰書其誠懇。以期貽後裔。

歷史感應統紀回向偈

普為施資流通及展轉傳布看讀諸善信回向偈曰。三界一切法。唯是一心作。順道則善吉。

逆理則凶惡。懿哉古大人。存心同天地。用己才智力。參贊其化育。事事欲普利。天下及後世。博愛而濟眾。了無居德意。功高名譽隆。德大吉慶蒞。生備享五福。餘慶覃後裔。此風若興行。世界自安治。人各懷禮讓。咸思盡已誼。哀哉諸小人。唯知有自己。存心與作事。絕不循天理。陷人以自安。損人以自益。唯務得現利。不知折宿福。及至結果時。苦報無窮極。徒為人所憐。罪業莫由息。上啟於唐虞。下迄於明代。善惡各事跡。諸史悉備載。今世道陷溺。有識咸憂懼。吾友聶雲臺。設法為救濟。特請許止淨。輯感應統紀。排印廣流通。法戒冀自取。幸得諸善士。出資逾萬元。敬印二萬部。用普結善緣。所餘之淨資。另排報紙本。字小而價廉。慰青年學憯。普願見聞者。設法廣流通。庶幾息競爭。直臻於大同。願彼發起人。及與編輯者。助印諸善士。看讀取法者。現在及未來。一切諸善人。同消諸惡業。同長勝善根。生則獲五福。沒則登九品。先亡生淨土。後裔為世准。風雨常順適。物阜而民康。俾彼四夷人。咸來觀國光。

怡山放生池圍牆落成回向偈

近世之殺劫。 振古所未有。 推究其根源。 實由於饑口。
圍池廣放生。 欲藉以挽救。 普願見聞者。 戒肉咸茹素。

茹素甚衛生。且不傷物命。庶我仁慈心。上繼乎往聖。
殺業既不結。世道自太平。只此救物法。永利於群萌。
回此勝功德。往生佛淨土。見佛證無生。作六道怙恃。

頌林性悟往生兼誠好高務勝貌視淨土者

佛性在含識。平等無二致。由其迷悟殊。苦樂天淵異。懿哉林性悟。宿具大善根。雖稟五漏質。
實蘊一乘心。一得聞佛法。女習即斬斷。專心修淨業。有女作良伴。童真現僧相。未久即生西。
蓋欲堅父母。決定出離心。共夫拜諦公。又復受灌頂。淨密二宗義。一心同契領。平素持誦力。
極專極懇切。慕道如飢渴。其心堅愈鐵。迨至臨終時。得見佛來迎。瑞相現蓮華。足徵登樂京。
可惜世間人。多多詑自力。見思若未盡。莫出三界獄。此獄牆甚高。未可以縱意。若但說理性。
終陷脫空阱。少實勝多虛。大巧不如拙。拙若到極處。巧者皆為屈。蓮池令老實。善導示專修。
好高務勝者。多作閻老囚。哀哉復哀哉。何獲此罪戾。只因不務實。當做小兒戲。

濟南淨居寺聖水井亭欄對聯

小兒墮井復臥家莫名其妙
聖水沛霖又祛疫唯在乎誠

家堂佛前對聯

佛德洪深廣度眾生應度我

世情危險不念彌陀更念誰

勉德振

知佛性常奮克證志

思地獄苦發菩提心

傳記記事 祭文

九江查六慶童女

民國十四
年往生

雙泉庵廣印師言。查六慶童女者。九江查賓臣居士之女也。生時值其祖母六十誕期。故名六慶。賓臣與其妻皆皈依佛法。童女亦歸依佛法。法名又喜。今年方六歲。於五六月間常言我此房屋逼塞的很。其父母不介意。七月二十三。其母將往念佛林念佛。彼定要隨去。次日即得微疾。終日自結手印。其父母亦不知因何得知此法。後病轉重。其父母懇禱於觀世音三日。求加被令好。彼三日常言我要去。其父母見其決定要去。遂問汝往何處去。彼即以手向西指。其父曰。汝去可也。彼即瞑目而逝。噫。此女若非菩薩現身。便是宿根成熟。故為此濁惡世中作一嚮導。凡見聞者。各宜發真信心。修持淨業。以期臨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盡未來際。常享法樂也。

安徽馬其昶之女聽金剛經病癒坐脫記

安徽馬其昶。字通白。乃現今之文學大家。著述甚富。初則唯究儒宗。不知佛法。近十數年。方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因日誦金剛經。兼持佛號。求生西方。其第三女。名君

幹適方氏頗聰明通文理。有古烈女風。通白甚愛之。其於提倡女學不遺餘力。初肄業於滬上務本女塾。繼受北洋大臣袁公聘。開女子師範學校於天津。後又遊學日本。以廣見聞。唯於佛法絕無信向。民國十五年五月。產後得病。苦難忍受。通白憫之。對彼念金剛經。彼一聞經聲。身心安樂。及至經歇。復覺苦痛。通白遂徹夜為念。忽坐起。止令勿念。若好人然。且曰。我於金剛經所說道理。悉皆悟到。便欲現大人相。說無生法。冀一切見聞之人。同種善根。詭言家中褊隘。欲往醫院將養。以通白與其婿方時簡同寓京師。租屋共住。故不能過為寬敞幽雅也。通白見其志決。乃令其夫送之德國醫院。擇極超勝之屋安置之。令其夫與醫院侍人各去。彼則合掌坐脫矣。噫嘻異哉。此與龐居士女靈照。以日蝕給其父離座。彼即踞座以坐脫者何異。李木公素不信佛。聞通白說此因緣。木公·通白門生·十年秋·通白回安徽·遇灑·至木公家說之全家歸依三寶。普門品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詎不信歟。而其夫時簡所作行狀。反湮沒之。其罪過實非淺鮮。

蔚州僧蓮某

清光緒二三年。北方數省大旱。有蔚州僧蓮某者。於村外小廟中住。有山東饑民突來喊肚

饑要吃飯。僧云。我飯已吃過。無有餘者。其人要更急。僧云。我為汝另煮點。其僧日課六萬佛號。口雖許煮。欲將此一串珠掐完。其人意謂不與我煮。遂執斧用背向頭一打。僧遂跌倒。其人以挖煤鐵勺。挖兩勺腦肉。倒於煤中而去。其僧昏迷不知人事。遂到鐘前。急撞數十下。村中凡有官事。以撞鐘為號令。遂通來廟中。見其僧仍臥被打之處。血流滂沱。而從屋至鐘前來去皆流有血跡。按之猶有氣。因扶起喚醒。云被饑民所打。遂去數十人四路追之。其人被執。願為償命。拉至廟中。僧曰。我與彼前生定規有怨。彼今打我。諸君又難為他。豈不是令我白受打。不但宿怨不能解。更結新怨。我吃不起此虧。我尚有一千錢。與他令去。其僧之頂遂長合。而且仍復如平人之堅硬。但全頂無一毛。而周圍俱有傷痕。亦異矣哉。光緒十三年。光與其師弟蓮如。由紅螺山朝五臺。回至其僧廟中。時已六十餘矣。面目奕奕有光。一望即知其為有道之士也。蓮如師指其頂。而為光言之。附之於此。以為啟信之助。

簡照南居士祭文

五蘊熾然建立時。實體畢竟不可得。際此四大分離後。一照直下度苦厄。恭維照南簡居士。宿根深厚。賦性慈祥。白手成家。無殊當日陶朱赤心護法。直是今時須達。而且備修世善。恪

守歸戒。淨業仗福力以圓成。故當高超極樂。臨終由眷屬之悲戀。或恐留滯娑婆。須知佛無虛願。已具佛心。但能打破情關。自然真心徹現。尚祈三心圓發。一念單提。直下感應道交。即得頓登九品。嘆一條蕩蕩西方路。直下歸家莫問程。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挽諦闍大師

猗歟諦公乘願示生。大張教網。我何能名。願受佛記。速返娑婆。普度含識。同生極樂。

催生子

長生蠅

催生子亦名長生蠅。生海沙中。普陀所出無幾。他處土人檢之。售於普陀各店鋪。香客購去。以備婦女臨產之用。藏於乾淨箱篋中。永遠不壞不死。故有長生蠅之名。若有難產者。至誠念觀世音菩薩。用溫和開水。熱恐燙死此物
冷恐有礙產婦。吞一粒下。兒即時生。隨即向兒手中取之。男在左手。女在右手。洗淨藏之。屢次可用。此物不經普陀山轉。則不靈。以故別處無有賣者。余初聞吃之。催生即在兒手拿出。疑絕無此理。以為吃下肚去。當歸大腸。何能即入子宮。況兒在母腹外。有衣胞。兒之手足拳曲。如衣服之褶疊。擠緊。何能伸手取持此物。民國七年。有陝西朝邑同鄉劉芹浦來訪。芹浦乃歷代書香·盛德君子。聞余說及。謂曰。天下事。有不可以凡情測度者。公所說之理。則誠然。

事則公未之見。吾家祖傳有一粒。每逢自家及親朋婦女生產常用之。所用不計其數。後被人借去。云失之矣。不知真失也。抑昧之也。為之痛息。次年到揚州。與張瑞曾居士述與芹浦酬答語。彼云。吾家向有一雷震子。凡婦女生產。吞之兒即生。其物即在兒手。取而洗淨。藏以備用。用過許多次。後被人借去不還。云已失之矣。天地之大事物之繁。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此世間事。尚不可以凡情測度。況佛菩薩之境界乎。所可惡者。店鋪恐人不相信。謂此名醋鱉能催生。放醋中即會動。偶以醋試之。果驗。而不知其一經醋蜇即死。便不可用矣。一般文人。由見聞此說。不加深察。遂循聲附和。謂為實然。如朱緒曾撰昌國典詠。謂見醋即活。因以醋試之。果如珠之走盤也。周公謹亦言。長生蝸置之醋中。則活。正字通謂有雌雄。置醋中。雌雄相逐。逡巡便合。即下卵如粟。此種無稽綺語。深可痛恨。不知令多少人起試心而害物命。若猶以此所試過者催生。則誤事。或誤人性命。此等文人。後世必難免。無因而妄受人害之禍。而不知其由於前生欲以文自豪。妄造謠言之所致也。可不哀哉。所言生子則誠然。此物上規圓而下平。其底下有幾匝紋路。愈向中愈密。久之於中心脫出一小者。即是生子。其大者。中心便成窪形。非如前之平平也。故藏之久久。則見多矣。須詳察死活。死者不可用。若

通身帶溫潤微紅若肉色者。則是活者。若通身枯白。無一點溫潤微紅若肉色者。則是死者。又此物善消紅腫眼疾。人之眼中。無論何物。俱不可加入。唯此物之活者。縱一二分大。揭眼皮放入眼內。絕無絲毫難受相。若好眼。彼不肯鑽入。手一離。隨即落出。若眼有紅腫熱病。放之則隨便按按。自會鑽入。不但不覺矇礙。並且不見眼皮何處有高相。與未加此物一樣。其後便無所知覺。迨眼病已退。則自會鑽出。但人不知覺。十有九失。若放入眼。時常留心。或可不失。然而難矣。以彼在眼中。人絕不覺知故。此亦不可以理判斷者。雷震子。即萬年青所結之紅果。當打雷時。隨即墮地者。若在前後。均無有效。夫催生子尚易得。雷震子更難得。然有比此二物更有益。而求無不得者。惜人多不知。使人各知之。則此二物均可不用。婦女難產。總因宿世今生殺業所致。若平素愛惜物命。戒殺護生。常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則業障消除。生產自易。即平素不知念菩薩。臨產能至誠懇切念。及照應眷屬同為之念。亦能平安速產。母子兩全。且又種大善根。其利益何可限量。有謂臨產裸露不淨。念菩薩名。恐獲罪咎。不知佛菩薩。視一切眾生。如親生兒女。兒女若墮水火。求父母救。父母必不以彼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棄之不救。又如日月麗天。淨穢等照。了無分別。但在吾人分上。固應致誠盡敬。

方可仰冀垂應。力能為者。必須身心同皆致敬。力不能為者。須一心恭敬。而身形邊。固可不須死執著也。有種吃素念佛。不知變通之人。因家中有婦將生產。遂出外寓月餘始歸。謂被血沖。從前所念之經咒皆無效。其知見崖板。以致違情悖理有如此者。故於此表而出之。以冀一切通皆平安而生。母子均吉。所生之子。皆孝友仁慈。福壽康寧。處則表率鄉邑。宜室宜家。出則平治天下。護國救民。吾人雖欲早生西方。亦願世有賢人善士。為國家社會之倡導。此所以朝暮馨香祝禱者。欲其一一如願也。

附錄

記印光法師語

雲泉子

南海法雨寺活埋關中印光法師專修淨業。甚懇克過人。一日雲泉子訪之。相談良久。將辭去。印公攜手囑曰。從來禪教諸祖嘗曰。天台教觀一宗如或無人傳之說之。則為佛法趨滅之時。今時則不然矣。雲泉子殷勤問故。印公喟然曰。今日聖教愈趨愈下。人根淺薄。於止觀一法得出生死者萬無一二。唯淨土可依怙耳。設今淨土一宗無人說之傳之行之者。則佛法真所謂滅盡矣。吾人為佛弟子。尤當勉焉。雲泉子再拜俯受而退。以其言雖出乎平常。實有關於淨土之大奧藏也。因記之以示來哲。

拜謁印光大師記

十九日

謝慧霖

癸未十九日晨七鐘。偕明道上人乘京滬火車赴蘇州。午前九鐘到達。入城時。忽悟一句佛名放下一切。綿密持念。即已包括涵養。察識。一切工夫在內。不必格外用心。明道上人導往護龍街南段穿心街報國寺內。謁見吾師印光老人。即留住寺中。老人年七十有三。精神內

斂。言辭懇切。論及宋明理學。謂其持論太過。不足以接引初機。不信因果輪迴。尤為錯誤。今日人心肆無忌憚。釀成浩劫。何莫非此種語言為厲之階。蓋因果者。世間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救度眾生所示之至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決無絲毫錯誤。世之治亂安危。事之吉凶得失。如來之證一乘。眾生之墮三途。皆始於初因。成乎後果。人多忽略而不深察。是以人心日壞。世界日亂。可不懼乎。余問。理學家不信開悟。亦自有其寂然不動虛靈不昧景象。恐其尚在根本無明住地。未能徹底掀翻。師言。理學家於見思惑。恐尚未斷。遑論塵沙無明惑也。果然大公無私。不執門戶之見。其造就當不止此。至我無輪迴心。自無輪迴事之言。是佛菩薩境界。學人未易及此。但須好生念佛。一切功用自在其中。老人慈悲深切。境界極高。非淺學所能測也。

二十日

甲申二十日晨八時。幼庵按·謝居士內弟及張君鹿鳴歸依印公。餘亦隨同作禮。老人以三皈念佛諄諲相勉。繼又論及理學家不明因果精微之理。反肆毀謗。為今日世道人心之患。皆此等議論有以致之。其造就不能深邃。正心誠意不能篤實。亦緣於此。務須引以為戒。

二十一日

乙酉二十一日晨興。印老命明道上人導余與幼庵詣開元寺禮拜迦葉。維衛二世尊像。云此像於晉代浮海而至。迎供寺中。極為靈異。其事詳載邑乘。日本僧侶多來瞻禮。蘇州人士反多不知也。旋辭印老。搭火車赴無錫。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佛曆二五五八年／西元二〇一四年四月

恭印.. 1100本

流水號.. 12162
書號.. CH864-32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補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11) 1111九五一一九八

傳真：(011) 1111九一—三四一五
郵局劃撥帳號：○七六九四九七九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一一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采用傳真：(02) 2396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另機.. 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請勿郵寄：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近處經販，應量分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閱經書內容，用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註明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 本會交通一

※ 捷運：善導寺站 5 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止愛路一段→253、297 駐南商大→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630、270、263、245、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三版圖業字第 11 八六九號

